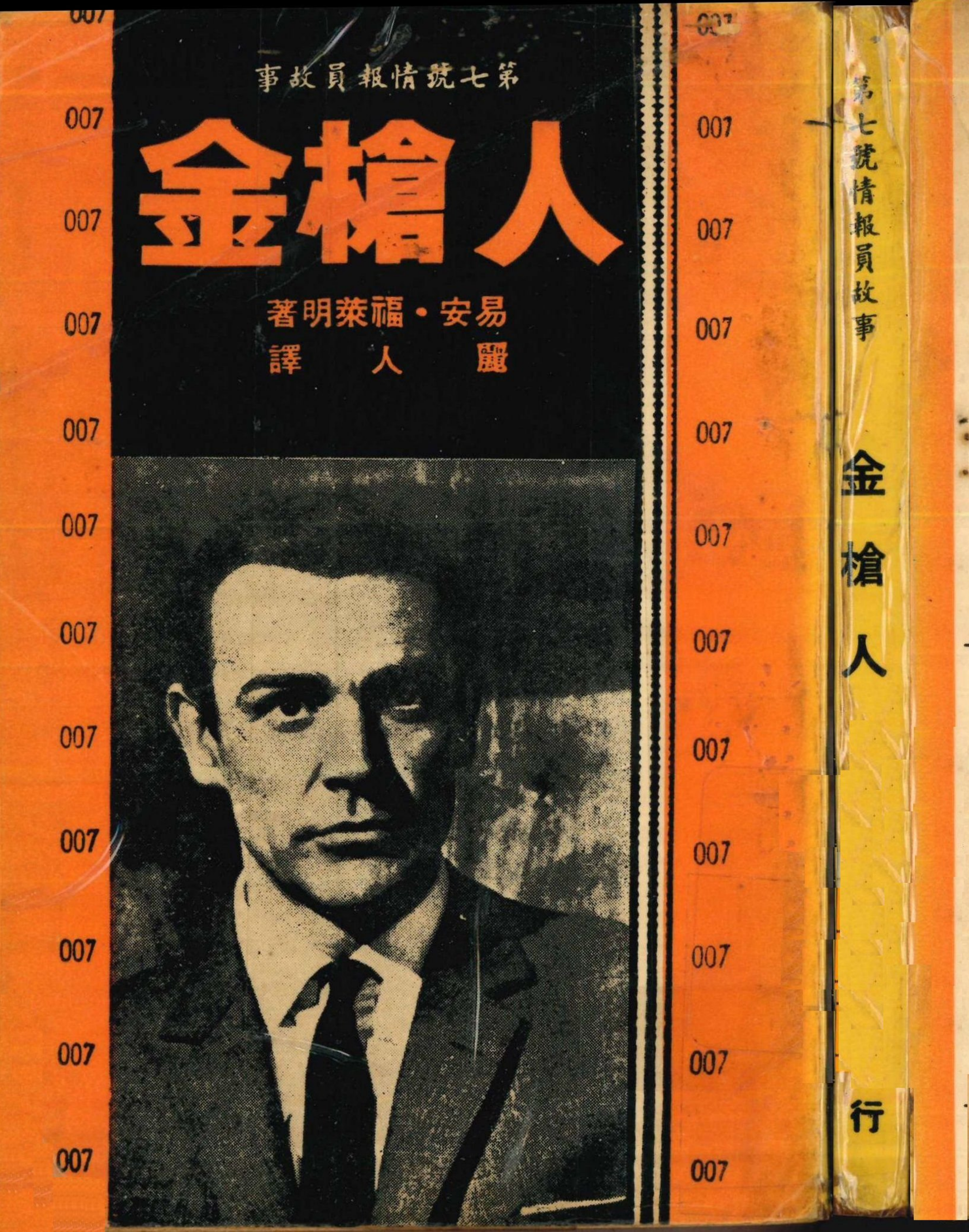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易安・福萊明著

麗人譯



書名：金槍人
譯者：麗人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
中華民國

定價：台幣二十元港幣二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金槍人

易安•富萊明著

麗人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BY

IAN FLEMING

重要啓事

易安・福萊明原著詹姆斯・龐德小說共計十二種，中文譯本將全部由本社陸續出版，計有下列各書：

（附有中文書名者，業已由本社出版中文本）

CASINO ROYAKE（賭城喋血）
LIVE AND LET DIE（哈林巨霸）
DIAMONDS ARE FOREVER（鑽石私梟）
GODFINER（金手指）
TUHUNDERBALL（霹靂球）
ON HERMAJESTYS SECRET TERVICE（雪嶺風雲）
YOV ONLY LIVE TWICE（機密任務）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金槍人）
FOR YOUR EYES ONLY
MOONRAKER
DR. NO
FROM RUSSIA WITH LOVE

尚有四本正在翻譯中，書名致未確定，敬請愛好偵探間諜小說的讀者，敬請注意。

立志出版社謹啓

關於「金槍人」的作者

易安・福萊明在寫作方面苦幹了多年，業經在事業達到顚峯，名利雙收時與世長辭，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惋惜不已的事。他的最後一本發表的作品便是這本「金槍人」，在 PLATBOY 什誌載四期，單行本現已出版，但預料也將會如其他的各部作品成爲最暢銷書。

福萊明氏爲人坦誠，並不因名成利就而自稱什麼藝術大師，相反地，他承認他寫作是爲了興趣以及爲了錢——他認爲這並不是丟臉的事，而且他相信所有作家也全是如此的。這位已成爲百萬富豪的作家，他的寫作技巧，尤其是描寫「金槍人」史卡拉，更是寫得呼之欲出，在上一部（YOU ONLY LIVE TWICE）發表，誰都以爲那是他退休前最後一部書了，因爲龐德在其中患了失憶症而落入蘇聯特務之手，但福萊明運用豐富的想像力，使他再度出現了，如果不是作者不幸逝世，相信還會再大闖天下一番的。

福萊明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逝世，享年五十六歲。他在龐德小說上賺到的錢，已超過一百萬英鎊。

目次

一　神秘歸來

這該是一年前的事了；007情報員詹姆斯·龐德，被英國國防部聯合情報局局本部負責人麥爺局長秘密派赴日本，以英國情報機密資料，向日本安全調查局辦理交換「魔鬼四十四」的機密。未料日本方面，却提出請龐德親赴日本九州福岡暗殺「死亡樂園」園王——布洛菲——鬼魔黨黨魁，因這魔頭在日本建立了以「死」爲誘惑的鬼域，日本已有大批人死亡，造成日本社會極大的恐怖。實際上，大罪魁布洛菲，却是在新婚之夜，殺死龐德燕爾嬌妻的大仇人，龐德爲公爲私，都義不容辭，雖然他事後成功的親手殺死了大仇人布洛菲，但他却在這場戰鬪中，頭部數次受到打擊，他本人却患了失憶證，雖經漁家女鈴木芳子悉心看護療治，但僅有片斷記憶恢復，以致使他糊糊塗塗的奔赴海參威，不幸登岸而被蘇俄駐軍所虜，由海參威解往莫斯科洗腦，自從龐德在日本失踪以後，英國情報局和局長麥爺，都咸認龐德已經壯烈成仁，日本田中局長也會來電證實。但是，在這嚴寒的十一月裡，龐德却神密的在倫敦再度出現了。

在美國情報部電話總機室裡，突被一個怪電話所困擾，接線小姐，神經質的，用手扭住開關，向隣座的女同事緊張的問：「奇怪！死人能够復活嗎？靈魂會撥動電話嗎？」

「你一清早，盡說些什麽怪話呀?!」鄰座那位接線小姐迷惘的說。

「我是說，現在龐德在外線撥電話過來了。」

「龐德?我的天，他不是一年前就在日本葬身於火山爆發的岩漿中了嗎?」

「可是，現在龐德却在倫敦撥電話過來，他要找麥爺局長講話呢!」

「可不能上當，小心挨罵，別是冒充的!」

「不會是冒充，他甚至知道最機密的〇〇七編號呢!」

「啊?竟會有這種事?」

「是的，竟會有這種事!」

那位鄰座的接線小姐，年齡比較略微大些，社會經驗似也比較豐富一點，她無可奈何的聳聳肩，這件事使她聯想到一年前，在龐德宣告死亡的不久，就沒有聽到過誰在電話上再聽到過有關龐德的電話了，可是，突然間，有一個神經兮兮的女人，每當月圓的時候，就會打電話來，說她從天王星星球上收到龐德的消息，龐德在飛向天空的當兒，忽被天王星上的人們款留他在那裡了，龐德打電報給她，表示要在天王星星球上觀光些日子，才到天堂上去呢!請她轉告地球的人們，別為龐德掛心!

於是，這位年齡略大點的接線小姐幽默的說:

「這位龐德先生，一定是剛從天王星星球上觀光歸來，您說不是嗎?」

「別再開玩笑，這件擺在眼前的問題可怎麽處理呢?告訴我!」

「接到聯絡中心去算啦!」那位年長的小姐說。

「好，這是一個辦法!」

連絡中心是英國情報總部那座大機器中的一個齒輪，也是這機構中的第一道神經樞鈕，許多枝節問題，來到這裡，就被解決一部份，其餘部份應該交那一部份處理，就交那一部門處理，他又似一座橋，溝通情報局和外界的公務聯系，又似一隻梯子，使上下級的意見，能够作到相互交流，於是，收發部門、電訊部份，發生了疑難，不好處理時，大多數就向聯絡中心一推了事。這天，聯絡中心的電話鈴聲大作，連絡官拿起電話耳機:

「喂!聯絡中心!」

「現在龐德——就是年前在日本壯烈成仁的那個龐德來電話，要求和局長通話，請連絡官和他聯絡吧!」接線生在電話中嬌滴滴的說。

龐德現在是在一間旅館的床畔撥出這個電話，他聽到情報局電話總機接線小姐這麽說:

「先生，請你等一等，請你先和這裡的連絡官連繫一下，看他會不會協助您!」

「好，謝謝妳!」龐德就老老實實的拿着電話，在靜候總機小姐的接線了。他早就料到

，在他的眞實身份未被證實以前，總是要費一番週折的，要用一番唇舌的，因爲那位蘇俄的卜尼斯上校就曾經這麼警告他——他去年在蘇俄列寧格勒的豪華醫院中，接受數月洗腦的苦刑時，卜尼斯就這麼一直在照顧着他，也神氣十足的警告過龐德。

龐德的電話聽筒中有聲音了，對方十分客氣的，但卻不着邊際的說：「我是海軍上校華克，你有什麼事嗎？」

這時，龐德的腦海中，似乎浮起華克的面容，但又是那麼遙遠，那麼虛浮，但，龐德仍然依照卜尼斯的指示，十分客氣的拿着電話聽筒說：

「喂，謝謝上校，我是龐德！我……」

「你？您是龐德？你？」電話裡的聲音似乎十分吃驚，而且含着不十分相信的語氣。

「是的，我是龐德我秘密編號是○○組第七號，我想……」

「噢，是的，是的，您是龐德先生？現在您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華克上校，你現在能爲我向麥爺，或是他的女秘書連絡一下嗎？我很想和他們直接約會時間，我有許多事要親自向麥爺報告。」

華克上校在拿起電話聽筒的同時，早已把電話機一邊的兩個電鈕按動一下，一隻電鈕是錄音機的開關，現在已把龐德的電話錄了下來，以供各有關單位的參考，另外一隻電鈕，是

條外線，直接通到「蘇格蘭警場」的刑警特勤組的指揮中心，那是一隻像銀行裝置的警鈴，所不同的一點，那就是一隻專用電話，也會和警鈴同時「鈴鈴……」作響，凡是遇有緊急的特殊事故，情報局的警鈴才會響個不停，現在，這隻警鈴又響了，這特勤組的指揮中心，就可一面接聽電話，一面檢查對方電話的線路，同時就會立即派刑事警察人員展開跟踪調查。

這位從事海軍情報出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擔任過太平洋戰區戰俘審訊工作的華克上校，他是一位頭腦靈敏而十分機警的人，現在，他知道，必須盡可能的拖延時間，才能給蘇格蘭警場一個及時準備和行動的時間，所以華克才在電話上不着邊際的說：

「噢是的，龐德先生，您要找的是兩位什麼樣的人呢？我們這裡，似乎是沒有這麼樣的兩個人嘛？我說，龐德先生，你的電話，是不是打錯號碼呢？」

這時，龐德眞是有點惱怒了，可是，他仍然以最大的努力抑制着自已，耐心的說：

「華克上校，這是不會錯的，我現在所撥的電話，是英國的情報總部的電話總機，總部聯絡中心的主任的確是華克上校，他過去是一位戰俘偵審官，情報局的地點，是在『攝政園』……」

龐德像數家珍一般的叙說着，但是，這些話，並不是他所記憶的，因爲現在的龐德，已不是過去的龐德了，本來，這些情形，在過去，他是會一淸二楚的，可是現在，他已不復記

憶，剛才他在電話上所談的那些，還是那個對英國情報部了解很多的卜尼斯所臨時灌輸給他的，並且還指示龐德，把這些號碼，在他護照的內頁，用秘密藥水記錄下來，以做備忘的參考，同時，龐德持有的護照，並不是他本人的，而是蘇俄給他偽造的一本英國護照，上面是這麼樣紀錄的：

姓名：魏斯麥

職務：公司董事長。

龐德依照他所了解的，一股腦的在電話上講給華克，就好像他是過去的龐德一般，這樣以來，卻給華克上校帶來很大的困惑。但他仍一本初衷的原則，用着十分同情而特別柔和的聲調，在電話中繼續向龐德說：

「是的，我們的確是情報局，這一方面，您是沒有弄錯，不過——」

「上校，既然您說我沒弄錯，還不過什麼？」

「我是說您需要我代找的這兩個人，我恐怕弄不清楚，不知道這兩個人到底是那個單位的，比如你所說的麥爺，他叫什麼呢？到底是什麼呀？」

「上校，這是你的主意？是您要逼我把所有的秘密都講出來？你明明知道這是一條外線，是公開的線路，誰都可以竊聽！」

「是，您講的不錯，這是一條外線，可是，我並沒有逼你一定要講出什麼秘密嘛！」

雖然華克上校這麼虛與委蛇，但他心中卻情不自主的爲之一震，他覺得不能再這麼和他周旋了，必須立即解決這個問題，於是，華克上校又按了一下另一隻電鈕，使龐德在電話聽筒中聽到另外一陣陣電話鈴聲在不停作響，然後華克對龐德說：

「另外又有電話，我必須去接，請你別把線掛斷，等一會兒，我們再詳細研究好嗎？」

「好吧！」龐德在電話中無可奈何的說。

華克把那隻電話聽筒輕輕放下來，並用手帕輕輕的堵在聽筒上面。於是他又拿起一隻內線電話，接到安全室，他向室主任說：

「主任，我這裡接到一個外線電話，他自稱是龐德，要和局長講話，我知道龐德早已在日本壯烈成仁，所以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電話，覺得自然是萬分的荒唐，所以我最先通知蘇格蘭警場的刑事警察特勤組，並做了錄音措施，我想請你和他在電話中聽聽……好，謝謝，對，對，再會！」

情報總部安全室主任，接到這個電話以後，傷透了腦筋，他把一隻吃了一半的香烟，狠狠的丟進烟灰缸中，口中習慣成自然地罵了一句：

「他媽的！」

然後扭開傳話機的電鈕，他靜靜的坐在那兒，連呼吸都不敢大聲，因爲傳話機打開以後，房中任何音響，都可傳到華克那裡，那正跟外線通話的耳機裡去。

這時華克上校輕輕把那條塞在聽筒上的手帕拿起來，再緊緊握着聽筒向龐德說：

「眞是太對不起你，使你等候了這麼久，請多多原諒！噢，剛才我們談到什麼地方了？哦！對，對，是您要找一位麥爺的人，對嗎？我想，我們的談話，是不須保密的，所以，我想，爲了使我有爲你服務的機會，您能不能把那位麥爺的情形講的更清楚些，更具體一點呢？」

龐德聽了，不覺的縐縐眉尖，他並不知道自己在縐眉頭，就是他知道，也不能解釋他自己爲什麼會這種樣兒，他更莫明其妙的，壓低腔調，十分小心而神秘的說：

「好吧，你們既然不願保密，我也祇好這樣了，不過，華克上校，一切責任後果您是一定要負責的！」

「好的，你就安心的說，我會負一切責任的！」華克上校聳聳肩說。

「上校，我實在不願講出這些話來，如果爲了保密理由我不願講，你就會誤解我這個冒牌龐德，所以我在不能不講的情況下，迫不得已，祇好向你講了。」電話的聲音。

「是的龐德先生，你快講吧！」華克上校故意裝出疑心重重的腔調說。

「上校，麥爺是圈內一般人對英國情報局長的通稱，他的工作化名，是M，海軍中將，他的辦公室，是在八樓第十二號房間，他的女秘書，是一位金髮漂亮的小姐，名叫潘妮，他還有一位參謀長，你要不要我講出他的姓名來？」

「噢，對……噢，你……你？你不必講他的姓名了，你再談些，譬如情報局中其他的事吧！」華克滿以爲對方講不出什麼秘密來，沒有想到對方竟這麼熟悉，他也有點迷惘了，他仍强自鎭定的向電話中這麼說。

「好的，今天是星期幾了呢？噢！對，今天是星期三，我要告訴您，上校，今天你們情報大厦的厨房中，應該是在做的菜單是牛排腰子布丁……」

「鈴鈴……」一陣電話鈴聲，這是安全室主任的內線電話。

「喂！龐德先生，又是另外的電話，請您不要把線掛斷，等我一下，我必須先去接聽那隻電話了！」華克放下電話耳機，仍然如法泡製，把手帕堵住聽筒上，就去接聽電話了，他拿起那隻綠色的聽筒說：

「喂！主任，您聽後有什麼意見？」

「看起來，使我對龐德在日本死亡的事，發生了動搖，這個人的口音很像龐德，也不像是什麼神經病在搗亂，我想，這件事可以交給湯生來辦吧！」安全室主任在電話中說。

「是，你還有別的意見嗎？」華克上校在電話詢問。

「我覺得關於龐德在日本壯烈成仁的說法，缺乏具體的證據，我們沒有發現他的屍體，在那個日本小島上的人們，在我研判時，就覺得他們似乎是隱藏了什麼秘密？我總感到他們有一種沒有坦誠相見的味道，所以，這件事我們不妨詳細研究研究，有什麼消息，我們隨時連絡吧！」安全室主任說完，電話就掛斷了。

華克放下電話，就又連忙走過來繼續和龐德在電話上談起來：

「對不起，眞對不起，今天是個够忙的日子，噢！對，是的，關於你的問題，我想，我恐怕對您不會有什麼帮助，我所屬的這個單位，對您也不會有什麼大的辦法，我想介紹你去找湯生少校，他或許會對您有所帮助，協助你完成願望的。」

「啊！那太好了，請問湯生少校是在那個單位，怎麼樣和他聯絡呢？」龐德急不可待的問。

「請你用筆記錄一下，湯生少校是住在倫敦市肯辛頓第四十四號，您記錄下來了嗎？」

「記錄下來了，謝謝你，華克上校！」

華克拿着聽筒慢慢說。

「湯生少校的電話是肯辛頓區五五五五號，請您給我十分鐘的時間，我先給他通一個電

話，介紹你去看他，希望他能够帮助您！」

「好，謝謝上校，十分鐘後我再和湯生少校聯絡，再會，上校！」龐德說完，放下電話，躺在床上，取出一隻香烟，默默的燃着，然後細細的思索，湯生是誰？肯辛頓四十四號又是什麼地方呢？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了呢？他凡是在思索這些問題時，都是感到一片茫然之感，可是他又有曾經相識之感，但是這種感觸，又是那麼難以捉摸，再三的思維，陷入一種恍惚之時，他就停止了思索。

看看手錶，已經過了十分鐘，於是，他從床上坐起來，拿起電話機，叫接肯辛頓五五五五號。

龐德住的是名叫「皇宮大酒店」裡，這是一座最豪華的酒店，他之所以住在這樣豪華的酒店中，也是受卜尼斯的指示，依照蘇俄政治保衞局K•G•B秘密檔案上的記錄，龐德是個懂得享受的人，所以當派龐德返回倫敦的前夕，卜尼斯就指示龐德，應該把氣派表現的豪華一點，才是正確的方式。

現在，龐德已由皇宮大酒店的升降機中降落下來，由這座酒店通往肯辛頓大道的大門前出來，這當兒，英國國防部聯合情報局，早已派員守候在那裡了，當他經過門外的書報攤位時，早已有人用鈕扣那樣大小的微型照相機，把龐德的側影攝入鏡頭，當然，龐德是不會想

到，也沒法預防的事。

當龐德步下人行道的淺階，正伸手招呼計程車的當兒，停在不遠處，有一部「柴玫瑰洗染公司」的送貨車裡，有一個情報員，已用裝置了望遠鏡的攝影機，把龐德的正面，全身影像，連續的拍入精緻的鏡頭中，在龐德那部計程車向前急馳的時候，那部洗染公司的送貨車，也就跟踪而行，車中的情報人員和刑事警察人員，已經用無線電話，向情報總部及蘇格蘭警場作跟踪聯絡報告了。

肯辛頓大道四十四號，是一幢古老的以紅幢爲主體的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物，這幢古老的房子，原是「大英帝國取締噪音聯盟總會」的會址，雖然這個機構早已不復存在了，可是這座大厦前掛的銅牌子，欣然的懸掛在門際。

情報局通過政府公共關係部門，把這幢古老的紅色磚房要了下來，這幢房子，有老式的寬大的地下室，經過改建，就成了秘密的地下牢獄，同時，還有一座「太平門」，是通往後院僻靜的大馬廐的孔道。

當然，這座神秘的「四十四」號，還有許許多多奇妙的設置，那都是出人想像以外的「巧妙機關」。

龐德所乘的那計部程車，終於停在這座紅色的古老的大厦門前，那正是肯辛頓大道四十

四號，當龐德步出車廂，走進這幢房子時，那部「紫玫瑰洗染公司」的送貨車，才以緩慢的車速，駛近蘇格蘭警場的車場中。

同時，國防部聯合情報局的特種技術室，已經以快速度的冲晒設備，把龐德的人像——正面、側面、全身三種，已經清晰的放大冲晒完成，由「四十四號」後門的「馬廐」中，秘密送到湯生少校手裡，以供參考。

再說龐德，他走進「四十四號」以後，見有一個便衣警衛，站在門內，並沒阻止龐德，僅是客氣而禮貌的向他指指傳達室，意思是請龐德到這門房中去辦理接見手續。

龐德順着那個彪形大漢似的警衛所指示的方向望去，見那門房中，也坐着一個彪形大漢，再向裡面望去，在門房不遠的地方，是衣帽間，裡面坐着的，却是一位面貌清秀的小姐，這兒靜謐的像是無人地帶，這份靜怡的氣氛，終被龐德的話語所震動：

「先生，我和湯生少校約好了，現在的時間，在貴處會面的！」

「是的，先生，請您塡寫一紙會客單好嗎？」門房中那個大漢站起來，也十分溫和的說。

「好的！」

龐德走過去。

他拿出自己的鋼筆，在會客單上塡好應塡的字樣，然後把這張小卡片交給門房中的那個大漢。

「鈴鈴……」

那個孔武有力的門房大漢，在按動對講機，發出一串通話的鈴聲。

「請湯生少校通話，這裡有位客人來拜訪！」大漢說。

「我是湯生，是不是龐德先生來了？請他進來吧，我在B室等候！」對講機中傳出的話語。

「是，少校！我這就領龐德先生去見您。」大漢說完，就關閉了對講機，然後客氣的說：「湯生少校在會客室裡等您呢，請吧，龐德先生！」

「謝謝，麻煩您了！」龐德禮貌的說。

兩人才走了幾步，就聽到一串銀鈴般的話語傳過來，龐德回頭一看，原來是衣帽間的那位小姐在說：

「先生，可以把您的風雨衣和呢帽存在這裡嗎？我會爲您服務的！」

「可以，這又要要麻煩小姐了！」龐德客氣的把衣帽交給那位小姐，就跟大漢向前走去。

當龐德走去以後，衣帽間的那位女情報員，已把這件風雨衣和呢帽送到化驗室鑑定這雨衣的纖維，就可以立即知道它是那個國家的產物，就是連雨衣中的塵埃，布屑碎烟絲……等，也在被做化驗鑑定對象，因爲這種精密的分析鑑定，可以對龐德的來龍去脈，獲到極大的發現。

那位門房大漢，領着龐德走進一條比較略微狹窄點兒的走廊，新油漆的木壁上，有一隻高高的窗子，這窗子裡，却隱藏着螢光鏡，它的X光放射線，却隱隱的裝置在走廊的地毯下面，有人走過，脚步觸及開關，就會自動放射出X光來，同時螢光鏡上反射出的結果，立即可以自動冲洗照片，送交給技術室，做技術上的鑑定，這樣以來，龐德衣服內所隱藏的金屬品——武器等，立即就會顯露出原形來，同時，有關龐德的骨骼、體形、心臟形態與位置角度等，都可和原存底案的資料相印證，龐德是眞是假，就立即可辨了。

在走廊的終端，有兩座房門，一座門上書有「A」字，另一座門上寫着「B」字。領路的門房大漢，在「B」的房門上輕輕的敲了兩下，然後向龐德說：

「湯生少校在這房間中恭候先生呢，您自己進去吧！」大漢說完，向龐德鞠躬而退。

龐德禮貌的敲了一下房門，就拉門走進「B」室，這是一間寬大而光亮的客廳，這廳中的色調，柔和諧協，給人一種明快的感覺，這兒的佈置，整潔有序，但有一點辦公室那種呆

板機械的氣息，一位爽朗明快的人，由椅子上站起來，手中那份泰晤士報，順便丟在地毯上，帶着微笑，向着龐德迎面走來，同時伸出那隻堅實而有力的右手。

這位就是湯生少校。

「噢！龐德先生，請坐，請坐，來，吸支烟！這是您平時所最喜愛吃的一種牌子，我似乎沒有忘記，您吸隻看！」

這位少校，在金色的香烟夾中，特別顯示一下那種龐德平日所最愛吃的一種强烈的香烟——老牌「將軍」香烟。那上面有三個金色圓環的標記，這是「米蘭烟草公司」的特製品。

現在的龐德，對這種平日他最喜愛的香烟，並沒有表現出强烈的興趣，僅是機械式順手取了一隻，口中禮貌的說了一句：

「謝謝！」

湯生給他點燃起火，兩人對面坐了下來，湯生把一隻腿架起來，採用了一種覺得很安閒舒適的坐姿，準備和龐德閒聊，但是，他發現龐德却是筆直的，双手扶膝的坐在那裡，往日那種談笑風生的態度與翩翩的風采，早已不復存在了。這些，湯生感到十分詫異，所以，祇好應付客人似的說：

「噢，對了，關於你的問題，龐德先生，您能說出一個辦法來，我應該怎麼辦？才能對

您有所幫助呢？」

龐德知道這是湯生在試驗他，因爲在蘇俄時卜尼斯上校就曾經向他詳詳細細的說過，當龐德在未被美國情報當局考驗探試過以後，判定他是「純潔者」之前，他——龐德必將會遭遇到一些試驗，然後，他才有新生的機會，重新進入美國情報局的大門，才能够見到舊日的長官——麥爺。

所以，龐德也下了決心，願意向這環境挑戰，看看自己將究竟能忍耐到什麼程度。因而忍耐着說：

「那很單純，因爲我正是原來的我，所不同的，祇是因公而遲延返回來些時日，就這樣被像人踢足球似的，踢來踢去，遭受許多不必遭遇的考驗，當這一段考驗，局方認爲是滿足正確以後，許多事，我必須親向麥爺報告。」

「當然，當然，不過，您必需知道我目前的立場。」湯生說完，故意的顯露出同情的笑意，看看龐德，然後接着又說：「你要知道，您已經失踪了一年，而且在泰晤士報上，麥爺還爲表揚您的忠烈，發表了一篇訃聞式的文告，上面也說，咸信已經殉職，於任務完成後，不幸壯烈成仁，日本政府，也來電加以證明，你想想看，在兩國政府都已明確的宣告你已死亡，而今天我却說您仍然活着，而且前來總部報到，要見麥爺，龐德先生，如果現在您站在

我的立場，應不應該請對方提出具體的身份證明呢？」

「少校，您所談的，眞是一針見血的話，任何人站在你的立場，遇到這種情形，也應該，而且必需這麼做，但是，我就是我，一切證件，早已遺失，您又要我如何提出身份證明呢？」龐德無奈的說。

「是呀，龐德先生，你說的對，那也是十分正確，而且也是眞眞實實的理由，你的樣子，跟龐德以前的照片一模一樣，雖然現在看起來稍微是瘦了一點，我相信，那是基於飽受流離之苦以後所產生的必然現象，可是，你要知道，我對您的深信無疑，不能就代表上級也是這樣，所以，我必須有具體的事實，確切的把握，自信把你送到上級，也會使上級和我一樣，能够這麼信任您就是龐德，爲了這種理由，我十分抱歉，我不能不提出證明，您就是龐德的事實來，做我協助你達成願望的事實啊！」湯生少校，十分同情而且也十分委婉的提出他的一套理由。

「少校，我對您的同情，十分感激，不過在目前，您要我如何提出我就是龐德的事實來呢？事實上，我眞眞正正就是龐德嘛！」

「是的，龐德先生，這還是剛才的那句話，我不能用任何理由來請求上級站在我的立場，對您這個理由，必須接納，所以才請您提出佐證來呀！」

「提佐證？什麼樣的佐證？」

「佐證很多，譬如說，你能談談你所認識的人，您所知道的具體事物，這些，都是證明您就是龐德的最好說明，當然也是具體的理由，不能不使上級收回他們過去說你確已死亡的立場，來接受這一項新的事實！」

「對，這太好了，謝謝您爲我想出這個好辦法來，我的女秘書是瑪麗小姐，她會認識我的，她必會證明一切，您能請瑪麗來嗎？」

「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不湊巧的事，瑪麗小姐早已派到國外去了，這是公開的報導，誰都知道的事實，目前，她是無法來爲您作證的，再想想還有別人嗎？」湯生啓示的說。

「我還認識總部中十多人，我確信，他們見到我，都能證明我是龐德！」

「好，你說說看，都是那些人，他們的體貌，個性，和具體的特徵是什麼？」

「好吧！我一個一個的講給您聽吧！」龐德說到這裡就深深的吸了一口香烟。

接着，他把美國國防部聯合情報局中第二號人物參謀長等十多人，在他的記憶中，一一加以說明。

「是的，這些人，都是高級幹部，在目前，您還沒法使他們前來爲您證明身份，而且，這些人物當中，大多數也被新聞記者毫不保留的公諸於報端，所幸，這些人都是內勤人員，

身份暴露雖然不好，但尙無大損害，假如是外勤人員，那損害就無法估計了。」湯生說到這裡，吸了一口烟，微微一笑，然後眞摯的說：「龐德先生，您能把總部的內部建築，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嗎？譬如講出總部的重要的地形狀態等等。」

龐德就他記憶所及，也一一加以述說。

「這太好了，的確是這樣，您說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當然，還有一部份，那是因爲時間過久，在記憶上可能發生一些偏差，爲了補救這點小疵，您允許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談談嗎？」湯生少校仍然十分禮貌的說。

「好吧，您提出來試試看，我會盡其所知回答您的！」龐德也很誠摯的說。

「這就好了，那麼，您還記得過去有一位賀俊絲坦小姐的這位女秘書嗎？」

「過去？」

「是的，是過去的賀俊絲坦小姐，因爲現在她早已香消玉殞了。」

「啊？──噢，對！我明白了，我早就知道她不會維持太久的，一點也不會錯，果然如此！眞的，果然如此，唉！她……」龐德的話語還未說完，祇聽湯生少校急急忙忙的問道：

「龐德先生，爲了什麼？」

「少校，你不知道，這位賀俊絲坦小姐，他是蘇俄的反間諜，暗地裡，她是爲老毛子的

K・G・B工作的人員，當然，你會知道，K・G・B就是蘇俄一般人所說的蘇俄『政治保衞局』而言，所謂的『政治保衞局』也就他們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我們的聯合情報局，她是由一〇〇組所控制着的，好啦，我講的已經够多了，再講的多一點，你們也不會感激我的！」

湯生少校，把賀俊絲坦案件，列爲這次最重要的試題，因爲這件案子，是美國聯合情報局內部所列爲的高度機密，然而目前的龐德，最低限度他已經提出了正確的答案，由此，可以證明這個坐在自己面前的既陌生而又不陌生的人，已確是詹姆斯・龐德，那已是毫無疑問了。所以，湯生少校更加客氣提出他的最後試題說：

「你說的不錯，賀俊絲坦小姐，的確是一個『窩裡的』過去的，已經算是過去了，不提她吧！現在，我們還是研究研究現實的問題吧！」湯生說着，望望龐德，又吸了一口香烟，似更在思索整理他的話題，當他把口中的那白煙從嘴中吐完以後，才客氣的說：「那麼，現在我所剩下的一個疑問，那就是，你這次是從什麼地方來到倫敦的？自從在日本殺死布洛菲以後，您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段不算短的日子中，你都在做什麼？又怎麼生活的？我想這些問題，是您身臨其境最容易回答的問題了，我願這些單純的小問題，不會躭誤你很多的時間。」

「少校，我十分抱歉，你剛才提出的這幾個小問題，恕我不能回答您，這些問題我必須，也祇能親向麥爺本人報告，對我來說，這個決定，是不能改變的！」龐德毫無猶豫的，並且以十分抱歉的口吻，提出他的答覆。

「哦！」湯生少校的面靨上先是詫異，繼之換上的却是善體人意的微笑，他和善的說：

「那麽，我打個電話爲你試試看，願我能爲您達成這個任務，這是我衷心願意爲你去做的一件事呢！」

湯生少校說完，就站起身來，順手把剛才自己丟到地毯上的泰晤士報檢起來交給了龐德說：

「我去爲您打電話，這是今天的日報，你隨便看看吧！」

「謝謝，湯生少校，我願您別爲了我的緣故躭擱您太多的時間。」龐德接過那份泰晤日報，望望湯生，十分客氣的，站起來說。

「好的，您看報吧，我去一下就來，回頭見！」湯生少校說着就走出房子，順便把房門關上，然後向A室的門內進去。

龐德這時見湯生已經走出房外，也就坐下來，望着那份泰晤士報，現出一片沉思，實際上，這份泰晤士報，早已噴上一層薄薄的透明而無色無味的「指紋液」，凡是用手觸摸過的

地方，都可印上準確的指紋，當然，這次龐德的指紋當然也全部毫無保留的都被印在下面了。

湯生少校在「A室」內，拿起那隻綠色的內線電話機聽筒說：

「快接實驗室，我有急事！」

「是！請少校講話，實驗室接通了。」總機接線小姐的聲音。

「哈囉，我是湯生少校，請問有什麽發現嗎？」

「……」電話中傳出一串不是外人可以聽到的話語，這樣繼續了很久，終於聽到湯生說：

「謝謝，謝謝你！」

湯生少校接着又請總機接情報總部的安全室，請主任聽電話：

「報告主任，我是湯生少校，我覺得，不，應該說我認定這一位自稱龐德的人，他就是活生生的，眞眞正正的007號情報員龐德，那是毫無疑問的！主任！從他的照片上，心臟位置上，骨骼尺度上，說話聲音上，以及他的字跡上，都已鑑定獲到結果，那就是說，這些資料與原來龐德的資料袋中的資料，完全吻合，所差的，僅是他現在比過去略微瘦了一點！

「湯生，還有其他値得肯定的地方嗎？這件事不能馬虎，一定要小心求證！」電話中的聲音，顯然那是安全室主任在講話，看起來，湯生是那麼恭敬的在接聽。

「報告主任：他知道我們總部的機密，這種情況不要說是外人，就是總部一般中下級幹部，也是無從知道的事，他竟瞭如指掌，再就是他的指紋了，我現在，應該說是待龐德離開這裡以後，我就立即鑑定他的指紋，據我推斷，這也是不會有詫異的……」

「我們現所需知道的，是他現在的衣服，是得什麼地方購製的？」電話中的聲音。

「是的長官，他身上穿的是一身跟平日一樣的單排扣西服，白襯衣，黑色的窄領帶，不過，這些衣着，都是新的，他的風雨衣，是昨天在『芭蓓麗』買的，對於賀俊絲坦的案子，知道的很詳細，不過，對他自己的事，就不願再透露一個字了，他堅決表示，一定要見到局長，才可以向局長親自報告；我覺得很奇怪，他對他本人最喜愛的『老海軍』三環商標的香烟，反應遲頓，看起來有一點呆滯，他似在向遙遠的什麼地方回憶，在X光中發現他內衣中有一隻手鎗放在衣袋中，這隻手鎗，可眞有一點邪氣，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沒有鎗柄的手鎗，這可能是種新發明，所以，我的結論是，現在神秘歸來的龐德，是一個神情不太正常的人物，因此，我不贊成局長接見他，不過，我不知除了准他會見麥爺以外，還會有什麼方法，把他內心眞正的意向，坦白的吐述出來！」湯生少校把話頓了一頓，似在想什麼，接着又說

說：「什麼？是，長官，您說的很對，好吧，我就在電話邊等您的電話，不會，不會，他會很好的，很安靜坐在『B室』等候我的。」

湯生一手拿着電話聽筒，一手從衣袋中掏出手帕擦擦臉上的微汗，然後又看看自己的手錶，似乎是很焦急。

「喂！湯生嗎？」電話中又傳出安全室主任的話語。

「報告主任，我是湯生！」

「我剛才和局長報告，麥爺要召見龐德，不過，我已把您的意見轉告給局長，請他老人家提高警覺，這一類的事，不能兒戲呀！」電話中的聲音。

「是，是的，主任！這好極了，不過，爲了避免再發生意外，我想說，是不是可以請主任的秘書，通知車庫，立刻派一部車子來呢？」湯生少校拿着電話聽筒，建議的說着，又看看手錶。

「這是一個小問題，我馬上就通知車庫，大約十五分鐘可以到達。」電話中的話語。

「好，謝謝你，主任，再會！」湯生放下電話，輕輕噓了一口氣。接着他又按動了一下對講機的電鈕說：

「傳達室嗎？我是湯生少校，十五分鐘以後，總部派來的車子到了，請你通知我一聲

！」

「是，我會立刻向少校報告！」

「請你轉告露絲小姐，龐德先生的風雨衣，要在十分鐘內由實驗室中取回來掛在衣帽間裡，千萬不能馬虎，知道嗎？」湯生嚴肅的說。

「是，少校，龐德先生的大名，我不是不知道，決不敢馬虎！」

湯生回到B室，龐德仍然筆直的坐在那裡，手中拿着那份泰晤士報，並未打開來看，看見湯生少校進來，他僅禮貌的點點頭說：

「湯生少校，您辛苦了！」

「沒有什麼，我覺得能為您服務，是件很愉快的事呢！」湯生坐下來，又取出那隻金色的香烟夾，送到龐德面前說：「龐德先生，請吃隻烟，這是您最喜愛的一種牌子，味道好嗎？」

「謝謝，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香烟了，現在對某一種香烟，也沒有固定的喜愛了。」龐德從煙夾中，順手取了一隻，慢吞吞的說：「少校，我的事，麥爺沒有使我失望嗎？」

湯生少校連忙為他用打火機點着香烟以後，然後才愉快的說：

「好了，事情算是解決了，局長聽到你安然無恙的回來，感到很大的安慰，他在半小時

以後，就可把手邊的公事處理好了，他願和您好好談談！」

「這太好了，太好了，眞要謝謝您呢！」他口中雖然很緊張，可是在態度上所表現的却是冷冰冰的，沒有一點熱情的火燄，眼光也是呆滯冷漠的。

「十分鐘以後，麥爺會派車子來接您到他那裡去的，噢，對了！參謀長，他也希望在您會見局長之後，有時間能和您去吃午飯！」

「參謀長待我可算太好了！」龐德看看湯生又接着說：「不過，我祇怕沒有時間了，盼望少校能夠轉告這位愛護我的長官。」

這時龐德，應該說是第一次顯露出第一次的微笑，但在笑容中，仍然是揉合了稀薄的淡然之色，同時，在他那眼光中，並沒有因此而轉變的更愉快一些。

二 無柄怪槍

英國國防部聯合情報局局長辦公室內。

參謀長在情報局中僅僅次於局長的職位，他對麥爺這次要親自召見龐德，覺得十分不安，他站在麥爺的辦公室桌前，堅決的說：

「局長，對於您這次召見龐德，我覺得不十分妥當，今日我從所獲得的資料加以綜合研究，我想請您允許由我或是其他人員代表您來見他，這在安全上，是有理由這應做的。」

「你對他的眞實性還覺得可疑嗎？」麥爺反問着。

「不，這個人就是龐德本人是不會錯的，因爲X光已透視了他的心胸，心臟大小與位置，經放大後比較，完全吻合，骨骼也完全一樣，他的字跡、他的聲音、他的容貌特徵，以及的指紋，經過細密的科學分析與鑑定，可以說這人的身份確實是龐德，毫無疑問的事實了。」

「既然他確確實實是龐德本人，爲什麼還有阻止我召見他的理由呢？」麥爺不以爲然的說。

「我們從他住在皇宮大酒店的房間裡發現他的護照是僞造的，而且這護照僞造技術也不

太高明，紙質是蘇俄出品，油墨也是俄國貨色，鉛字字型，也是以蘇俄的習慣鑄製的，總之，這本護照，是典型的K·G·B的產品，在用化學來分析他那護照紙質、油墨，同時，發現在他的護照的副頁上，還秘寫了很多使人難以明瞭的數字和文字。根據這些線索，我們知他最後一個過境的地點是西德，時間是前天，我奇怪，他爲什麼由日本會一下子到了蘇俄，再說，蘇俄爲什麼會給他一份僞造的護照，神秘的返回倫敦，如果他還是一個忠實的情報人員，他路過西德爲什麼不向A站和W站報到聯絡呢？」參謀長頭頭是道的分析着說：「再說A站和W站的負責人，都是他的老友，尤其是在柏林的〇一六號，兩人同屬一組，並且是朋友……」

「我認爲你說的不無理由，但是，我想，龐德這次回來所以持用的僞造護照，可能另有隱情，這正是我要召見他的原因，至於他沒有和A站W站去報到聯絡，這可能是他脫節一年，對現在情況不瞭解，也許他想他的老友早已他調了，再不然，就是基於保密的理由，他不願因爲他去報到，而給情報站引來麻煩，不管是什麼情況，這都是小節，無關宏旨！」麥爺堅持己見的說。

「是的，也許龐德這次是希望安安靜靜的返回祖國，不要受到什麼驚擾，才持用這假護照，但是，我百思不解，他在倫敦有自己的寓所，這次他回來，却不回自己的寓所，偏偏住

在豪華的皇宮大酒店，最不合人情的，是他這次回來，連到寓所看看或通一次電話都沒有，他寓所裡那個叫阿梅的女傭，如果知道他回來是這般情形，一定會傷心落淚的！」參謀長委婉的在分析着，却被局長打斷了他的話。

「爲什麼？」麥爺問。

「因爲阿梅——這個蘇格蘭的女人，她堅決的相信龐德沒有死，所以她用自己多年的儲蓄把那幢屋要保存下來，並維持着室內的原狀，這番苦心，是多麼感人，所以我說龐德這次住在皇宮大酒店，除了顯示他的高貴，說起來是太反常了，還有他那一身新衣服，爲什麼一定穿一套全新的行裝呢？難到穿着他的舊服裝，就不能渡過英倫海峽嗎？這也是反常的現象，再說，他這次回來，應該先向我的家中通個電話，他也知道我家中的地點和電話號碼，可是，他却沒有這樣做，這也是反常的現象，如果這裡面沒有什麼蹊蹺，他是應該的，而且也必然會這麼做的，他會先打電話約會見我，要我爲他安排一切，我也可以用酒來接待他，請他把許多應講的話講出來，然後我再向您提出報告，可是，他却沒有照常理來做，擾亂我們幾乎是採用了全套檢查手段，而使安全單位，急的什麼似的。」

參謀長停住了他那口若懸河的話語，因爲他看到麥爺已經把座椅旋轉向着窗外，偶爾吸一口他那大煙斗，全神看着窗外倫敦的市街。

麥爺這份習慣性的老動作，使參謀長知道自己的見解沒被局長完全採納，但，這位忠誠的參謀長，却顯示的更頑固，更堅持己見的說：

「局長，您是不是把這件事交給我辦呢？我準備請那位名精神專家馬樂爵士，把〇〇七送進『公園』去觀察和醫療，再用各種方式，緩和的，像招待貴賓那樣，來招待他的生活，但是，我却堅決主張您不必在這裡見他，我可以說您是去參加內閣會議什麼去啦，據安全室說，龐德瘦多了，我們給他增加營養，因爲他變的這麼反常，可能是〇〇七心身都欠缺休養和營養的緣故。他如果動起武來，撒起野來的話，我們可以給他吃一點鎮靜劑，龐德是我的老友了，我深深的了解他，這個人是不會做出不友善的舉動來的，他必然願意，而且也冀望能够早日重回到他的工作崗位上去，如果本局能使他安定下來，我想龐德會很快恢復常態的，這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辦法，希望局長多加考慮，能够採納！」

麥爺把轉椅旋轉過來，望望參謀長那一臉愁慮而疲乏神情，這份神情，顯示出這位擔任了十年情報局第二號職位的人物，爲了工作和安全，是多麼煩勞辛苦，眞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思，而且大勢所趨，他還得再這樣繼續下去，不懇罷休。麥爺看到參謀長這份神情，忍俊不住的說：

「謝謝，謝謝您！參謀長，我的看法，這件事沒有像你說的這麼單純，這次我派〇〇七

出去，執行交換『魔鬼四十四』的任務，目的也是爲了使他暫時脫離那份痛苦的環境，漸漸忘却喪妻的苦惱，您總會記得他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吧？可是，我沒有想到日本會提出那麼一個自私的要求，本來是想他利用這次機會到日本去旅行觀光一次，散散心，淡忘過去，說來也眞湊巧，誰會料到那個魔鬼黨頭目布洛菲竟也會在日本，這樣燃起他復仇的烈火，和布洛菲拚殺起來，最怪的是在這次大戰勝仗以後，他竟會演出了一年之久在地球上失去踪影的怪事，您沒有忘記，在日本不是傳說當他把大火山引起爆炸以後，就乘汽球遠走高飛的怪事嗎？現在想起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是不是乘汽球入公海，被敵人的海軍或潛艇什麼的所俘，而送到敵人的國度裡接受洗腦？如果是這樣，問題可眞不簡單呢！」麥爺在研判的說。

「這僅是局長的研判，還需要事實的證明呢！」參謀長不以爲然的說。

「是呀，現在我們馬上就可獲到事實的證明了，我們可以從龐德口中獲到他這一年來失去踪影的實情，您看，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不然，〇〇七他不會堅持一定要親自見到我才肯吐露實情，這裡面一定包涵了許多國際機密和隱情，向好處想，是龐德從敵方那裡爲國家獲來了珍貴的資料，向壞處想，他這次定要見我，是心懷叵測，才行爲失常，這個年頭，不能不向壞處多想想，以防萬一。」

「是呀，局長說的不錯，爲了以防萬一，您應把這件事交我來全權處理，龐德是不會來向我開鎗，因爲我今天的地位、聲望，和對他的友情，還沒有到召致龐德向我開鎗的程度，基於這種理由，局長，您應接受我的意見，您說是不是？」參謀長眞誠感人的說。

「您的誠意，我很感激，但是，您忘了一個關鍵，龐德上次前往日本公幹，是我親自指派他去的，這次他回來，當然要要求親自見我了，我是他的長官，沒有理由拒絕不見他，你說是嗎？」麥爺也很誠懇的說。

「是的，可是爲了道義也不能忽視安全呀！局長，您必須要照剛才的話去做，這年頭，還是向壞處多想想是對的，防人之心是不可缺少的！」參謀長說。

「參謀長，您說的對，請你爲我預備兩個得力的人手，以防007萬一有什麼軌外的行動，好隨時來逮捕他，至於他身上那隻無柄怪鎗，我是隨時會加注意的，不過，您也要在背後聽聽，他到底在這一年中，都遭遇了些什麼事，這是我迫切需要知道的！」麥爺說完就習慣的望望天花板，再向參謀長微微一笑：「參謀長，現在請技術室的人員，立刻檢查上面那個機關，是不是有什麼故障，這件法寶很久沒動用過它了！」

「局長，爲了您的安全，我却每天都要試驗它一次，放心吧，它不會發生故障；不過局長……」

「謝謝您，參謀長，您是知道我個性的人，我決定了的事情，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何況，現在我作爲命令了，您就必須服從我的決定，不是嗎？」麥爺沒等參謀長說完，就擺了擺手，把他的話頭擱住，用緩轉的語氣，說出他堅不可移的決定。

忽然桌上對講機上的燈，一閃一亮，麥爺向參謀長苦笑一下，低沉的說：

「大約是龐德來了，請您代我去迎接他進來，雖然事情必須這麼發展，就讓它這麼發展吧！」

「是，局長，我遵命行事！」參謀長說完，就走出這麼偌大的辦公室，順手把房門關上。

麥爺在參謀長走出去以後，就把這把轉椅移動到固定的位置上，他敲出烟斗中的烟燼，又重換上新的烟絲，用打火機點燃起來，一股白煙，由他的口中，飄上天花板去，他的一双烱烱發光的眸子，又把眼光移向天花板上去了，不覺間，已經神往了。

龐德早已站在局長室外，向女秘書潘妮微笑着，潘妮被龐德這種冷峻的微笑，弄的有點心魂不定，那嬌美的臉蛋上，流露慘兮兮而又無可奈何的苦笑，當參謀長由局長室裡推門出來，龐德那一絲冷漠的微笑，仍然掛在唇的兩端，而双眸又發出呆滯的眼光來，轉過身來，口中却喊了一聲：

「哈囉，老唐！」可是龐德並沒有伸出手去握，這在禮貌上，又是失常之處。

「嘿！龐德，好久沒見到你了！」參謀長唐諾，以一種熱情的口吻，與龐德虛與委蛇的應付着，同時，見到站在龐德身後的潘妮，她轉身而故意的用一種誇張的姿態，向參謀長搖着頭，同時用手指指龐德，再搖搖頭，臉上現出一絲苦笑，向參謀長說：

「參謀長，龐德先生要見局長。」

「是的，局長立刻要召見007！」參謀長毫不猶豫的回答潘妮說。

「參謀長，你不知道，局長在五分鐘內就要參加一個重要的內閣會議嗎？」潘妮這時不能不用謊言來暗示參謀長，希望他協同阻止龐德去見局長。

「是的，但是局長交代，請妳立刻設法，給他免去這次出席會議的機會，請妳照辦！」參謀長懂得潘妮暗示的作用，但他必須遵照局長命令來迎接龐德，所以才這麼隨機應變的說。

「是！參謀長！」潘妮無可奈何的說。

「進去吧！」參謀長向龐德說：「麥爺在辦公室裡等着你呢，我希望你和局長談完，咱倆能够共進午餐，不然，可太遺憾，過一會，我們找個好地方去聊聊，老友，好不好？我們很久沒在一起吃兩杯了！」

「好吧，老唐，呆會兒見！」龐德說完，拉拉領帶，挺挺胸，就推開那扇亮了紅灯的門

，大模大樣的走進去。

「啊！參謀長！」女秘書潘妮把臉伏到双腕中，失態的將要哭出來，她歇斯底里的說：「我看龐德有點不對勁，眞爲麥爺的安全擔心，您，您，您爲什麼要放他進去呀？這，這，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我的老天爺！」

「潘妮，請您鎭靜一點，我要去幹我的事了，回頭見！」參謀長說完，就匆匆的跑回自己的辦公室，隨手關上房門。

這位心情忐忑不安的參謀長唐諾先生，立刻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按動一下電鈕，電視機上，映出龐德和麥爺的動態，同時，對講機中，也傳出龐德和麥爺談話的聲音，參謀長用一架小型攝影機對準電視銀幕，「喀喀……」的在拍攝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錄音機，也開始收錄他們談話的錄音：

「嘿！龐德！這次你能回來，眞是神助，我高興的難以形容啊！」麥爺的聲音繼續着：「請坐，吃杯咖啡！怎麼，吃烟嗎？」

參謀長一面聽着他們的談話，一面看看他們的動作，同時，拿起內線電話，急急忙忙的說：

「快快接安全室，找他們主任聽電話！」

「是，我立刻接！」電話總機接線小姐的聲音：「喂！參謀長，請講話！」

「哈囉，我是參謀長，我已失去說服麥爺的能力了，請您馬上物色人手，立刻準備應變吧！」

「啊？我立刻遵辦！」安全室主任緊張的說：「參謀長，再見！」

耳機中放出收線的聲音，唐諾參謀長，放下了電話。

局長的辦公室裡。

龐德坐在麥爺辦公桌對面那張他經常坐的椅子上，這是他最熟悉的老地方，雖然他被蘇俄的K‧G‧B已經『洗腦』了，可是，這兒許多記憶較深的事物，仍在他的腦海中印下深切的記憶，也許這痕跡已有點被『洗』的糢糊了，但，並不是被『洗』的『滅跡』了，所以，龐德的腦海中，仍然有時會浮顯出一些不成系統的，片斷的記憶，現在，一陣回憶的風暴，在他的腦海中，掀起往事的漣漪，這些往事，就像一個無能的導演，剪接的零亂影片，裝在一架老爺放映機上演映那樣，搞的人頭昏腦脹，但，龐德力持鎭靜，才把這陣風暴平壓下去，因爲現在的龐德，必需聚精滙神，集中思想，來執行他的任務——應說的話，該做的事，決不允許他再心神不安了。

「局長，我恐怕不能把每個細節記憶的很淸楚，因爲我已受到很大的打擊，在未返回之

前本來已經失去了記憶，還是經過一段療養，才恢復一點記憶！」龐德說到這裡，不自覺的又用手摸摸右邊的太陽穴，然後，接着又說：「那是在一年前，局長派我到日本去執行任務，辦理交換『魔鬼四十四』機密，不巧寃家路窄，與布洛菲相遇，我深入虎穴，可是，出師不利，踏上那魔頭的機關翻板，身被摔下石穴，頭部撞在石版地上，受創頗重，後來又被布魔的爪牙痛毆，頭部再度受創，雖然後來我忍痛勉强支持，終於親手殺死布洛菲，引發火山大爆炸，可是我急中生智，在乘汽球脫險時，因汽球升空，頭部又被古堡的簷瓦重重撞了一記，這時我已是精疲力竭，强忍痛楚，後來雖然火山爆發，消滅了整個的魔穴，可是，我也跌入大海中，頭部再度受到撞擊，以後就失去記憶，腦子中成了一片空白！」

「你剛才說經過一段療養，那是在什麼地方？」麥爺十分細心的問。

「我記得是先在日本黑島一位叫鈴木的漁家中掩護，好像是日本政府介紹的，我在海中就是被鈴木芳子救起來的，他們把我送在一個山洞中療養，由那時起，我僅知道自己是日本的一個漁民，但是，後來我在一張破報紙看到『海參威』這個地名，忽然在腦海中感到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要到海參威去一次，愈想就愈覺得非去一次不可……」

「到海參威去，是爲什麼事呢？」麥爺明知故問的問。

「是呀，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僅知道一個概念，那就是非去不可，後來自己安慰自己

的說：『去吧，到了那裡，看到當地的情況，也許就會豁然貫通了呢！』在這種情況下鈴木芳子爲醫治我的病，也就不能再阻止我，於是，在他們的協助下，我茫茫的乘船到海參威去了。」

「你到海參威去以後的情形怎麼樣呢？」

「一登岸，我就被俄國警察把我捉起來，把我亂揍一頓，在那幾回亂揍亂打中，一定有一次，他們又撞擊到我的頭部，腦子驟然受到震動，竟會使我猛然間把我遺忘的往事，又恢復了一部份，所以我記憶起了眞正的我，無怪一上岸就被俄國警察給捉起來了，您想，一個白種人，硬說自己是黃色人種的日本人，那不是活見鬼的蠢事，而我當時，竟會那麼愚蠢，冒充日本漁民，怎麼不一登岸就被捕呢？現在想起來，我對過往那一段在日本黑島的事，也是迷茫不淸呢！」龐德說到這裡，又吃了一口烟，呆滯的又似在想什麼。

「你被捕以後的情形，還記得淸楚嗎？」

「他們刑法我叫我說，我當時把我所知道的經過，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諒解我不是有意到海參威去進行間諜工作的，而是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到海參威的，所以希望他們仍用原船把我送回日本去。」

「結果呢？」麥爺聚精滙神的聽着，偶爾這麼一問。

「結果，那些俄國警察，竟把我交給俄國的K‧G‧B海參威支部，這支部是面對海港，鄰近海港鐵路的一座灰色的大建築物，我被押解到這支部以後，他們首先把我的全部指紋送到莫斯科，當然，這套指紋在莫斯科K‧G‧B總部，引起一陣最大的歡呼，立即就派專機，把我由海參威送往莫斯科，他們用了幾個星期的時期，對我進行偵訊，但他們祇是試圖對我進行偵訊而已，我已記不淸在當時向他們談了些什麽，現在我回憶起他們把他們已經獲得的資料，又重新的訊問我一遍，與我爲他們做補充或說明，由於我的記憶不十分健全，可能不會使他們感到滿意，也許會對我很喪氣呢！」

「很喪氣？」麥爺狠狠的吐出口中的餘烟，緊緊双眉，然後凝視龐德一會兒說：「你已把你所知道的機密，已經和盤托出來了，他們會有什麽資料，那就是你所提供的東西，你這樣對待他，那不是有點，噢，有點太慷慨了嗎？」

「這一點，我實在擾不清楚了。」

「他們對你好嗎？」麥爺傍敲側擊的問。

「他們對我的起居，都照顧的不錯，局長，所以，我可能對他們也不壞，我知道他們有一個機構在列寧格勒，他們給我的照顧，就像他們高級要員那樣，我在列寧格勒住在特等病房，接受高級的醫療，那裡有最優秀的腦科專家，以後其他高明的醫療人員政治的人物，終

日陪伴着我，他們似乎對我以半生的時間，從事跟他們敵對的工作，並不懷恨，在我住院的這一段時日，經常有許多要員前來看我，很禮貌的安慰我，並伴我聊天玩樂，有時，我們談到政治現狀，東西國家需要和平，以及以前我許多不了解的事物，他們都給我講解的很淸楚，他們所講的許多問題，使人心服！」龐德說到這裡，他那本來很鎭定的目光，突然爆露出紅色的火燄，乍看起來，似隻北極熊，但他仍然繼續的說下去：「局長，也許您不會瞭解我的意思，現在，我才感覺到您的一生，都在對別的國家進行無形的戰爭，您仍然在不停的發動着。而我的大半生，則作了您進行戰爭的工具，被你支配着，忽東忽西的，被你鞭策驅使，所幸現在這一切都是結束了！」

這位領導英國情報工作的首腦人物麥爺，聽到龐德的這些話後，不覺忿然，但他仍以溫和的語調向龐德提出駁斥：

「那可是眞心的！我有一件需向您提及，也須是你忘了，在韓戰期間，我們的戰俘，是怎樣被他們加以『洗腦』的，這些，都有詳細的報告書，而且，這些報告書，你都曾經讀過的，同時，還有一點請你注意，假如俄國眞如你所說的那樣愛好和平，沒有侵略行爲，我倒要問你，他們爲什麽還要設立K‧G‧B這種特務機構呢？依據情報統計，至少有十萬男女在K‧G‧B裡工作，他們所做的工作，正是你所說的，那是製造無形戰爭的工作，他們的

工作目標，則是針對着我們大英帝國，以及其他的自由民主國家，最可怕的，也最奇怪的，在列寧格勒的那座『洗腦』機構中，對你印像產生了如同中魔一般龐大的效力，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我問你，在那座機構中，他們向你談到不久以前在慕尼里發生的『赫却爾』和『斯圖拉』的大謀殺案來嗎？」

「有的，有的！」龐德的聲中採合着一種抑制着的平靜，他接着說：「不過，局長，那是因爲針對着西方國家的秘密組織，他們迫不得已所採取的一種自衞措施，局長，你說是嗎？」

「我認爲那僅是片面的理由！」麥爺說：「應該說那是K・G・B製造的無形戰爭的具體表現的一部份。」

「局長，如果你願意解散這一個英國國防部聯合情報局的全部機構，他們眞會求之不得的馬上宣佈取消他們的K・G・B所有機構，以維持世界和平，關於這一點，他們已經表現的够坦白了！」龐德說。

「哈哈……哈哈……」麥爺一陣氣悶不過而昇華爲發洩性的大笑以後，接着說：「這個原則也適用於他們那二百個師的陸軍，全部的海軍艦隊潛艇，以及他們的核子武器和測防飛彈嗎？」

「在原則上，那是當然的，局長！」

「好極了，您既然發現他們是這樣講道義，又肯爲人類和平而努力，同時更願爲防止侵略而解散特務組織，放棄國防設備，這樣說來，眞是一個理想的天堂，你爲什麼還回來呢？你應該在那邊住下去，有些人曾經是這樣做過的，布傑士已經死了，但是，還有一個叫瑪克力的仍在那邊，你可以和他做伴侶！」

「是這樣的，他們認爲我重返英倫這邊，比留在他們那邊更有意義，因爲我回來以後，可以爲和平而奮鬪，局長！您會訓練我們，使我們知道一個情報人員，在地下戰鬪中所需要知識和技術，可是，現在我覺得，我正好運用這些知識與技術，應用於爲和平而戰鬪的工作上，更具意義和價值！」

双方談到這裡，龐德的手，漠不經心似的揷進右邊的衣袋中，麥爺也以同樣閒適的態度，把左手放到椅子的扶手上，暗暗的放在一隻電鈕上，然後平靜的說：

「龐德，你可以舉個例子說明你剛才的話嗎？如何爲和平而戰鬪呢？」

麥爺說這句話的當兒，心中知道死神已經悄悄的滲入這個房間而化身在他的面前了，同時，他知道說這句話，極可能是向死神挑戰，請死神來佔據他這張椅子，而接替他的位置，但他仍然這麼說，這麼做了。

龐德這時已很緊張，他面露殺機，双唇發白，眼睛再度爆裂出紅色的火花，身體有點微抖，他用一双可怕的兇煞的目光，瞪着麥爺，更用一種刺耳的腔調，這腔調好像是被用內在的一種壓力，勉强把牠硬擠出來似的，充滿了蒼涼死硬，他說：

「我這爲和平而戰鬪的工作，開始就要先消滅戰爭販了！局長，我這戰犯單名上的頭號戰犯，這是你！」

龐德這句刺耳的話還沒有落地，他那快速的而又嫺熟的射擊技巧，已從袋中取出一隻無柄怪鎗，但從那不似鎗枝的武器中發出兩聲輕微的音響……

「吱！吱！」

緊緊在這音響的同時，從那隻怪鎗中射出兩股褐紅色的毒液來，直向麥爺前胸射去！

幾乎是在同時，祗聽天花板上發出一聲清晰的巨響——

「嘶！」

「乒！」

猛然間，天花板向一邊退縮，從天花板上落下一條長而寬，成匚形的防彈玻璃，如閃電一般的快速，洽洽好，把麥爺包圍在中心，宛如一座玻璃的碉堡，上面通天花板，下面緊接地板，說時遲，那時快，龐德那怪鎗中射出的毒液，不偏不移的，全部射到那片防彈玻璃上

面，激濺成兩朶不規則形的紅花，然後這花似溶化的一般，就沿這座玻璃碉堡流滴而下，坐在防彈玻璃後面的麥爺，望着龐德微笑，剛剛那陣本能舉手預防的下意識動作，現在早已經不復原了。

這時，參謀長和安全室主任，已經像龍捲風般，由旁直撲向龐德而來，急遽的如餓虎攫羊似的把龐德抱住，這時的龐德，也許是緊張過度，也許是腦病復發，已是休克現象，頭部已經垂到胸前，全身已經輭棉無力，若不是參謀長和安全室主任抓住他的双臂，龐德早已滑落下椅來，他們兩人用力把龐德撑架起來，才發覺這個被俄國洗腦後前來擔任刺客的龐德，已經昏迷不醒了。

安全室主任用鼻子聞了兩下，急忙忙的高聲說道：

「他施放的是氰化物劇毒，這毒液馬上就要氣化了，趕快撤退，趕快撤退！」

這時，麥爺已由側門出來，向龐德這面走來，注視着龐德丟在地毯上面的那隻怪鎗，安全室主任一脚把那隻怪手鎗踢到牆根下，向麥爺說：

「報告局長，請您立刻離開這座辦公室，愈快愈好，我在中午下班之前，就可派技術人員把這裡清理好，並完成消毒工作。」

他這兩句話，就如同命令一般，麥爺正向辦公室外走去，忽見潘妮小姐正用手緊掩着嘴

巴驚懼的站在門邊，恐悸的望着龐德，活像一具木乃伊，一動也不動。

參謀長和安全室主任，這時合力拉着龐德那碩大而輭棉的身體拖出辦公室外，龐德他那兩隻柔若無骨的腿，在地毯上拖過，劃出兩條長痕，他們把他拖出局長辦公室，又轉進到參謀長室裡。

麥爺這時一肚子火，但他仍抑制着自己，指揮解決當前所發生的問題，他向呆立在門際動也不動的女秘書說：

「快把辦公室的門關上，潘妮小姐，請立刻通知值日的醫官馬上前來急救；就說這裡有人休克了，快去呀，我的小姐，別老是站着不動呀！還有，這裡所發生的事，要保密，連一個字也不准洩露！」

「是，局長，我會保密的！」

女秘書潘妮硬把自己由歇斯底里的邊緣拉回來，機械的說着，就馬上用電話通知醫務室派醫師立刻前來急救病人，她盡可把自己的聲調變的十分平靜，就似往日說電話那樣：

「哈囉，醫務室嗎？這裡有位同仁生病了，請一位醫官來一趟好嗎？」

「潘妮小姐，您能把病人的情況告訴我一點兒嗎？」

「好的，他好像是休克了！」

「我們馬上派醫師立刻到！」電話說完，就掛斷了。

麥爺在潘妮要電話的時候，就走進參謀長辦公室，隨手關上了門。

安全室主任正蹲在地毯上，爲龐德摸試脉膊，這時，龐德的領帶已被拉鬆，鈕扣也被解開幾個，豆粒般的虛汗，從他那蒼白的面孔上、頭上，以及身上滲透出來，呼吸如喘，彷彿是剛剛跑完馬拉松，撲倒終線那樣，閉着雙目，什麼也不知道了。

麥爺看到這種情況，裝着沒有看到一般，站在窗前，向雲天凝視良久，似在思考什麼？參謀長唐諾，見到這種情形，本來想請示什麼，現在也祇好把到了嗓門邊的話語，給嚥了回去，默默的站在麥爺身後，不知如何是好了，終於，局長轉過身來，向參謀長說：

「就是這麼一回事了，老唐，你會知道的，我的前任，也就是死在那張我現在所坐的那張椅子上的，雖然他是被一顆實彈，而不是被什麼毒液所擊中，但對方同樣是一個發了狂的，自己方面的工作人員幹的。這年頭，對瘋狂了的人，法律是沒法子防止的。眞是防不勝防！」

「是的，局長關於……」他的話語還沒說出口，祇聽到局長又開腔了。

「這次我對技術室和機械處設計出的這一套玻璃玩藝兒，可感到有點興趣了，過去，我一直把這套裝置當作了廢物，厭煩自己頭頂上有一個這麼笨重的東西，覺得怪蹩扭的，眞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作用，這倒是不錯的，話又說回來了，這還要感激你，如果不是你這麼注意

我的安全，每天利用我不在辦公室的時間，試驗檢查一次的話，假如發生一秒鐘的故障，今天我就完了。我今天能在死亡邊緣檢回這條老命，第一個要感激您呀！」

「局長，這是一個做部下的應盡的一點義務，用不着感激，不過，局長……」這次參謀長又失去了機會，他的意見，仍沒能提出，就又聽到麥爺在說：

「眞的，參謀長，我應該接受您的意見，您那份建議，十分正確，我看，現在不必再等什麼了，快點通知馬樂爵士，早點把〇〇七送到『公園』裡去，接受這位精神腦科博士的療治吧，要用普通的救護車公開的送去，但是沿途要部署秘密崗哨，加以保護。等午餐以後，我再用電話向馬樂爵士解釋原因，這樣好嗎？」

「這太好了，這就是我想要向局長說的話，我立即執行您的命令。」參謀長說。

「還有，在您執行我這道命令的時候，您先向馬樂爵士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就說他是被俄國所俘，經過麻醉和『洗腦』，本來健康的龐德，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不健全的人了，他遺忘了過去一切，僅記憶一些歪曲偏差的概念，這概念，往往流於怪僻的行爲。等下午我再向他詳細說明一切。」

「是，局長，您沒有其他的指示了嗎？關於龐德這一方面的。」參謀長請示着。

「等把龐德送到『公園』以後，您要派人到皇宮大酒店裏，把龐德所有的東西，全部取

回來，旅館費用，全部代爲付淸，並給他家中那個女傭送一部份生活費，如果你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件事呢！」

「是，不過，如果公開送龐德去『公園』，記者一定會知道的，那又如何向社會說明呢？」參謀長問。

「新聞方面，我們應該發佈統一的消息，大意可這麼說：『國防部很高興的，不，還是說國防部很愉快的宣佈：去年十一月派到日本去執行任務的情報員龐德，最先以爲他是失踪，繼之甚至相信他已殉職，可是現在龐德已經橫越俄國那片歐亞兩洲的廣大土地，在困難的旅行中，蒐集到相當豐富的極具價値的情報，返回英國來了，龐德的健康，在這次艱困的旅行中，當然不免遭遇許多影響，現在醫藥專家們的悉心的醫療中，會很快康復，近期即可出院。』

「這件新聞發佈以後，全國國民，會歡欣若狂呢！」參謀長說。

「可是俄國佬，像那個卜尼斯的『同志』和他的『同志們』，可會面對『取得極具價値的情報』這幾個字，會急的，不，應說懊喪的要死呢！哈哈……」麥爺在一陣大笑後又說：

「喂！對了，您還要在新聞稿尾，附加通知，使各報新聞記者和編輯人員知道，那就是說，基於安全的理由，請他們切勿在上述的消息以外，附加任何註脚或推測的文字，同時請他們

不必嘗試去採訪龐德的消息，希冀發表什麼訪問記之類的文字，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您說是嗎？」麥爺指示着。

「是的局長，你對龐德這種近乎叛亂的行爲，不加以法律制裁嗎？」參謀長一面用速記寫着局長那些指示以後，這才擡起頭來，面對着局長。

「當然不會！」麥爺堅定的說。

「爲什麼？他這種行爲，已經構成反叛罪行了，局長！」安全室主任從地上站起來問。

「您想想看，〇〇七已經是一個不健全的病人，對於他自己的行爲是不能負任何責任，何況一個人再被「洗腦」以後，他對他自已的行爲還能加以控制嗎？」

「我是說……」安全室主任正想針對麥爺的話加以辯駁，又聽這位情報局首長說：

「我認爲一個人如果可以被人加以『洗腦』，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對他來一個『反洗腦』呢？我相信馬樂爵士可以執行這一任務，所以，在這一段時間過程中，讓〇〇七仍任原職，減半支薪，但他過去一年的薪水，是應全部補發給他的。」

「局長，您眞偉大，對同仁愛護，可說無微不至呢！同時，我認爲這是局長最大胆的一個嘗試，但願對今後的安全工作，不會發生什麼影響。」安全室主任，又揷上這麼一句話。

「這的確是一個大胆的嘗試呢，局長！」參謀長看看安全室主任，向麥爺說。

「你們別擔心，我有把握，祇要K・G・B有胆量把我們的工作人員送回給我，當然我也有胆量再把他當作王牌再把他推出，用具體的表現，還點眼色給俄國佬看看，007是一個最好的，也是最健全的情報工作人員，我沒有理由相信他將來不會再成爲一個最理想的情報工作人員，所以，我應該以最大的容忍，完成我這個理想，這就是我不以用法律制裁龐德的理由。」

「局長，您的理想是會實現的。」安全室主任說。

「參謀長，下午上班以後，您命檔案室把『史卡拉』案卷調出來，假如我能把007醫治恢復成本來的他以後，這個『史卡拉』做爲龐德的鎗靶子，不是很合適的嗎？您想！」麥爺說。

「局長，我反對，這無疑等於讓他自殺，就是兩個007，也沒有辦法把史卡拉這傢伙制裁得了！」參謀長抗議的說。

「參謀長，你冷靜點，照007剛才對我的行爲，您說他應得判什麼罪？就算是最輕吧，也得判二十年，於其讓他長期坐牢或被處死刑，倒不如讓他在工作上有一個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機會較好，如果他在這次工作中有一個美滿的結局，他可一切回復原狀，我也一定會忘去今天這一事件，這是我做人的起碼態度，總而言之，我已決定這麼做了，您想過細節

以後，就不會抗議了。」

「咚咚」

一陣敲門的聲音，值日的醫官進來了，局長向大家說了一聲「午安！」就轉身出去了。

參謀長望着局長的背影，口中自言自語的，這是獨語的聲音，祇有他自已聽的到，那聲音似在說：

「這個鐵石心腸的人！」

然後，參謀長以正常的細心與嚴密的思考，以及他的責任感，遵照着麥爺的各項指示，去分工辦理，他有一個習慣，就是不願追本溯源，更不願問：

「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呢？」

所以，他是一個最佳的幕僚長。

三　金鎗人

那位值日醫師為龐德量完體溫和脉膊等一套醫療初步手續以後，開口說：

「參謀長，這位龐德先生緊張過度，才發生這種昏厥現象，現在，他的心臟似乎是很脆弱。——」

「等一下，就把他送到醫院中去，目前，您看如何醫治就如何醫治吧！我已通知醫院派救護車來了。」參謀長說。

「他的心臟很弱，必需注射强心劑，參謀長，請您幫忙，把他暫時平放在地毯上吧！」

「好的！」參謀長幫助醫師把龐德從沙發上架起來，輕輕的平放在地毯上，使他比踡臥在沙發上要舒適多了，醫師把他的衣服脫下一隻袖子，開始給龐德注射。

「參謀長，我看我必須去通知警衛人員沿佈崗途置哨，好保衛我們這位『要員』住院，不然出了岔子，我這安全室主任，要摜這頂烏紗帽了！」

「是的，您快去吧，同時要人把局長室清班一下，可別忘了，我還有些事要辦呢！」參謀長唐諾又轉向那位醫師說：「您暫時就在這裡幫一下忙照顧照顧龐德先生，我到發言人辦公室去一次，在我沒有回來以前，您最後不要離開龐德一步！」

「是，參謀長，我會遵命辦事的！」醫師給龐德注射完針劑說。

唐諾參謀長走出辦公室，見潘妮坐在那裡發呆，溫和的向她說：

「這是一陣强烈的風暴，謝謝天，總算有驚無險的吹過去了，現在，我們要開始爲這場風暴處理善後了，現在請你馬上通知檔案室，把『史卡拉』的檔案檢出來送給麥爺，下午上班要辦好這件事。」

「啊？『史卡拉』？那不是一件沒法解決的懸案嗎？記得麥爺說過，祇有龐德可辦這件案子，可是，參謀長，看龐德現在這種鬼樣子，他怎麽會有清醒過來的一天，就算是清醒過也，我看也吃不住這個『金鎗人』唉！」這位女秘書如一隻百齡鳥，嘰嘰喳喳說了一大堆。

「小姐，你講的極是，但是，你我不是都要聽局長的嗎？還是他說了算數，我看，你還是快快通知檔案室，快把這件案子的全部卷宗送來吧！愈快愈好！」參謀長說完，一聳肩，就匆匆走向電梯間。

參謀長故意走過許多辦公廳，看大家都那麽平靜，似對剛才那件大事，毫不知情的樣子，這才使他放下心來，向發言人辦公室走去。

「發言人辦公室」設在一樓進大門不遠的地方，這是專門爲應付新聞記者而設立的機構，平日，新聞記者祇能到這間辦公室坐一會，基於保密的理由，其他辦公廳，是絕對不准任

何人進去一步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很難看到麥爺或是參謀長到這間辦公室來一次，當唐諾參謀長扭開辦公室大門時，發言人和那位女打字員，都感到一陣驚奇，不知道這位大人物突然光臨，是爲了什麽『大事』？

參謀長把麥爺剛才的指示說了一遍，請發言人立即辦理，這位發言人說：

「這個消息，是報社認爲最熱門的消息，可惜他們不能去採訪，不然他們會爲這件事在報上大登特登兩三天呢！」

「算啦，這熱門新聞，以後我們會經常供給他們的，希望他們這次別給我們找麻煩！」參謀長說。

「他們不會給我們增加麻煩的，大家這些年來，合作無間，双方搭檔的都很愉快，今天這件事，您就放心交給我辦吧，我會把這件事處理的很洽當的。」

「好吧，你把這條消息發出，希望明天早晨可以見報，再會！」參謀長說完就站起來準備離開這兒。

「參謀長，如果有什麽事，您就用電話通知我好了，我會去您辦公廳聆聽訓示的。」發言人恭敬的說。

「今天情況特殊，我才親自來的，再會！」

麥爺吃過午飯，乘車返回情報局，在車中，他一直在沉思着，他覺得敵人的手段，的確是够卑劣的了。

自從他中午離開這座美國神經總樞——聯合情報局，他一直思維着，他覺得對龐德這件事，處理的十分正確，他想——

「祇要龐德的思想能够糾正過來，這一切計劃是會成功的。K•G•B的手法的確够卑鄙而毒辣了，可是，他們沒有想到，就算龐德把我殺死了，龐德也被處死了，這對大的形勢，大的全盤工作，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殺死一個局長，並不是摧毀了整個英國，這種心血，用的未免太不智了！我決不會像俄國佬這麼愚蠢，我要用他們準備用來犧牲的種子，再度開花結果，並且用來結束敵人的神槍手，這是絕對正確的措施！」

「對的，那高級神經學專家馬樂爵士，是一定可以完成這件任務的，眞怪，龐德在我們這自由民主的國度裡生活了幾十年，耳濡目染，以及多年的教育，多年的訓練，多年的工作應付，會抵不住敵人幾個月的『洗腦』，他竟會放棄一切，甘心爲敵人賣命，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也眞近似無稽之談，我一定要在這短短的時日內，把敵人加給他腦海中的毒素，一股腦的洗刷清楚，我相信，英國的科學不會次於這幇俄國佬，是的，馬樂爵士，是一定可以

完成這件具有深長意義的工作的！」

「這眞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龐德清醒過來，他會對他自己這一段如惡夢一般的遭遇，感到疚愧，會更加努力的工作，以贖前愆，我一定會原諒他，重新把他安排在〇〇組中去執行他的正常工作，就似雨過天晴那樣，許多錯誤，已被雨水冲刷盡淨了，我是他的長官，是應有容人之量的，假如龐德神智清明，就是逼死他，我確信他也不會向我開鎗的。」

「可不是嗎？龐德就像一尊大砲，如果把他瞄準敵人，他將是一座殺傷力極强的重火器，不幸，這座炮口竟一度被敵人利用而對着自己開炮，這是多麼遺憾的一件事，按理說，龐德是有理性的，可是敵人却把人的理性予以揚棄，硬把人當做沒有靈魂的物質或是工具來使用，是多麼荒謬的事，我一定要糾正這一種可怕的傾向，人就人，人有人的意志，人有人的人格，人有人的主權，決不允許這幇俄國佬這麼喪失人性！」

「今天龐德說我把他當做一個工具一般在差遣驅使，這完全是誤解，我們在完成一件工作使命時，那一個官員不是一個工具呢？這與今天龐德所說的工具不同，敵人把人當作沒有個人意志的工具，完全聽命他們主管的指揮，而我們，却要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每個人在國家榮譽和責任的大前提下，以個人的意志去完成自己甘情願意的工作使命，這和敵人那套怎麼會相提並論呢？」

「龐德要不是一個有高度準確力的用鎗的天才，而且經常有事實證明他的確是一個好鎗手，他是不會被派到這種具有高度權威的『○○組』裡工作的，所以，要想消滅史卡拉，必須由龐德親自出馬，爲了今天上午發生的這件事，給他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如果這次他是成功了，龐德自然會恢復他以前的地位和榮譽，假若他這次不幸失敗了的話，當然他是犧牲了，但是，他這種死，也必會獲到國家給他最崇高的榮譽。不論成功和失敗，對龐德來說，都是義不容辭的事，我就這麼決定了，這對那一方面來說，都不失爲是解決今天這個尷尬局面的最好方法！」

麥爺坐在車中，他的思緒，像一隻飛燕在編織着這一串極合邏輯的計劃，不覺間他的座車已經停在情報大厦的院中，他步下車來，走進電梯間，直升八樓，然後順着那條長廊，走向他的辦公室，這條長廊中，一股股的消毒劑的藥味，愈向前走，就愈強烈，他不覺的又縐了縐眉頭，搖搖頭，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在往日，這位情報局長，是在這條長廊的盡頭走到他的辦公廳門前，再用自已的鑰匙，啓開房門，可是今天，他却一反這個習慣，竟向右轉進潘妮的辦公室，穿過她的房間，走入自已的辦公廳，他見潘妮正如往時一樣，坐在她的位子上，正用打字機打着一些文件。

當這位女秘書聽到脚步聲時，習慣的抬起頭來，見是麥爺去了過來，於是，她連忙站起

來，微笑的點頭，向麥爺說道：

「局長，午安！」

「這是什麼怪味呵？潘妮！」

「局長，我僅僅知道那是消毒藥劑，是安全室主任領着化學部隊來弄的，他們穿着如同太空人那種怪模怪樣的服裝，並且還有防毒面具，看起來如臨大敵似的，經過他們悉心處理，據安全室主任說，現在您這間辦官廳已經可以進去了，不過，窗子還是再打開一會兒比較好，完全靠空氣調節器，那是靠不住的，所以您房中暖氣，我已暫時關掉了，讓外面的空氣，自然的交流一下。」潘妮又是吱吱喳喳的說了這麼一大套。

「謝謝你，處理的很好！」局長淡然的一笑。

「參謀長才去吃午飯，他離開這裡才不過三分鐘，他臨行之前他都一樣一樣的辦理妥善了。

「噢，我知道了！」

「局長，馬樂爵士爲龐德醫療與檢查，要到下午四點鐘才會有結束，您如果需要和馬樂爵士聯絡，請在四時以後，這是『公園』那面來電話說的。

「還有別的事嗎？」

「噢，對了，這裡是有關『史卡拉』的全部案卷，檔案室剛剛送來，請局長簽收吧！」

「好的，請妳把這些案卷代我放到辦公室裡去吧！那份調卷單子，拿給我來簽字！」麥爺說着就掏出自己的鋼筆來。

「局長，就是這張單了。」麥爺在單子上簽了字，就轉過身子，逕向辦公廳走去，身後的潘妮爲他抱着一捧案卷。

那份有關『史卡拉』的案卷，上面的右上角，有紅星用來表示『極機密』，文卷的套夾，是褐色的，厚厚的有三大卷，潘妮把它一起堆在大寫字抬上了。

「龐德是怎麼被送到『公園』去的？」麥爺十分關心的問道：「送走時，他醒過來了嗎？」

「我想，他應該是醒過來了，給他也注射了一針鎮靜劑，情況略見好轉，不再喘息的那麼怕人了。是在前三十分鐘，救護車才開到，他們用擔架把龐德抬走的，臉面蒙着白色的床單，那時他還沒甦醒，在擔架上躺着宛如一個死人，看起來，怪怕人呢！」

「由這八層樓上靠擔架，也够累的了！」麥爺說。

「不是那樣一層層抬下去的，是繞到西樓，利用送來的電梯送下樓去的，我在走廊的窗子上看到的，從西樓的一角，把龐德送到救護車裡的。」

「過一會兒，給『公園』撥個電話，問問龐德醒過來了沒有，情況如何？現在妳可回到妳的辦公室去了。」

「是，局長，再見！」

潘妮婀娜的走出局長辦公室，麥爺坐下來，把煙斗中加滿了煙絲起來，深深的吸了一口，這才把「史卡拉」的卷宗打開來，一面瀏覽卷首的目錄，一面心中在想，是否還有關於「史卡拉」的附屬文件，一起調出來核閱。

現在，陣陣寒風吹進來，使他感到不少的寒意，於是，他站起身來，把窗子關起後，又把空氣調節機扭開，順手開了暖氣，這才回到原來的椅子上，舒服的靠在椅背上，開始閱讀全卷。

金槍人史卡拉——是一個行爲不受任何契約或委任僱主約束的「自由鎗手」，但，他受蘇俄政治保衛局的控制，但是，史卡拉透過古巴在夏灣納的D‧S‧S做掩護，而在秘密予以操縱，雖然如此，但他却在K‧G‧B中獲得一些權益，那就是，他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島這一地區的秘密組織，在行動上，獲到獨立自主，K‧G‧B不予干涉。

史卡拉的工作方式，根據資料統計，多以鎗彈殺死對方，少用比較科學的方法與手段，使對方死亡或成殘廢，受史卡拉迫害的人，業已直線上升，在這衆多受害人群中，依據調查

，以美國國防部聯合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受迫害者最多，但對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以及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情報組織中的工作人員，也必予以迫害而後已，史卡拉這種瘋狂的暗殺行動，是開始於一九五九年，正是古巴頭子卡斯楚奪去政權的那年，古巴那次的政變，史卡拉暗殺活動，發生很大作用，在史卡拉出沒的地區中，引起了廣乏的恐懼，這時，卡斯楚把他看成天神，史卡拉有求必應，卡斯楚手下的徒衆，更是對他崇敬萬分，佩服的五體投地，因爲他可在不論任何森嚴的戒備下，不管當地治安當局怎樣謹愼的預防中，他都能自由無阻的完成任務而安全返囘，眞可謂來無影，去無踪，於是卡斯楚集團，對這個神出鬼沒的史卡拉已當作神話式的人物，在當地流傳着他不少的出沒無常的神秘而恐怖的事跡，人們都稱史卡拉爲「金鎗人」，這個綽號的起源，是由於他所持用的武器，最初，是一位負傷未死，也可說是死後甦醒過來的古巴政府的警務處長，當他那晚在辦公廳中，正指揮捕捉神秘刺客史卡拉時，他的電話還沒放下，而他所指揮警察部隊要捕捉的對象史卡拉已經出現在他的面前，這位警務處長囘憶當時的情況說，門未動，窗未破，而且辦公廳是在六層高樓上面，辦公廳外警衛森嚴，可說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且加便衣刑事警察林立，應說是萬分安全，可是這個神秘怪客，竟會站在這位古巴政府的警察首長身前嘿嘿而笑，當這位警務處長看到站在自已身前的人，竟是照片上那位神鎗手時，不覺間已魂飛魄散，恐怖萬分了

，史卡拉所握在手中的槍，竟是這位警務處長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金色閃閃的手鎗，祇聽史卡拉又一聲如死神般的狂笑，以後什麼都不知道了，雖然這位警務處長以後獲救，說出他遇難的經過，使大家知道史卡拉所用的手鎗，竟是一隻金色手鎗的事實，可是這位警察首長在醫院的特等病房中，再度遇到這位煞星史卡拉出現在他病床前，當然，這次是史卡拉最後一次光臨這位警務處長面前，從此，這位警務處長就沒有再甦醒過來，病床流滿了鮮血，轟動了整個的警察醫院。

以後經過各單位情報資料的交換統計，確定這位神秘刺客史卡拉所用的手鎗的確是一隻金色手槍，而不是古巴政府下的那位警務處長因恐怖而看花了眼。據情報的資料統計，史卡拉所使用的這枝手槍，是〇•四五口徑，係柯爾特廠一九四九年出品的自動式手槍，金槍柄長，槍管也長，是一種品質精良的行動手槍，據查，柯爾特廠僅製造該種手槍兩千隻，均配有減音器，是供應某情報單位所訂製者，史卡拉所持用者，僅是這兩千隻中的一隻，他如何能持有這種特製武器，則無從查考；據悉，該槍每次可裝子彈二十五發，且有遠距離望遠瞄準儀的裝置，由於槍管長，口徑大，故該手槍有較遠射程，遠達三百公尺，加上史卡拉優異的射技，使該槍發揮出高度的殺傷能力。

據美國聯邦調查局交換資料稱，史卡拉於一九五三年間獲得此槍，愛護備至，把該槍全

部加以鍍金，所使所的子彈，也爲史卡拉所特製，彈心依二十四K純金外色銀衣，彈頭刻有交叉格紋，且也鍍金，這是根據達姆彈製造原理所特製者，達姆彈頭，射入人體內與血液相遇，而發生爆炸，所以殺傷力極强而殘酷，後經日內瓦國聯會議通過，世界各國禁止再製造，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首先違反這一國際禁案，製造達姆彈頭，應用於日製三八式步槍上，中國戰場最先發現日本使用這慘無人道的彈頭，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官兵，死於達姆彈頭者，無計其數，此乃野蠻成性之民族所依然，未料史卡拉竟心若蛇蠍，亦相繼日本而使用此類彈頭，實有早日應制止之必要，自由民主國家人士死於斯卡拉手槍下者，將亦無法統計矣，實令人怵目心驚耶！

後據加拿大情報稱，史卡拉私設小型工廠，專門製造該項殺傷力極大之達姆彈頭，係以手工打造與裝配，再加以鍍金，據查該廠現設古巴一深山中，警戒嚴密，每日可出子彈五十發。據查，卡斯楚也擬設廠擴大製造，如不及時設法破壞或澈底摧毀，人類災難將更深矣。

英國情報工作人員被史卡拉所殺害者，計有南美洲英屬幾亞那之二六七號，千里達的三九八號，牙買加的九四三號，古巴的七六八號，夏灣納的七四二號，至於因負傷而成殘廢，以致不得不由情報局退休的則有〇九八號，他原先係擔任區視察員任務者，史卡拉子彈射中他双腿間之膝蓋骨，以致永成慘廢，另有加拿大坦蒙斯的二一六號，也係在一場追踪戰鬪中

腿臂負傷，出院後已缺少一腿一臂，現已退休，住於倫敦郊區，生活清苦。（以上請參閱中央紀錄處有關史卡拉在巴拿馬、海地、以及馬丁尼克島等處被害者案卷。）

麥爺看到此處，把烟斗中的灰燼敲出，又裝了一斗金黃的烟絲，用打火機燃着，深深的吸了一口，双眉緊縐，似有所思，然後按了一下叫人鈴，潘妮秘書由門外走進來，向麥爺含笑點頭說：

「局長，有什麼事嗎？」

「現在用電話問問人事處，關於在二一六號情報員負傷後的撫郵金是否已如數發給，還有他的養老金，每月生活津貼是否已實數支付，並請人事處派員前往二一六號家中代表本人予以慰問，如果二一六號生活仍難維持，可在特支費中每月再加發一百英磅。今天一定辦好這件事，然後請人事處長親自前來向我報告。」

「是，局長，您還有指示嗎？」

「參謀長回來時，請他到我這裡來一次。」

「是，局長，參謀長就快回來了，我就和人事處去聯絡去。」潘妮秘書說完，又爲麥爺換上一杯熱咖啡。

「潘妮，謝謝您，現在您就去和人事處通電話吧，妳還要轉告他們，並請人事處轉告二

「六號，最近兩天，我可能召見他，到時候，我會派車去接他來的。」

「局長，我會辦好這件事的！」潘妮把麥爺最後的補充要點，也用速記寫在拍字簿上。

麥爺沒再說話，僅向她點點頭，表示了回答，潘妮也就向局長點頭而退。

局長端起熱騰騰的咖啡，呷了一口，吸了一下烟斗，把背靠在椅子上，又把卷宗拿起來，繼續的翻閱全案：

面貌與特徵——史卡拉面貌，並不奇異，而是一普通人之像貌，故難以捕捉，若其貌過於醜陋，或過於英俊美俏，反易於偵捕，據情報資料紀錄，史卡拉善於化裝，其特工化裝術十分精湛，此為其神出鬼沒之主要原因，所以每次作案以後，依據現場報告，多不雷同，時而老翁，時而老嫗，時而工人，時而達官貴人，初以情報欠確，後始係史卡拉化裝所致。

實際上史卡拉係一九二五年出生，現年三十五歲，身高為六呎三吋，身軀瘦長而健壯，眼球是淡褐色者，頭髮棕紅，蓄短髮，夏季多留平頭，兩腮都有短鬚，鼻下蓄有短鬚，但須化裝時，該鬚若須剃去，史卡拉將毫不猶豫的予以剃去，作案後，再行留蓄，面容瘦削，神態陰森可怖，双耳平貼頭邊，顯係生性奸詐險惡之徒，由於其善作表情，而把這種陰奸面貌

所掩飾，予人以善良文溫之印象，双手大而有力，指甲修剪得十分純淨，身上的顯著特徵，則是左乳下端，約兩吋處，隆起物，狀如第三隻乳頭，這是史卡拉利用化裝也不可掩滅的唯一特徵。

由於史卡拉面有腮鬍，胸有第三隻乳房，所以生性好淫，依照黑人「巫道魔教」的說法，以及當地一般人的信仰，均認為此係在性慾上強大而不可滿足的，純男性的，勇武的特徵，所以，他在每次作案以前，以及作案以後，必需作一次「性」的滿足。據說，如此方可增強他瞄準方面的「視力」。

（註：在網球、高爾夫球、以及長短鎗的職業射擊手等，也都咸信此種說法。）

出身及經歷——史卡拉是屬於喀答倫家系，也是以「喀答倫」為馬戲團團名的團主老史卡拉的兒子，他的童年，就是這樣渡過的——每日與一群江湖藝人和動物廝混在一起，嘻笑玩樂，流浪許多國度，看到不少新奇事物，他的童年教育，完全是在自我學習下所進行。十六歲時，「喀答倫馬戲團」到了美國，由於馬戲發生事故，而流落在美國，終日和黑社會盜匪帮會的小腿子為伍，做一些偷鷄摸狗之類的小案子為生，十八歲，在賭城拉斯維加市的「皇冠賭場」裡擔任保鏢的工作，十九歲，已成為「電光帮」訓練成功的專任槍手，擔任職業兇手，由於他的忠誠，二十歲時，已成該「電光帮」的中心幹部，負責處決帮會中的叛徒或

對方不利的敵人，名氣初立，聲威漸揚，一九五八年，爲了一場名震全賭城的決鬪，他被迫離開拉斯維加市，當時史卡拉參加決鬪的對手，是一個底特律城「紫手帮」的弟兄，名叫洛廸哥，綽號「槍把」如決鬪時間，是在月明星稀之夜，地點就在拉斯維加的「雷鳥高爾夫球場」的第三區，兩人相距二十步，在双方開槍之同時，史卡拉以快速的驚人手法，連發兩槍，一顆子彈把對方射來的子彈擊的粉碎，幾乎是在同時，第二顆子彈已射進洛廸哥的心臟，這眞是一場奇異的槍法表現！據說，這場決鬪的結果，「電光帮」的老大，感到十分光榮，特別贈送給史卡拉十萬美金，以壯行色。

史卡拉離開拉斯維加市以後，到加勒比海各區旅行，在他殺死洛廸哥風聲消沉以後，再度回到拉斯維加市，把這筆錢投資在各種事業上，由於史卡拉善於經營，他的許多計劃都已實現且已鞏固，以後就把盈餘的資金，移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托拉吉路和古巴的覇提司脫兩地，到了一九五九在夏灣納安定下來，本來他可從此安心於事業，成爲一個安份守己的商人，可是他野心勃勃，準備在大勢變亂中，着着實實再撈一票。

在表面上，他仍然是古巴覇提司脫的市民，但在骨子裡，已和古巴的卡斯楚叛黨密聯繫，加强合作，史卡拉作職業兇手，暗殺政府的官員。爲叛黨建立了「豐功偉績」，同時，也獲得無數的「獎金」。

卡斯楚叛亂成功以後，史卡拉獲得了相當的政治地位，成爲D•S•S的國外負責人，在他的職業中，包含有古巴秘密警察的執行人地位，而負責擔任前述的暗殺任務。

特別護照——史卡拉所持用的護照，除古巴外交部所發的「外交人員」護照，在國外可享外交官員一切優待外，他並持有多明尼加共和國商務部的護照，和幾種不同身份，不同名字的僞造護照，以便在國外展開陰謀勾當。由現在開始，他透過俄國駐古巴大使館的關係，進一步參加俄國的K•G•B組織，搖身一變，而成爲國際間諜，爲K•G•B展開各項活動，因此，他又獲到蘇俄的外交人員護照，這樣以來，史卡拉眞如虎添翼，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化裝與僞裝——自從他殺死洛廸哥以後，他就有了底案，雖然以前他沒有底案，不須什麼喬裝，可是他爲了工作，在國外是經常化裝的，但是他自己的「政權」區內，具有權威性的，不受干涉的高等保護，由於他殺人能力特强，所以許多心懷莫測的政客，在各地也給他許多方便與協助，必要時，還有許多人在掩護他的安全。

因此，史卡拉國內或國外的各種殺人的勾當上，眞是無往不利，他的威名，也就如日正當中，顯赫的不可一世，他——史卡拉出現的地方，就是自由民主國家情報人員遭遇不幸和危難的時候。

活動費來源——關史卡拉的經費，可用「寬裕」加以說明，他目前所用的經費，已到「無限支用」的境界，旅行支票對他來說，已感到繁瑣，現在他所持用的，是信用卡，可以到處記帳食宿，並可在各地銀行任意支取所需，僅須簽一個字而已，同時，他在瑞士的聯合信託銀行有定額透支賬戶，隨時與各地銀行過帳清償，如遇特殊情形，需要大量款項時，可由古巴那樣小的國家裡毫無困難的得到所需的外幣，但，緊接着，莫斯科的外幣又滙給了古巴國家銀行，因此，兩個國家的銀行，做了他行動上的經費的强力支柱，所以，這在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情報人員來說，這是很難做到，也很難想像的事。

麥爺看到這裡，放下案卷，又吃了口咖啡，輕輕的噓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

「這麼說來，不眞是一個勁敵！」

「咚咚……」敲門聲。

女秘書由外面推門而入，向麥爺說：

「報告局長，人事處的電話已經打了，據人事處查案所有應發給二一六號的錢，都已發清，就是每月應發的津貼，也沒少發一文，會計處有收據可稽，他們今天就派員前往二一六號的家中，進行慰問，詳細情況，今晚人事處處長親來向局長報告。」

「參謀長回來了沒有？」

「他來電話要遲一下才來，他去辦另外一件案子去了。」

「好吧，你去請副參謀長來。」

「是！」女秘書遵命而去。

三分鐘後，副參謀長叩門晉謁，麥爺欠身相迎，微笑的說：

「特伯司副參謀長，您來的正好，請坐，我在史卡拉的案卷上，見有許多是你簽註的意見，十分有見地，我現在想和你研究一下關於史卡拉的心理狀況，也許你會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報告局長，由於史卡拉是一個特殊人物，在調查過程，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祇要是他的事，我記的都很詳細，再說還有案卷參考，我願意向局長詳細報告！」副參謀長恭敬的說。

「請吃隻烟，我是吃烟斗的。」麥爺在香烟罐中，取出一隻香烟，遞給副參謀長以後，又言歸正傳的說：「副參謀長，你對史卡拉的看法怎樣？」

「根據情報資料來說，史卡拉並不是一個幹情報出身的人，他僅能說是一個爲金錢而工作的職業兇手，由於射技精湛，殺死洛廸哥以後，一舉成名，我們可以綜合的來看，他所殺的人，除了過去那些帮會的叛徒和他那時的敵對黨派以外，自一九五九年他和卡斯楚勾結以

後，他所謀殺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士，也就是說，這些人對他並無仇恨，而是基於金錢的理由，他不論在任何情面下，也一定完成殺人使命，這可說他已經是『殺人成性』了。」

「副參謀長，你的看法很對，是基於金錢的理由，我看他還有點心理變態，不然，一個正常的人，是不願以殺人爲家常便飯的。」麥爺說完，又吸了一口烟斗。

「局長說的不錯，他的心理是有一點不正常，影響他這種心理最深的，應該說是他少年一段的變故，案卷上也有記載那就是他在馬戲團時，團主老史卡拉爲了使他能有一技之長，好來繼承他的事業，所以就令他也跟着學習一些馬戲技術，什麼空中飛人，壓板飛人，神鎗飛靶，和耍象跳舞等節目，尤其他天生一種超人的射擊本領，爲馬戲團赢得不少掌聲。」副參謀長說到這裡，吸了一口香烟，接着又說：

「一九四六年，那時史卡拉才十六歲，他們劇團到了美國的一個城市演出，他化裝一個印度王子，穿着華麗的印度服裝，頭上包着印度綢的頭巾，在三條大象所組成的象隊中，他騎在第一頭的象背上結隊出場，就在這場節目中出了意外！」說到這裡，這位副參謀長感到口渴，就站起身來，去酌了一杯熱咖啡，順便也給麥爺酌滿一杯。

「出了什麼事呢？」麥爺吃了一口咖啡緊接的問。

「象每年要交配一次，那三隻象中，有一頭名叫穆司是頭壯象，壯象到了交配期，在牠的耳後會流出黏液質的東西，遇到空氣，就凝結成一團個體的積物，這時動物的管理員，就要時時把這團黃色透明的堆積物刮掉，不然，這壯象就會發狂發瘋，那時任何人都無法駕馭，大象穆司耳後有了這團堆集物，管理員粗心，沒有把牠刮除，在表演時，史卡拉不留神碰撞到穆司的耳朵，這種堆積刺激了穆司的神經，這頭大象立刻獸性大作，立刻把史卡拉由頭上甩出一丈多遠，穆司這時狂叫亂奔，從觀衆身上踏過去，造成死傷之後，奔向棚外而去。」副參謀長說到這裡，又吃了一口咖啡。

「啊？這可太緊張了，您說，那頭大象以後怎樣了？」

「那頭大象穆司穿出棚外，沿鐵路瘋狂的奔跑，依照當時的報紙刊載，我記得當晚是一個月圓之夜，所以那種景象十分可怕，當地的保安隊接到消息，就乘着卡車，沿着與鐵路平行的公路來攔截這頭大象，所幸當時沒有火車通過，不然後果更不堪設想，追趕不久，這部卡車終於追上這頭大象，可是，這時穆司那種野性的衝動力已經過了，又平靜下來，並轉過身來，準備再走回馬戲團去，所以穆司十分和善而平靜的沿鐵路而行，這時如果保安警察瞭解象的性情，叫馬戲團的管理員前來加以撫慰，穆司會老老實實的跟管理員回到馬戲團去的，眞是不幸，這批保安警察，不僅不懂這一套，反而誤會穆司是調轉過頭來向他們挑戰的，

同時他們又怕穆司再向回跑，又在馬戲團中造成傷亡，於是一聲令下，步鎗齊鳴，十數步槍齊向穆司射擊，把穆司打的遍體鱗傷，這隻可憐的巨獸，再度爆發出狂怒獸性，在警察繼續不斷的射擊下，牠沿着鐵路向馬戲團場地飛也似的狂奔而來，當牠跑到馬戲團的大布栅前時，穆司記起那就是自己的家，便走下鐵路線，搖搖晃晃的向布帳中走來，這時還有許多觀衆沒有來得及逃散，牠沒有傷害任何人，而來到布帳中心的表演場所，這時的穆司，已經失血過多，已經逞現出十分虛弱的樣子，但牠仍然掙扎着，在那空無人的表演場中，繼續的以使人極爲感動的姿態，表演着牠過去曾經表演過的節目，牠那種吃力的掙扎樣子，繼繼續續的表演，使人看了心都會碎的，因牠一邊在死亡的痛苦中，發出呻吟般的嘶鳴，聲調悽涼悲慘，同時，牠一邊還要拼命的使出最後的力氣，撐着一隻脚，再三想站起來，可是穆司一次又一次的想站起來，可是終又跌倒下去。使人看了淚都會流下來。」副參謀長說到這裡，感到口有點兒乾，就停下來吃口咖啡，潤潤嗓子。

「穆司眞够可憐了，以後怎樣了呢！」麥爺眼睛中閃着精光，聲音也有點不自然的問。

「這時候，小史卡拉看到這種情形，一面喊着穆司的名字，一面用繩索試投向大象，想像平日一樣，把牠領回籠中，去撫慰牠，去醫療牠，穆司這時似乎還認識這位年少的主人，因而做出一幕十分感人的動作，牠又把頭低下來，像平日表演那樣，讓小史卡拉踏着牠的鼻

子，爬到牠的背上去，正當這個時候，保安警又趕到了，那位勇敢的保安隊長，一直衝到穆司面前，在距有兩三尺遠的地方，舉起左輪手鎗，『乒乒乓！』連續三鎗，把子彈全部射入穆司的左右兩個眼中，穆司慘叫一聲，就像一座小山崩潰一般倒在地上」，抽搐着死去了。」

「這個隊長，十分愚蠢，如果他是我的部下，我必定會免去他的職務。」麥爺感動的說。

「可是，局長，這個隊長用不到您來爲他免職了。」那位副參謀長望望麥爺，又燃起一隻香烟說：

「因爲依據當時的報紙刊載，小史卡拉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大怒，立刻拔出他表演用的手鎗，也連發三槍，子彈從那個隊長的双目和胸窩中穿過，這個勇敢的隊長，就一聲未發的死在史卡拉的鎗下。那些保安警察看到這種情形，立即追捕史卡拉，可是機警的史卡拉，就兩三個箭步，鑽進那些觀衆逃跑的人群中，由於人多，當時情況又亂，保安警察又不能開鎗，追趕了一陣子，十多名警察，都空手返回，終被小史卡拉乘機逃逸了。慢慢在賭城拉斯維加市生了根！」

「老史卡拉和他的馬戲團以後怎麽樣了？」麥爺關心的問。

「老史卡拉的下場很慘，他解散了馬戲團，賣去了野獸和車輛，來陪償觀衆傷亡的損失和醫療費用，等待這場禍事完了以後，他住在一個小旅舘中，等待自己兒子的到來，父子倆人好返回故鄉，可是這個小史卡拉的消息，如石沉大海，這位年老的江湖藝人，在鬱鬱中貧病交加，死於異鄉小旅店中，從此，也就沒有人再提及老史卡拉的事情了。」

「唉！人生眞是無常，江湖藝人，到了晚年，多數都很不幸，我是非常同情這些人的！」麥爺說。

「是的，可是小史卡拉這種行爲，是不値得同情的，說正格的，史卡拉現在之所以如此以殺人爲兒戲，可能就是受了這一次劇烈的刺激，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爲私仇而願爲全人類爲敵的變態與冷酷的慾念，他這慾念，正好被野心的政治集團所利用，於是演出了這一連串的血腥的慘案。」副參謀長分析着史卡拉的心理變態說。

「副參謀長你分析的十分正確，不過照你所說的馬戲團情況，有許多因素存在，例如大象踏死許多人啦！管理員粗心沒有把大象照料好啦！警察隊長愚蠢誤殺大象啦！這些都是形成這次事變的主要原因。可是史卡拉把這些事實都忽略了，他基於一時的忿怒與內心對動物情感的痛悼，而竟無預謀中，對那位隊長加以殺害，在心理上，更使這位出身該族的少年，更走極端，這一點，在心理上的確一種變態，這種變態心理，愈受刺激，就愈利害，以致到

了這種瘋狂的程度，這在精神病的病理學上，是可以解釋通的，副參謀長，您說是嗎？」麥爺頭頭是道的在分析着說，同時，把那吸盡的烟斗，貼在鼻子邊，輕輕的揉，似乎是很够味兒。

「局長，您分析的很客觀，我現在再補充幾點，那就是史卡拉在『性』上有一種變態心理，據奥國精神病學博士佛洛伊德的一種理論，他說有一些男性，在心理上會以一種長的物器，如棒球的棒子，苦力用的槓子等，當作自已性器的延伸與雄壯的象徵，史卡拉就有這種傾向，他把手鎗當做自已性器管的延伸，把鎗彈射擊，當作性發洩後的滿足，所以，他愛鎗如命，奢殺成狂，就是這種原因。這在變態心理學上稱爲「戀物狂」而產生的對物崇拜心理，史卡拉對任何鎗枝，都很偏愛，尤其是對較長大的手鎗爲甚。因此我判斷他在性的能力上是有問題的，可能不能滿足異性而產生的這種可怕的變態心理。」

「副參謀長，你的這一點看法眞是對極了，在案卷上無法找出他正式結婚的根據，這不無道理！」麥爺說。

「我還有一個理論的根據，『時代雜誌』說，凡不會吹口哨，或是見了女人不敢吹口哨的男人，在性心理上，就必然會有缺陷，該雜誌上說史卡拉就是一個不會吹口哨的男人呢！」

「啊？竟還有這麼一說？副參謀長，你會吹口哨嗎？」麥爺微笑的說。

「我會吹，在年輕的時候，而不是現在，局長，您呢？會吹嗎？」

「我？不知道，因爲我從來沒吹過，現在讓我試試看！」

麥爺說着，就吹了起來，同時，副參謀長也跟着吹了起來，女秘書潘妮聽到口哨聲，覺得很奇怪，這是她從來沒在辦公室聽到的聲音，於是，她奇怪的推開門，見到竟是局長和副參謀長兩個老頭子在大吹口哨，她用一雙奇異的眼睛望着他倆，竟呆立在那兒了。他們兩人見到潘妮進來，竟羞的連忙停止了這愉快的聲音，麥爺幽默的說：

「不錯，眞靈，果然有用！」

「局長，您是說——」潘妮迷惘的說。

「我是說，咖啡完了，妳能命工役再送一壺來嗎？」

「是局長，我這就去！」潘妮說着就退出辦公廳，順手把房門關了起來。

「局長，史卡拉的心理變態不祇這一點，還有以殺人來彌補他的「自卑感」，同時在他的心理上，有種叛抗意識，他認爲抗叛是一種男性權威，所以才產生他這種的在潛意識的不受拘束的野性，您看，他沒有國籍，不屬任何一個團體，也不受任何一個團體的約束，這種種表現，都是一種叛抗心理在作祟，總之，這個史卡拉，必須加以制裁，制裁的辦法，就是

要物色一個與史卡拉有同等勇氣與智慧的人，而且也有超人的射擊天才，在必要時，以決鬥的方式，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一舉而把這個惡魔消滅掉！」

「您的看法與我不謀而合，這個人我已經物色好了，他有力量可以消滅這個惡魔！」

「啊？是我們的同事？」

「是的，他就是〇〇七龐德！」

「可是他現在——」

「我有必勝的信心，您等着瞧吧！」

麥爺現在史卡拉的案卷上批了下列數字：

「派〇〇七號情報員執行！」在下面簽一個具有權威象徵的「M」。

然後他靜等潘妮送咖啡時，把這這份案卷交給她去處理，他想：這是否已爲龐德簽發了一張「拘魂票」呢？

副參謀長對麥爺的決定，眼目中發出奇異的光輝。

四　舊雨重逢

西印度群島英屬牙買加的首都——京士頓，有一座設備簡陋的國際機場，在這裡等候飛機，眞是一件痛苦差使，氣候酷暑欲狂，在這機場上，候客室內只有坐硬板橈，別無好地方可去，當局大概把錢都用在那條跑道上，沒有餘存的錢，爲乘客安排舒服候機室，設備之簡陋，可以說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了。

一小時前，龐德乘英國西印度航空公司客機，由千里達直飛到達此地，要在這個機場等候兩小時，才能够乘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夏灣那。

龐德坐在硬板橈上，煩悶極了，他把外衣脫了，把領帶也解開了，使身體儘量的鬆散一下，但暑氣欲狂的中午，熱的人喘不過氣來，於是他站起來，向機場販賣部走去，買了一份當天的「拾穗」日報，又回到原來的坐座上看報來消磨這枯鬱的時光，從新聞版看到地方版，又看到娛樂版，在娛樂版上有一段是敎人推算運氣的花邊雜文。

龐德爲了打發時光，也就照着告訴人們的方法，開始爲自己推算一下，那籤文上寫着：「恭喜，閣下，今天必有奇遇發生，而償你的心願，惟閣下必須要特別注意，當珍貴的機遇來臨時，你要雙手把握着這個千載難逢的奇遇。」龐德笑起來了。

龐德在想：所謂奇遇會不會今天到了夏灣那，就發現金槍人史卡拉踪跡，史卡拉是否在夏灣那尚未可知？

龐德追踪金槍人，奔走加勒比海各處及中美洲各地，已經有六個星期之久了，在千里達，僅差一天的時間，就追趕上了，在加拉加地方更是氣人，祇差四小時就可以追上他，但均失之交臂了，現在龐德不惜追進史卡拉的老窠夏灣那，這是金槍人史卡拉的戒備最周密的地方，也是龐德最後希望的搜查地，而也是最危險的地點。

夏灣那是龐德最陌生的地方，人生地疏，所以龐德感到這一次任務非常艱鉅，因此，龐德對於身份的掩護特別加强，分毫不露行跡，他現在是用英國外交郵件的特派員身份出現，並且姓名也都用了假的，並持有英國女皇陛下的諭旨，只要是有英國大使館的地方，就是他在工作時期發生危機的避難所。

當他將金槍人史卡拉幹掉之後，只要是跑進當地的英國大使館，就可以使對方束手無策了，大使館負責將他送到安全地帶去，如何脫離危險和運送？那是英國大使館官員的事了。如果龐德能够尋找到金槍人，將史卡拉射死，龐德自己又能很幸運的脫逃。如果……龐德……他不再推想下去了。

他又低着頭看報，娛樂版看完了，又再看廣告，看到一欄賣房子的廣告上面寫着：

房屋拍賣公告

五月廿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卅分。

在京士敦市海灣街七十七號舉行。

本公司依據牙買加，薩方拉馬市，情人街三巷二號之一的白朗先生及其夫人產權出賣，其土地及以上的房屋一併出售，該土地北界三五碼，南界二五碼，東界十碼，西界十碼。北界與情人巷四號房有線界，上項尺度俟成交後，再實際衡量。

亞力山大股份有限公司　敬啓

地址：京士敦海灣街七七號

電話：四八九七號

龐德看完這一段廣告後，心裡感到無聊極了，看報紙的興趣也絲毫沒有了。

飛機場候客室有一個旅客信件留置處，是給旅客預備臨時有信件，留給某個人時，把它放置在裡邊，讓收信人自己來取。龐德走過來，查看有沒有自己的信件，他將一疊疊的信件，一封一封的查看，他這次用的化名是馬可，英國情報局原使用的「環球貿易公司」現在已經改爲「南洋進出口公司」，龐德現在的身份是南洋進出口公司的職員，一疊信件中，不但沒有馬可的信，連南洋公司有關的信件都未看到，龐德又繼續看下去，發現一封使他驚異的

信，龐德匆忙裝做毫無其事的表情，向四面懶散的看了一眼，沒有人在注意他，龐德很迅速的把那一封信裝在自己的衣袋裡。

那封信上面寫着：「留交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過境旅客史卡拉先生親收。」

龐德又在裝模作樣的看了兩封信，靜靜的站了一會，又向左邊很清閒的樣子踱着四方步，向着男厠所裏去。

龐德進了厠所，將門鎖上，坐在馬桶上，把信從衣袋取出來，信竟沒有封口，裡邊有一張便條這樣寫的：

「十二時十五分由京士頓來的信，收到了，於明日中午在情人街三巷二號之一。」

寥寥數語，信尾並未署名，龐德心中暗暗的高興，情人街三巷二號之一，不就是報上登着拍賣房子的地址嗎？一點沒有錯，一定是的，最低限度已經發現敵人的踪跡了，拾穗日報上登的占算命運上面告訴我，「你要双手把握着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很對，應該爲這一條線索，而值得冒一次大險！

於是他又將這短箋看了一遍，小心翼翼的放進信封裡，將這封信放在衣袋，走出厠所，龐德閒蕩着走到信架邊，這時候客室內仍無人影，龐德悄悄的把信放回原處，然後走到古巴航空公司的櫃枱，將預定飛往夏灣那的機票退了。

龐德又走到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櫃枱，他拿起櫃枱上的飛機班次時間表，看了一遍，今夜一時十五分有一班飛機由波多里各起飛，經京士頓，紐約，而飛到倫敦。

龐德忽然想起來了，此地牙買加局本部派有一個工作分站在此，我和這個分站的負責人也相識，我應該和他連絡一下，請他在工作上給我一點帮助，最低限度，先瞭解一下當地的情形，他這樣決定了之後，便走進電話間，撥了個電話到英國領事舘，請轉接羅斯講話，羅斯就是分站的負責人。

電話接通之後，一個女性來接電話：

「我是羅斯的秘書，請問有什麼事麼？」

「這個聲音，聽起來好似很熟悉，但，龐德仍向着電話說：

「我可以請羅斯先生聽電話嗎？我是他的朋友。」

「很抱歉，羅斯先生現在不在，你有話可以留下嗎？」

「我是從倫敦來的。」

「請問你的尊姓大名？」女孩子的聲音突然興奮起來，說：「你，你不是龐德嗎?!」

龐德笑了！「妳是瑪麗吧?!我的老天爺！妳怎麼會在這兒哪？」

「眞是命裡註定。該爲你做事；天下事竟有這樣巧的事，會在這兒遇到你？」

「人生何處不相逢，眞是有點湊巧的離奇。」龐德這時候也有點興奮。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打電話？」瑪麗問。

「我在京士敦機場打來的電話，我現在需要點東西，親愛的，請你記下來好吧?!」

「當然可以，請你說吧。」

「我現在需要一部車子，再請你給我準備此地的一張地圖，另外設法給我弄牙買加錢幣，大約値一百鎊的價値的，我放下電話，就在海灣酒店等妳，我在那裡過夜，我希望同妳一起吃晚飯，我們談談心，說個通宵，怎麼樣？親愛的。」龐德最後兩句話，帶着男性的滋音。

「好的，我一切照辦，但，我穿什麼服裝？你感到合適。」瑪麗說。

「那隨妳的便，只要該寬的地方就放鬆些，應該緊貼的地方就緊貼些，但要注意一點，就是紐扣要少一點的。」龐德笑了。

她也放聲笑了，我馬上爲你準備，大約在晚上七點鐘，我到海灣酒店去和你見面，還有什麼事麼？」

「請你再打聽一下，西印度糖業公司的負責人是誰？再其次，今天的拾穗日報上刊登一段拍賣情人街三巷二號之一那張報紙你詳細的看一看再打聽一下。」

「好啦！晚上再見。」

龐德從電話間裡出來，如同從烤箱裡衝出來一般，深長的吸了一口氣，掏出手帕來，將頭上和臉上的汗擦了擦，心理想着眞是巧事，〇〇組的女秘書，會在這兒又碰到她，有一天在情報局的人們說！瑪麗小姐調到海外組工作去了，當時因爲忙，沒有追問一句調到那裡去了，那裡曉得，竟在此地遇到了她。

她因爲什麼外調呢？爲什麼調到這裡來呢？是不是因爲我被宣佈失踪後，瑪麗以免觸景生情，而使心情平靜下來，來換一換環境？

他一面想着，一面取回了他的皮箱，走出候機室，喊了部計程汽車，說了一聲：「到海灣酒店。」

車子開的很快，由車窗吹進來涼風，把剛才在電話間裡流的一身汗，都吹乾了，感到身上舒服的多了。

他回憶瑪麗在〇〇組時，眞是個可人兒，不但長得很漂亮，小嘴也很會討人喜歡，脾氣好，也很有風度，同仁們對他都有好感，想動她腦筋的人，大有人在，她也很會應付，對同事們適可而止，可是她不喜歡的人，會叫人家始終摸不到邊沿。

她對龐德另眼相看，並且她內心是深深的愛着他。有一年的聖誕夜化裝舞會，他們跳到

午夜時，跳的疲倦了，他倆悄悄的溜出去宵夜，龐德和她都吃了點酒，她們由餐廳走進了旅館，這半夜眞使她倆够消魂的了。她愛龐德如火如荼，他們把辦公室那張禮貌和歡虛的面孔都拋去了，她眞情的愛着他，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使龐德難忘，尤其她那如痴如醉的抱着龐德那股力氣，如蛇般的纏在龐德的身上，其壯如牛的龐德，都被她調理的如綿羊般的躺在她的懷裡。

在辦公室裡有她那一套工作的精神，到了床第之間，她也不是個弱者，對內對外都有她一套。龐德對她很服貼，她們彼此享受着人生，也彼此的相互的敬愛着。但，龐德沒有結婚的意思。他自已也說不出來爲什麼？

由於那一次開端，當龐德要派遣出差，或出差返回述職，他們都要儘性的歡樂一次，這個秘密，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同事們始終是蒙在鼓裡。

這次失踪歸來在任務旅途中，又遇到了她，天下的事，竟有巧的離奇古怪，難到眞如東方人說，命裡註定的，這次慶幸活着回來，但記憶力很遲鈍，同事們提到她派到海外去了，當時我情若有失，但，很快的就忘記了，病治癒後，對前塵往事，有時會很清楚，有時候又感很糢糊。

龐德坐在車上追憶以往，不知不覺中，已到了「海灣酒店」。司機在這間很有羅曼蒂克

的旅舘大門停下，龐德付了車資，下了車，侍者將皮箱提着，他在大門口停了一下，向四面看了一眼，這是在皇家港口，而且還是在斷崖突出的尖頂上，風景很幽美。

他的房間一廳一房，小巧而精緻，他洗了一個澡，便躺在床上睡着了。

這一覺醒來，已經是下午六點鐘了，當他睡醒過來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他茫茫然的躺着，開始用心去回憶：怎麼到這個陌生的房間裡躺着？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到來的？來做甚麼？

替他醫病的那位醫生曾經說過；他的記憶力，有時會發生遲鈍的現象，但，很快的就會好的。現在給龐德醫治的方面是電療，每一個月用電療廿四次，以使他恢復以往的記憶，並且還可以震去被蘇俄人在洗腦時種下的邪惡歪曲的思想。

龐德的腦子經電療後，日漸有起色，當他腦技能恢復正常時，醫生便向他解釋：蘇俄對他所採用卑鄙的技倆，以至說起他的局長曾經險遭他毒手的時候，他除了萬分慚愧之外，對於蘇俄的K·G·B痛恨到了萬分。

當龐德接受治療第六週，開始恢復昔日的程度，他迫切希望恢復他往日的工作崗位，去對付那殘害他腦部機能，用卑鄙陰謀的手段的蘇俄特務，痛痛快快的和他們敢一敢，來結算這筆血債。

他幾次要求出院，回到原來工作崗位上，但，沒有被批准出院，他繼續接受電療治療和增加體力的運動，同時還有手槍射擊練習。

有一天，參謀長來看他了，他和參謀長私交甚篤，在公事上亦很溶洽，這一天他快樂極了，和參謀長很愉快的度過這一天。

最後參謀長出示了情報局的命令和局長親筆所寫的祝賀他此行幸運的短箋，龐德激動的握着參謀長的手說：

「我終有出頭之日了。」

翌日龐德即行整裝到倫敦機場，開始他橫越大西洋的行程。

× × × ×

龐德由床上起來，又洗了一個澡，換了件襯衣，漫步走到旅舘的酒吧裡，要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一面喝着，一面向窗外瞭望着海景，夕陽西下的落日，天連水，水接天的奇景，海鳥成群結隊的飛翔着，構成一幅大自然的美景，使人如在圖畫中。

龐德喝完了酒，又要了一份飲料，淸了一下肚腸，心裡又惦念起公事來了，情人街三巷二號之一是一個甚麼地方？金槍人在那裡敢甚什麼？又怎樣向金槍人下手？尤其是最後的這個問題，他很費思考。

他自受命以來，就想到金槍人史卡拉是最著名的快槍手，若將這個淫惡萬端，無惡不做的殺人王給消滅掉，那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如果，無緣無故的向人家開黑槍射殺，這是龐德所不願意爲的事，如果將金槍激怒而拔槍射擊，那無異是自找送死，因爲金槍人是擧世無雙的快槍手，左思右想，龐德拿不定主意，祇有見機行事，走着瞧吧。

現在，龐德首先要做的事，是將自已掩護身份及有關的事和環境弄淸楚，政府頒發的那張護照，應該存在瑪麗處保管，進入這家旅舘登記，龐德就是馬可先生，馬可先生的身份是「南洋貿易有限公司」的職員，這個公司經營的業務很廣泛，而且到處都有分支機構，各式各種的工作人員都有，正好掩護廣泛種類的各種活動。

如果眞如拾穗日報上面推測的運氣，那種玩意是有點意思的，而龐德又眞在「情人街」遇到了金槍人，那眞是像買馬票而中了特奬。

落日如烽火燎原般的在西方燃燒着，如同被火熔化了的火海，映出滿天的雲霞，但短短一刻就淡淡的落入海中。

龐德回到房間，將應用的東西，從皮箱裡取出來，剛整理停當，房門發出「噠，噠。」的兩聲，龐德將房門拉開，看到瑪麗滿面笑容的站在門前，穿着一身桔紅連裙的長服，淡淡的化裝，她那一身衣服包得緊緊的，高胸豐臂，白裡透紅的臉蛋，放射出美麗的光彩。

一双光裸的玉臂伸過來，像柔蛇一般的將龐德的脖子給繞起來，四片嘴唇如磁石般的吸在一起，吻了不知有多久時間，龐德才能將她抱來，走進房門，用脚將門踢上，兩個人同時跌在柔軟的床上，到這時候，四片嘴唇仍沒有分開。

在床上緊緊的擁抱着，深深的親吻着，室內空氣靜極了，連彼此心跳的聲音都能聞到，時光一分一秒的度着，她倆把一切都忘的一乾二淨，好似跳進愛河裡的人，與這個塵世是隔離開的，他們不希望被人們發覺，他們也無心無閒去管別人的事。

他們眞希望兩個人成併爲一體，誰也不願意先離開對方的溫暖的嘴唇，終於她先發出一種喘息的聲音說：

「龐德，我也跟你見面了，是多麼難得的一件事喲！我眞是情不自禁了。」

龐德輕輕的把瑪麗下巴托起，讓她的臉微微的向上仰，龐德又慢慢的把臉伸過去，然後在那半開的嘴唇上吻了下去。

此刻月光從窗子外射進來，照在瑪麗的臉上，更反射出她面部坦率而渴求的表情，紅顏上一對碧眼，深深的流露出無限的情意。

這時龐德也被她那對多情的眼睛，挑逗的無法忍受，他的右手伸到瑪麗背後，將她上身的拉練給拉開了，頸上的衣領輕輕鬆開起，高聳的豐滿乳房，從緊緊的衣服裡擠出來。

他們在床上不知停留多久，當龐德從床上起來時，看到她那一身均勻的曲線的骨肉，長長的秀髮，放射着美麗的光彩，那豐滿的嘴唇，所展開那無垠的微笑，頭頸上一串項圈，發出閃閃的光芒，兩座玉峰，高高的聳立，圓潤而長的大腿和兩隻玉臂，如同大理石般的潔滑，使龐德又情不自禁的吻遍了她的全身。

洗完澡後，他倆一同到了餐廳，今晚不但龐德喝了許多杯興奮重逢的酒，瑪麗也喝了不少的甜酒。

飯後回到房間，龐德說：

「瑪麗！眞對不起，我現在變的眞有點不够靈活了，常有茫茫然的感覺。今天我會在這兒遇見妳，眞是我的大幸！妳先告訴我有什麼新聞？妳到這裡工作有多久了？羅斯到底現在在什麼地方？我請妳辦的那些瑣碎事，妳替我辦了沒有？」

瑪麗從手提皮裡，取出一隻厚厚的信封，交給龐德說：

「這是你要的牙買加錢幣，有五元的和一元的兩種，這該算我借給你的，還是列入公帳開支？」

「謝謝妳，算是妳借給我的，好嗎？」

「車子已經停在飯店的停車場上，你還記得史特威這個人嗎？這部車子就是他的，雖然

牌子老了，但開起來，還和飛燕一般的快，油箱裡已經灌滿了油，你要知道的西印度糖業公司最高負責人名子叫湯尼，這個人很不錯，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曾在海軍裡服務多年，現在他那裡經常發生的問題就是：蔗園被人放火焚燒事件。」

「有沒有發現什麼線索？」

「其中多半使用古巴產品鋁製炸彈，古巴的製糖，正是牙買加的主要敵手，因爲格羅里颱風的肆虐，以及暴風雨的打擊，古巴的甘蔗，今年最多收成也超不過三百萬噸，在收成的時間上，也要延遲很久，」她笑了笑：「這不是極密消息，祇要每天看報紙就知道的，這是卡斯楚想盡方法來破壞別人的甘蔗的生產，以保持他的糖在市場上的價格永久保持平穩。更使他與蘇聯交易時，用糖換取更多的武器。人家任爲這次颱風是上帝給他一種最厲害的懲罰，一連五晝夜的狂風暴雨，橫掃古巴全島，這種慘烈情形，也是在颱風史上僅見的一次，天主教徒們，認爲這是一種最不吉祥的兇兆，也暗示了卡斯楚的危運。」

「瑪麗，妳眞了不起，妳一定做了不少的自習功課。」龐德欽佩的說。

「這種資料，生活在這兒的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俯拾卽是，尤其咱們工作站上，搜集這類資料太多了，我想你一定喜歡知道有關這方面的消息，而我方才向你所說的，正是說明了爲什麼西印度糖業公司的蔗園被人焚燒掉。

「至於糖業在世界上的交易，正如一局奇妙的棋賽，大家都想盡了心思，在世界市場上競賽，來爭取自己的前途，美國希望世界市場上糖價慘跌，使古巴在經濟上受到打擊，然而，糖在世界上的消費却不斷的增加，因颱風的影響，使古巴糖的產量而減少了許多，古巴更努力破壞牙買加的糖產量，使糖在世界上供應量更減少，因而糖價會更提高，使巴古的收入而增加。」她停了一下，喝了一口飲料，接着又說：

「我們再談談糖業公司的最高主持人——湯尼，和我們的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密切，因爲彼此都非常友善，世界第二次大戰時，湯尼曾擔任海軍情報處的突擊隊的工作，因爲他對情報工作，也頗內行。至於我給你準備的那部車子，樣子是比較老些，但跑起來，不會使你失望的，在外貌看來，有點破破落落的，但這不會使人注目的。你需要的地圖，我已經替你放在汽車前面的什物箱子裡，你還需要些什麼？」

「謝謝妳，不要什麼了，但我需要知道妳的長官羅斯，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瑪麗的神色，不由的轉爲憂慮：「說老實話，我也不知道，他是上一個星期爲了某種任務，到千里達去的，據說是訪問一位叫史卡拉的人，這個人是當地的槍手或保鑣之類的人物，但，這個人的底細我不太清楚，但總部一定有理由讓羅斯跑一趟，照道理講，羅斯在兩天之前，就應該回來，但，到現在，仍是音訊渺無，」她憂愁的說：「我本該發出『紅色的警

號』但我確被吩咐再等一週後，若再不返回，再行發出。關於詳細的情形，沒有人和我談些有趣的事，我祇是做些單調的工作。」

「還有一個問題我要請教妳，就是這兒的情人街三巷二號之一到底是搞什麼玩意的？妳有沒有搞清楚它是個什麼地方？」龐德問。

瑪麗的臉兒，突然緋紅，「你還問呢！你叫我去查的眞是件好差使！我查過亞山大公司的地址，但是它不是個商業機構，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得不去特別支部去查問，你說？他們是個搞什麼玩意的地方？以後我可沒有臉再到那邊去了，天曉得，他們把我看做了什麼樣的人！那個地方，根本就是個……就是……」她扭一扭鼻子，「是個最著名的無法無天的地方。」

龐德看到瑪麗那種窘態，哈哈的大笑起來，他故意和她惡作劇的說：

「妳是說，那個地方，是一所妓院，對嗎？」

「龐德，看在上帝的份上，請你不要這樣粗俗好不好！」瑪麗被嘲弄的臉又開始紅了。

「好了，我們不再談這些乏味的事了。我們到外邊散散步好嗎？」龐德說。

一個幹情報員的人，無論到了什麼地方？和住在什麼地方？他都要把環境認清一下，以防萬一，龐德雖說是散步，實際上他要把這所旅館的地勢環境瞭解一下。

這一對情侶，依偎着很緊，情意纏綿的，在月光之下，環繞着這所旅館，來回的在徘徊着。

「瑪麗，你到這裡工作有多長時間了。」龐德心裡在想着和瑪麗分別的時光了。

「唉！自從你宣佈失踪之後，我就申請外調，到現在算起，將近兩年了。」

「妳爲什麽要離開〇〇組呢？」龐德很關心的問。

「不要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好嗎？唉！現在我們不又是相逢了嗎？當你被總局宣佈失踪的消息後，我感到心情不安極了，過了一個時期，你又被當局公佈了死亡的消息，我眞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絕不相信這是事實，雖然自已有信心，你終會有一天會回來的，但，當時我是食不甘味、寢不安蓆，感到人生乏味極了，我對工作也失去了興趣，一天到晚提不起精神來，」這時瑪麗面色在月光之下照耀着更加慘白，她又接着說：

「同事們，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看到我時，在他們的面孔上，都露出一種神秘的同情心，並且都避免和我談到你，也許這是我的多心？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們打聽你的消息。」瑪麗說到這裡，停了一下，似在回憶什麽：

「當然我很感到有寂寞和孤單之感，我在辦公室裡，經常看到你推門而入，將你的禮帽，由很遠的地方，拋向衣帽架，很巧的就拘掛在上面了，我高興的站起來迎接你，可是人和

禮帽都無形無踪了。」

瑪麗的語氣和聲調，露出無限的失望。龐德一隻胳臂緊緊的繞在瑪麗的腰間，靜靜的聽着瑪麗的傾述；

「我無心工作，終日有茫茫之感，有時我在辦公室裡煩悶極了，看到許多東西都不順眼，也看到許多東西，有所回憶，那時我自已也感到有喜怒無常之感。

「有一天，局長走到我的辦公桌前，吩咐我一公事，我竟有視無睹，有聽無聞，毫有任何反應，仍然呆坐在椅子上，局長說：『瑪麗小姐，你在幻想什麽？』我才如夢初醒，站了起來，局長笑了，我窘極了。

「由於這件事起，我感到我有換一換環境的必要，經我考慮的結果，我要離開局本部，請求外調，調的越遠越好，我在那時候，不希望見到局裡的任何一個熟面孔和總局的一草一木，因爲那時只要是你我熟習的都會給我一種感觸。我決定了後，呈上了報告。

「當報告到達局長面前時，局長用對話器叫我進到他的辦公廳裡去，局長先用眼看了我約有一分鐘，才開口問：『瑪麗小姐，爲什麽？』當時我被看的很不自在，局長又問我什麽理由？我毫不考慮的說：

「我希望到外邊去走走。」

『這是請求外調的眞實理由麼？』局長說這句話時，口氣雖然很和靄，但是，當時我很窘，我相信那時我的臉一定很紅，因爲我感到臉上很燒。我回答的很懇切：「是。」局長叫我去看參謀長。

「當我到了參謀長的辦公室裡，參謀長正是把一大堆公文批閱完畢在擦手的時候，好似心情很輕鬆的樣子，我把我的公文送到他的面前，他看了一下，笑了，『瑪麗小姐，妳在局裡工作的成績很好呀！妳告訴我，妳是怎樣想起來的？請求外調？我能給妳些什麼帮忙嗎？』

「謝謝參謀長，我請求你唯一給我帮助的一件事，就是派我到一個很安靜的地方去，無論是多麼遠，我都樂意去的。因爲我感到坐在這張辦公桌的時候太久了，我希望暫時換一換環境，到外邊去呼吸點清新的空氣。參謀長點了點頭，說好，妳留意國外組的通知好了。」

龐德靜靜的聽着瑪麗的陳述，內心裡感慨萬千，終於開口說話了。

「瑪麗，我使妳焦燥不安，眞抱歉極了，妳到這裡的以後還好嗎？」

「我剛到這裡時，在生活上雖然有些地方感到不便，但在環境和工作上都有新鮮之感，地方是陌生的，同仁們是生面孔的，但都有一種新奇之感，在精神方面好似好了一點。但是，在心理方面並沒有多大差別。」

「爲什麼？」龐德很嚴肅的問。

「自從你失踪以後，我雖然有生存的勇氣，但我失去了人生的樂趣，什麼事情都提不起興趣來。」

「現在呢？」龐德很風趣的問了這一句。

「耶穌又復活了，感激龐德我的上帝。」

他倆都笑了，都是從內心裡發出來的歡笑。

五　死神的口氣

京士頓是在牙買加的北部，是個富裕的優美地區，一百二十哩之外，在南部的薩方拉馬却是一個完全相反的地區，而其中的情人街更是名不符實的。簡單點說，這是經營妓館的區域。

三巷二號之一，是一座約有五十年的老屋子，下層是酒巴兼餐舘，龐德踏上前面的梯級，分開垂在門口的珠簾。他走到櫃枱前面，看着裏面放的東西——一碟看來很乾的羌餅，一堆包好的香蕉乾和一些糖虫。這時後面響了脚步聲，一個女人進來了。龐德來時已看見她正在店後那小小的花園裏看雜誌，當時就覺得她很美和打扮得頗齊整的。現在近看，她果然是很美的。她有一雙坦誠的棕色眼珠，眼角微微向上翹，頭上的頭髮像絲一樣。龐德相信，她是帶有一點中國血統的黑人。她穿一件很短的衣服，是耀目的粉紅色，與她那咖啡色帶奶色的皮膚很相配。她微笑，眼珠嫵媚地一轉。「你好。」

「妳好。給我一瓶紅牌啤酒好嗎？」

「好的，」她繞到櫃枱後面，彎身開冰箱門時，讓他看到了領口內兩隻頗為美好的乳房。她用單膝把冰箱的門推上了，然後很技巧地開了瓶蓋，把瓶放在櫃枱上一隻乾淨的杯子旁

邊。「一個半先令。」

龐德付了錢，她把錢放入收銀機，扭動，發出了「鏗」的一聲。龐德拉了一張櫈子到櫃枱面前坐下。她把手臂擱在櫃枱上，看着他。「你是路過嗎？」

「也不算。我從昨天的『拾穗』報上看見這屋子是出售的，所以來看看。屋子還不錯，也够大，是你的嗎？」

她笑起來。一笑龐德便覺得可惜，因為她人很美，牙齒却不然，那兩排牙齒由於咬甘蔗太多而變得很尖了。「如果是就好了，我就是——唔——可以說是經理。我們兼營餐廳，也許你會聽說我們還有別的生意吧？」

龐德表示不明白。「是哪一種生意？」

「女人。樓上有六間睡房，很乾淨的。每次祇收費一英鎊。現在就有涉拉在上面。要見她嗎？」

「今天不了，謝謝你；天氣太熱。你們祇有一個女人嗎？」

「還有蓮黛姑娘，但目前她有客。她很高大，如果你喜歡高大女人的話，半個鐘頭內她便有空了，」她瞥一眼身後墻上的一隻鐘，「大約六點鐘吧，那時會凉快些。」

「我喜歡你這一型的女人。你叫什麼名字？」

她吃吃笑。「我祇爲愛情而做的，我早告訴你我是這裏的經理。他們稱我爲蒂芬。」

「這名字很不錯。我叫馬可。」

她開玩笑地說：「馬可是聖經的作者，你是聖人嗎？」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說我的。我來牙買加是替法郎姆公司做一件生意，我喜歡這個島，所以想租個地方住下來，但要比這裏更近海邊才合理想的。我還要再找找。你們有過夜房出租嗎？」

她想一想。「也可以租給你的，但你也許會覺得太吵鬧一點，因爲有時會有醉酒的客人，」他俯前身體，壓低聲音：「但是我却不贊成你租這地方，因爲屋頂的瓦壞透了，要修好的話怕要化你五百到一千元。」

接着她又解釋，這地方之所以要出售，是因爲主人白朗的太太進了天主教，覺得開妓院是很罪惡的，又覺得與其關門，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經營好的。

說着，她忽然看看鐘；五點三刻。「唉，你引我講個不停，我竟忘記了竹和梅。現在是他們晚飯的時間，」她走到窗前，把窗簾拉起。立刻，園中樹上兩隻大烏鴉飛進來，在室內繞了一周，便落在很靠近龐德的櫃枱上。牠們走來走去，用金色的眼珠毫不畏懼地打量着龐德，又尖聲叫起來。

蒂芬從手袋取出兩隻角子，放入收銀機，買了兩隻羌餅，拆成小塊小塊的，餵給兩隻鳥吃。牠們也飢餓地接着，把小塊放在櫃枱上，用爪壓着，撕成更小塊而吞下。吃完了之後，牠們意猶未盡地還看着玻璃櫃內的餅。

龐德掏出兩便士遞過去。「很可愛的。讓牠們再吃一頓吧。」

蒂芬把錢放入了收銀機，又取出兩塊餅。「聽着，竹和梅，這位先生對蒂芬好，現在又對你們好，所以這次別啄痛我的手指，不然他以後也許不會來了。」

餅餵了一半時，她忽然側起一隻耳朵。頭上傳來地板被踏的吱吱聲，接着脚步聲慢慢地從樓梯下來。忽然，蒂芬的臉緊張地沉下了。她對龐德低聲說：「那就是光顧蓮黛的人，是個大人物。他是這裏的老顧客，但他不喜歡我，因爲我不肯接他，所以他對我講話很無禮。他也不喜歡竹和梅，因爲他認爲牠們太吵了。」她要把兩隻鳥趕出窗外，但牠們的餅祇吃了一半，所以祇飛起空中一下，又落回原處，蒂芬懇求地對龐德說：「做做好事，不論他說什麼？都別動氣。他喜歡弄人生氣的，然後……」她忽然改變話題，「要再來一瓶紅牌嗎？」

餐室後面一度珠簾給沙沙地分開了。

龐德本來是右手托着下頷而坐的，他現在把手放在櫃枱上，靠後身子。他的外衣下面，左腰的皮帶上是佩了一把華爾達PPK手槍的，現在他的右手的手指便微微捲曲，以便隨時

能以快速手法伸進衣內把這槍拔出來。他把左脚在地面上踏穩，他說：「就再來一瓶吧。」他用左手解開外衣的鈕子，然後用同一隻手取出手帕抹臉。「六點鐘以前總是特別熱的，熱得像死神的口氣！」

「朋友，死神就在這裏。你要嗅嗅它的口氣嗎？」

龐德慢慢轉過頭來。暮色已爬進了店內，所以他祇能看到一個高高的影子。那人是携着一隻衣箱的。他把箱子在地上放下，走上前來。他一定是穿着膠底鞋子的，因爲他的脚踏在地板上沒有聲音。蒂芬彎身開了一個開關，於是四面墻上有十多隻暗淡的燈泡亮了。

龐德鎮定地說：「你嚇了我一跳呢！」

那人就是金槍人史卡拉。

史卡拉走上前來，靠在櫃枱上，龐德在紀錄上看到的對史卡拉形貌的描述是正確的，但是沒有提起這人那種貓看老鼠般的神氣，極寬的肩和極細的腰，以及那極高傲而極冷酷的眼睛。他身穿一套剪裁得很好的暗色單襟西服，一雙棕白兩色的鞋子。他沒有打領帶，祇是結一條白絲的領巾，用一隻金扣扣住，而這隻扣子是打造成一把小小的手槍的模樣的。這打扮本來有點怪相，但因爲他的身裁够魁梧，所以看上去倒不大碍眼了。

他說：「我有時候敎人跳跳舞，然後才把他們的脚打掉的。」他講的是美國話，一點沒

有外國口音。

龐德說：「講得眞可怕。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上一次是爲了五千元。似乎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呢。她沒有告訴你嗎？」

龐德瞥一眼蒂芬。她一動不動地站着，手垂在身體的兩旁，面色發白。

龐德說：「爲什麼她要告訴我？爲什麼我要知道？」

忽然金光一閃，那把金槍已現在史卡拉手中，槍咀那小小的黑洞正對着龐德的肚臍。「因爲這個。你在這裏幹什麼？陌生人？在這裏找到一個城裏人，不特別一點嗎？你不會是警探或者他們的朋友吧？」

「投降！」龐德諷刺地舉手表示投降，又放下了，轉問蒂芬，「這人是誰？是牙買加的天王嗎？抑或是馬戲團的小丑？問他要喝什麼吧？他表演得眞不錯！」龐德知道這話是差點使史卡拉扳動槍機的了，因爲他這正擊傷了一個槍手的自尊心……他不由得想像自己中槍後在地板上輾轉着，而右手已無拔槍之力的情景。蒂芬的美麗的臉已不再美麗了，他沉着臉容，看着龐德。她的嘴巴張開，但沒有發出聲音來。她是喜歡他的，而正在可惜他替自己召來了死神。那兩隻烏鴉竹和梅似乎也感覺到那緊張的氣氛，於是哇哇叫兩聲，便向窗口飛去。

金槍的响聲震耳欲聾，在紫色的黃昏天空背景上，龐德看見兩隻鳥被炸開了，散落的羽

毛和粉紅色的鳥肉在空中飛散。

接着是同樣一陣震耳的寂靜。龐德沒有動，他仍坐在原位，等待着緊張的氣氛鬆弛下來。但氣氛並沒有鬆弛。蒂芬發出一聲半咒駡半呼叫，抓起龐德放在櫃枱上的那瓶啤酒，胡亂地一丟。瓶子在店後嘩啦地破了，蒂芬在櫃枱後面跪倒，竭斯底里地抽泣起來。

龐德喝完杯中的啤酒，慢慢地站起來。他走向史卡拉，正要經過史卡拉身邊時，史卡拉懶洋洋地伸出左手，執住他的手臂，右手把槍咀拿到鼻子下嗅嗅，那棕色的眼中有一種深奥的表情。他說：「朋友，死神的口氣嗅來是很特別的，要試試嗎？」他遞出那金光閃閃的槍。

龐德一動不動地站着，說：「禮貌點，拿開你的手。」

史卡拉微感詫異地揚起眉毛，似乎現在才是第一次看龐德。他放了手。

龐德繞到了櫃枱後面，當他又到了史卡拉的面前時，他發覺史卡拉現在正好奇地看着他了。龐德停住，那女人哭得很凄涼。

龐德看着史卡拉的眼睛，說：「死神的氣味我嗅過了，是一九四五年在柏林。」他那不友善地微笑，「不過你那時大概還年輕，未曾領略。」

龐德在蒂芬旁邊跪下，在她的右頰上摑了兩掌，然後又摑左頰。她的淚眼恢復了靈活。

她用手捧着臉，詫異地看着龐德。龐德站了起來。他拿了一塊布，在水龍頭那裏泡濕了，然後扶着她，用布輕輕地拭她的臉。接着他扶她起身，拿了她的手袋遞給她。他說：「來呀，蒂芬，打扮一下你漂亮的臉吧。生意一會兒就要旺盛了，女主人可不能太難看的。」

蒂芬接了手袋，打開了。她向龐德身後望去，自開槍之後第一次再看史卡拉。美麗的嘴唇猙獰地翻起，她狠狠地，低聲地對龐德說：「我一定要收拾他！我認識一個老婆婆懂巫術，我明天就去找她。他會死得莫明其妙的。」她取出一面小鏡子，動手在臉上補上脂粉。龐德伸手進後袋取出五張一鎊面額的鈔票，塞進她的手袋裏。

「忘掉這事吧，這够你買隻鳥籠裝隻黃鶯了。而且，你祇要擺出一些食物，又會有烏鴉來的。」他拍拍她的肩，走開了，到了史卡拉面前時，他停下來，說：「這把戲在馬戲團裏是好的，但對女人是太粗一點了。給她些錢吧。」

史卡拉用嘴角說：「滾開！」又懷疑地說：「爲什麽老是提起馬戲團？朋友，你站着不要動，回答我幾個問題。譬如我剛才所問的：你是不是警方來的人？你到有陣警探的氣味。如果不是的話，你又是在這裏幹什麽？」

龐德說：「沒有人能命令我做什麽事的，祇有我命令別人。」他走到店面中央，在一張桌子旁坐下，說：「過來坐下，別向我諸多壓迫吧。我這個人不是可欺的。」

史卡拉聳聳肩。他兩步走過來，拿起其中一張鐵椅，把它轉過來跨在上面，使椅背在身前，左手放在椅背，右手則擱在大腿上，離開那揷在褲頭的金槍的象牙槍柄祇有幾吋。龐德認得這是一流槍手的作風，因爲那鐵椅背可以掩護要害部份。這人果然是槍法好又够小心的。

龐德雙手都擱在桌上，和氣地說：「不，我不是警方人員。我的名字叫馬可，我是在一家世界公司工作的，我最近來法郎姆的威斯哥糖場做一件工作，這地方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的。你在那裏幹什麼？」

「別那麼快，我的朋友。先告訴我你是誰？以及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史卡拉，工會交際組的。聽過我的名字嗎？」

龐德皺眉。「似乎沒有，應該聽過嗎？」

「好些沒有聽過我名子的人都死了。」

「有很多沒有聽過我的名字的人也死了的，」龐德說，「我希望你講話別那麼囂張。譬如，中國大陸就有七億人沒有聽說過你的名字的。你眞是個井底之蛙。」

史卡拉沒有動氣，他說：「嘛，也許你可以說卡勒比海區是細小如井吧，但祇對於一個人却不算小了。他們在這一區內稱我爲『金槍人』的。」

「你這金槍用以解決勞工糾紛倒很方便。我們法郎姆那邊用得着你的。」

「那邊有糾紛嗎？」史卡拉的樣子是一點不感興趣。

「蔗田失火的事太多了。」

「你就是管這個的？」

「可以說是的。我們公司也兼辦保險賠償調查的。」

「唔，保險公司的偵探，你這種人我也碰過好幾個的，怪不得我能從你身上嗅出偵探味兒來，」史卡拉顯得很滿意的，「可有成績嗎？」

「捉了幾個放火的工人。我是想把他們全殺掉的，但他們有工會包庇。所以不久，又會開始失火的，所以我們在那裏用得着一個糾察。我相信你也幹這種工作的吧？」

史卡拉又不作正面答覆，祇問：「你帶槍的嗎？」

「當然，沒有槍怎能去跟那些混蛋周旋？」

「那一種槍？」

「華爾達ＰＰＫ七，六五米厘口徑。」

「這果然是隻好槍，」史卡拉轉向櫃枱，「喂，來兩瓶啤酒，如果你沒有停業的話。」

他又轉回頭看着龐德：「你下一件工作是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我得問問倫敦，這附近還有沒有事要做的。但我並不匆忙，我是自由身，我們替他們工作是論件計酬的。爲什麼問呢？有什麼提議嗎？」

史卡拉沒有响，看着蒂芬從櫃枱後出來。她把酒放在桌上，沒有看史卡拉。史卡拉哈哈笑起來，伸手進入衣袋取出一隻鱷魚皮錢包。他取出一張一百美元鈔票丟在桌上。「別記恨了，甜姐兒。如果你不是老不肯分開大腿，我會歡喜你的。拿這個再去買些鳥吧。我喜歡身邊有微笑的人。」

蒂芬拿起鈔票。她說：「多謝，朋友。如果你知道我打算拿你的錢去怎麼用，你會感到意外極的！」他再恨恨地瞪了他一眼，轉身走了。

史卡拉聳聳肩。他伸手拿了一瓶酒和一隻杯子，兩個人都斟酒喝起來。史卡拉取出一隻名貴的香烟匣，拿了一根雪茄，用火柴點上了。他讓烟在唇間溜出，又用鼻孔吸入。他把一口烟這樣做了幾次，直至烟散了。這一直的他都在凝視着龐德，似乎在考慮着什麼？他終於說：「想賺一千美元嗎？」

「可以的。」龐德說。

史卡拉默默地吸了一陣烟，眼光一直沒有離開龐德身上。後來他說：「我有一個問題。我在這裏有一塊地皮，有些股東投資了我的發展計劃。就是在血灣的，知道這地方嗎？」

「在地圖上見過的。差一點就到青島港，對不對？」

「對的，我找他們投資了些錢，便興建酒店。第一層建好了，大廳和餐室等也已完工。這時旅遊事業忽然一蹶不振，因爲古巴政變，卡斯特羅上場，美國人認爲這裏接近古巴，太危險，不來了。美國人不來，就等於沒有遊客，於是銀行收縮信用，現款短缺了，明白嗎？」

「於是工程僵住了？」

「對了。於是我在幾天之前來了，住在這酒店——就是雷鳥酒店。我已通知了六位股東來這裏開會議。我想讓他們玩得痛快些，所以我從京士頓請來了一隊很好的樂隊，也有很多跳舞的。我們有游泳池，那裏還有一條小規模的鐵路，本來是用以運甘蔗，直通到青島港的，我有艘四十呎的遊艇在港內，我還打算載他們由這鐵路去遊艇上作一次深海釣魚。讓他們玩得快快樂樂的，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使他們熱心於加股嗎？」

史卡拉怒惱地皺眉。「我給你一千元不是叫你猜或叫你去胡思亂想的。」

「那麼是要我幹什麼呢？」

史卡拉又那麼把烟吞吐了一回。他的眉終於不皺了，他說：「這些人都是老粗，我們雖

是股東，却不一定是朋友，明白嗎？我也許會和他們分開個別舉行會議，以使他們不會團結。這時也許餘下的人會硬要來參加或者偷聽之類，所以我用得着你了。你可以替我查查房中有沒有暗藏麥克風，又在門口守着等等，明白嗎？」

龐德笑起來。他說：「你是想聘我作你的私人保鑣，是嗎？」

史卡拉又皺眉了。「這有甚麼好笑的？這錢難道不好賺嗎？在雷鳥那樣豪華的酒店住三四天，事後還可拿走一千元，這有什麼不對？」史卡拉在桌底捺熄了雪茄，一陣火星掉在地上。

龐德搔着頭考慮起來。他知道這事一定另有內情的，他也知道史卡拉會聘用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作保鑣，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祇有一點說得通的就是：史卡拉不想聘本地人，以防是警方的線人。但另一方面，這也是龐德滲入史卡拉內部的一個好機會。但，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呢？就是陷阱，他也要踏進去的了，因爲難得有這樣好的機會。

龐德點上一根香烟。他說：「我笑的祇是，你這樣好槍法的人也要用保鑣。但我很感興趣的。什麼時候開始呢？我有車子在路口的。」

史卡拉翻出手腕，看了看一隻極薄的金錶。他說：「六點三十二分。我的車子該在外面了。」他站起來，「我們走吧。但別忘記一件事——我是很容易生氣的，知道嗎？」

「看你對那兩隻無辜的鳥兒就知道，」龐德說着站起來，「不過我們也沒有理由生氣的。」

「那麼好吧。」史卡拉說着過去拿起那隻新而廉價的箱子，走向門口，推開珠簾出去了。」

龐德迅速走到櫃枱。「再見，蒂芬。希望我有機會再來。如果有人找我，就說我在血灣的雷鳥酒店。」

蒂芬伸出一隻手，畏縮地拉拉他的衣袖。「你要小心，馬可先生。那酒店全是用黑社會的錢辦的，千萬小心。」她向門口一扭頭。「這是世界上最壞的人，」她把頭伸前，低聲說，「那箱子裏有價值一千鎊的毒品。今天早上一個人拿來的，我嗅過。」她趕快又把頭縮回去。

龐德說：「謝謝你，蒂芬。去見巫婆，咒死他吧。希望我以後有機會告訴你爲什麼？再見！」

他迅速出了門口，街上又有一部紅色的雷鳥開蓬車等着。司機是個牙買加土人，穿得很整齊，還戴了帽。天線上一面小紅旗上寫着「雷鳥酒店」的金字。史卡拉坐在司機身邊，不耐煩地說：「到後座去吧，載你到你的車子處，然後開了車子跟着來。」

龐德上了車子，坐在史卡拉後面，好不好效法蓋世太保及KGB的手段，就在背後把史卡拉槍殺。但是他沒有動手，一方面因爲這一來他要把黑人司機也殺掉，二來，他好奇心很重，要知道史卡拉和黑社會人物們的會議，究竟是怎麼回事？史卡拉不是窮鬼，如果單爲了投資，他該不會那麼賣力的。

當車子離開情人街馳向海邊時，龐德知道他此擧不但是違背了局長的命令（有機會殺死史卡拉而不殺），而且他還是個大傻瓜！

六　雷島酒店

車子通過蔗田行了好久，已接近雷島酒店了。

作爲情報員，第一個要遵守的規條就是準確地認識周圍的地理環境，當地的逃路及與外界聯絡的方法。現在，龐德很不安地想到，他在過去一小時內，是一直駛進一個他不熟習地形的地方，而他最接近的聯絡人，是三十哩外一家妓館中的一個女人。

這是一個使他愈來愈不放心的情形了。

半哩的前面，一定有人看見史卡拉在前面領先的雷島車子了，因爲前面的樹林後忽然燈光大亮。車子再轉了個灣，就看見了酒店。酒店未完工的部份都不亮燈，而且有黑夜掩護，所以它現在看起來是很豪華氣派的。酒店的前門，有一座極大的粉紅色及白色柱子的陽台，使它的外表看來十分貴族化。車子進入了園門口時，龐德又透過窗口看見裏面亮着琉璃大吊燈，而地面是黑白大理石的。侍役領班帶着他的黑人手下們匆匆走下樓梯，向史卡拉奉承一番之後，便接過他和龐德的行李，簇擁着他們到櫃枱處，龐德用馬可的名字登記了，又寫下了倫敦的南洋公司作通訊地址。

史卡拉和一個似乎是經理的年輕美國人談了一陣子後，便轉對龐德：「你是住西翼的廿

四號房，我就在對面的二十五號。你要的東西都可以打電話叫。明早十點再見吧。人們大概中午就會從京士頓到達的。行了嗎？」

龐德說行了，便跟隨侍役到了他的房間。龐德的房間是在走廊左面，差不多是走廊末端了，而史卡拉所住的二十五號房則是在對面。侍者替龐德打開了廿四號房門，冷氣從裏面冲出。那是一間很現代化設備的房間，顏色調子是灰和白。侍者出去後，龐德便把冷氣機關掉了，然後拉開窗簾，開了那兩隻大窗子，把眞正的空氣放進來。外面雖然看不見海，但聽到海水在附近一處沙灘上低吟的聲音。右面是植了棕樹的平滑草皮地，左面則可以看見通入酒店的小路的一角。龐德聽見他的車子給發動了，大概是開到停車場去。他也相信停車場大概是在酒店的後面，以免有碍觀瞻的。他又轉身，細細視察他自己的房間。

唯一可疑的東西是兩床之間的墻上一幅大掛畫及電話。那畫畫的是牙買加的市場，作者是本地人。龐德把畫拿下來，但後面的墻壁沒有可疑之處。他取出小刀，小心地把電話倒放在床上，使聽筒一直沒有移動位置，然後小心地旋回了底片，把電話輕輕放回床頭几上。這東西他認識的。一定是原子粒收音器，可收到房中每一角落的普通談話聲音，而酒店中某一個地方有錄音機錄下來。

龐德解開了他的簡單行李，把衣物放好，便打電話叫了一瓶威士忌加冰，又吩咐明早九

時送早餐來。然後他脫下身上的衣服，把槍連槍袋放到枕頭下面，洗了個冷熱水澡出來時，酒已來了。龐德在床上躺下，呷着酒，拿起一本書看着，思索起來。

史卡拉現正在幹着什麼呢？計劃明日的事情嗎？龐德知道那些股東一定是黑社會人物，在古巴政變後帶了血腥錢逃出，到美國米亞米去，而把錢在各方面投資的。史卡拉自己又是代表那一個財團的呢？至於史卡拉本身，他殺烏鴉那兩槍是極好的。龐德怎能敵他呢？龐德忽然心血來潮，在枕下取出他的華爾達手槍，退出了彈夾，練習快手拔槍，瞄向室中的各件物件。他發覺他總是瞄高了一吋左右，但這是因爲槍中沒有子彈而輕一點之故。他把彈夾納回再試試，果然剛好。他把槍放回枕下，又喝酒看書起來。

在睡覺之前，他在房門前面斜靠一張椅子，椅上放兩隻玻璃水杯。這設備對敵人當然起不了什麼阻擋作用，但是起碼能及時吵醒他的。

凌晨二時，一個噩夢使他滿身大汗醒過來了。

在夢中，他正在守衛一座堡壘。也有人和他一起守衛的，但這些人却是游手好閒，龐德大聲叫他們合力抵抗，他們却似乎沒有聽見。在堡壘外面的平地上，史卡拉就倒着那張鐵椅坐着，旁邊是一座金色的巨炮。他不時用那細長的雪茄去燃點藥引孔，而每一次炮口總爆出大陣無聲的火花，於是似一隻足球大的黑色炮彈便高高地射上天空，落進堡內。龐德的唯一

武器是一隻弓箭，可是這隻弓箭他也射不出去，因為他每一次扳弓，箭就離開他的手指跌到地上。他咒罵自己的笨手笨脚。現在，隨時都會有一隻炮彈飛來，擊中所站的地方和在外面的平地上，史卡拉又去點燃大炮了。黑色的炮彈飛着，直向龐德飛來！炮彈跌在龐德的跟前，慢慢地向他滾來，愈滾就愈大，而炮彈上冒出的一條藥引愈燒愈短，噴着黑煙和火星。龐德伸起一條手臂去擋，手臂撞着床頭几，他便醒了。

龐德下了床，洗了個冷水澡，又喝了杯水。當他回到床上時，他已忘記了那噩夢，立刻入睡，安祥地睡到早上七點半。這時他便換上了泳褲，下到海灘去游一個泳，回到房間吃了一頓早餐，然後到酒店周圍散步一番，察看那些未築好的部份，同時注意一下形勢。

回到酒店時，史卡拉正在與經理談話。當他聽見龐德踏在大理石地上的脚步聲時，他轉過頭來，對龐德點一點。他對經理說：「那麼就這樣吧。」又對龐德說：「來，我們去參觀一下會議室。」

龐德跟隨他進入餐廳的門，又通過另兩度門，轉右。裏面的房間，似乎將來是用以賭紙牌的，現在則裏面沒有甚麼，衹在中央有一張圓桌，地上舖了橘紅的地毡，還有七張白皮的靠椅，面前有記事簿和鉛筆。面對門口的椅子大概就是史卡拉所坐的，前面有一隻白色的電話。龐德繞室走了一周，檢驗那些窗子和窗簾，又瞥一眼墻壁上的暗燈。他說：「那些暗燈

可以裝麥克風的，電話也可以。要我驗察一下嗎？」

史卡拉冷冷地看着龐德。「用不着，裏面的確已裝了麥克風，是我裝的。我總要把會議上所談的錄下音來的。」

龐德說：「那麼好吧。你想我守在哪裏？」

「在這門口外面，坐着看看雜誌之類東西。今天下午四點鐘就舉行一次大會。明天會有些較小的會議，也許衹有我和一兩個股東。在我會議時不能容人闖入，明白嗎？」

「明白了。」

× × × ×

不久，六個股東相繼來了，他們的名單史卡拉已給了龐德，也形容了他們的樣子，所以龐德就站在註冊桌附近認人。這些人原來全是來自美國的黑社會頭目，衹有一個韓特力先生例外。史卡拉會說他是荷蘭人，代表歐洲的財團，但龐德對這人的身份有點懷疑。五個客人都稱史卡拉為史先生或「金槍」，衹有韓特力對史卡拉却並無稱呼。

龐德一面留心着他們的樣子，一面記下他們的特徵，當他們進入了會客廳之後，龐德便取出名單，在每一個名字後面加上特徵：

贊基拉：原籍意大利，兇相，長扁着嘴唇。

羅可夫：頸粗，頭全禿，猶太籍。
比尼安：兜風耳，左頰有疤，微跛。
卡芬高：最狠的一個，壞牙，左腋下藏槍。
白拉地：娛樂界典型，常假笑側頭，戴有鑽戒。
祇有韓特力他不用寫，因爲印象很深。他的打扮很古老，龐德總覺得這人會與蘇聯有關係。

史卡拉走過來。「你在寫甚麼？」

「祇是記下他們的特徵。」

「給我。」史卡拉伸出一隻手。

龐德把名單交給他。

史卡拉把名單覽閱了一遍，遞回了，說：「很好，十二點左右在酒巴再見你吧。我會介紹你爲我的私人助手。」

「那很好。」

史卡拉走開了。龐德尋思起來。他想，現在他是必須查出史卡拉開的究竟是甚麼會議及意圖在加勒比海區域進行一些甚麼大勾當了？很可能，這是比殺死史卡拉更重要的事。是韓

特力增加他的疑心的，韓特力的一擧一動都帶有蘇聯的味兒。

回到房裏，龐德知道他的房間是在他出去之時被搜過了，而且搜的人是個專家。剃鬚刀的柄向來是個間諜用具的好藏處，如密碼，微細工具，氰化物藥丸等。今早，龐德曾在刀柄的螺絲上刻了一條小紋，與柄上廠家名字中的Z是平行的，而現在已稍爲歪了一點。還有其他的東西——如手巾故意摺歪，箱子與衣櫃所成的角度，上衣的裏袋故意抽出一半，甚至那管牙膏上的一定的凹處——都有點不同了。是的，在九點至十點之間，龐德的房間是被一個熟手的人搜過的，不過好在他早已經精密的準備過才來這裏的，所以沒有甚麼能表示他是來自英國的情報員。

他微笑了。如果有機會，他也想進史卡拉房中這樣搜一搜的，可惜這酒店裏全是史卡拉的耳目，他辦不到的。

七　臥虎藏龍

中午的時候，大家一起午飯，飯前先在酒巴喝酒，史卡拉把龐德介紹給大家。從談吐間，龐德注意到那五個人果然是普通黑社會頭目，祇有韓特力愈來愈可疑，因爲他每對史卡拉說話，總帶有一種權威的態度，似乎他是史卡拉的主人似的。

午飯後，大家解散了，各自回房，龐德走到酒店的後面，找了沙灘上一塊陰涼的樹下，脫下外衣，解了領帶，坐下來，享受清涼的海風。這要比房間的人工冷氣不知舒服多少倍。不久，他閉上眼睛，想起瑪麗來。現在，她大概已在她的郊外別墅中午睡了。在龐德的幻想中，她會是躺在蚊帳下的床上，而由於天氣熱，她身上會甚麼也不穿，從蚊帳外可看見一具象牙色帶金的軀體。龐德知道她的上唇和兩乳之間會有小粒的汗珠，那金色頭髮的邊緣會是濕的，而龐德脫下了所有的衣服，掀開蚊帳；他不想在伏在她大腿間之前吵醒她，但她轉身了，在夢中伸出兩臂說：「龐德……」

龐德從這個桃色的夢中一驚而醒，知道自己實在是仍然離開瑪麗一百二十哩之遙的。他連忙看看錶，三點半了。他回到房間，帶了兩塊從沙灘拿的樹皮。這兩塊樹皮是扁三角形的，塞在門下可以使人從外面開不了門。他洗了個冷水澡，又離開房間，走到客堂。

那年輕的美國籍經理從桌子後面走出來。「馬可先生。」

「嗯。」

「你似乎並未認識我的助手杜拉維先生。」

「是的，我並未認識他。」

「那麼請你進我寫字間來一趟，跟他握握手好嗎？」

「遲一點吧。我們幾分鐘內就要開會議。」

經理再上前一步，低聲說：「他却想和你見面呢，呃——龐德先生！」

龐德全身的血一冷。這裏竟有人知道我是龐德！

他戒備地隨那人繞到桌子後面，那人開了一扇門，龐德跟進去了，那人又把門關上。一個高而臞瘦的人正站在文件櫃的前面，現在轉身。他有一張德州人的臉，他的右手已經沒有了，代之者是一隻閃閃發光的鋼鉤。龐德停步了，但他的臉裂成一個非常喜悅的微笑。他說：「媽的，你這混蛋！你在這裏幹甚麼？」龐德走上前去，友愛地在那人的肩上一搥。

那人微笑，仍是龐德記憶中那麼一個美國化的微笑，祇是臉上的皺紋似乎添了一點了。這位所謂「杜拉維」先生就是的老友黎德，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員，過去和龐德在多少探案中合作過。

「我的身份嘛？」黎德說，「我就是摩根信託公司應雷鳥酒店之聘而來做帳的會計師。馬可先生，希望你並沒有瞞稅的行爲。」

經過一番解釋之後，龐德才知道原來那經理史丹利・鍾斯，其實乃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情報員尼高遜，他主要是爲了韓特力而滲入這裏的。原來韓特力一如龐德所料，果眞是蘇聯間諜組織KGB的高級人員，是主管蘇聯在加勒比海區的間諜工作者。其他的五人都是美國的著名黑社會，黎德的責任是要擊破他們成立的這個組織，以及查出他們究竟是在此幹些甚麼？這本來是聯邦調查局的事，但由於其中的贊基拉是美國最有勢力的黑手黨大頭目，而最近發現黑手黨與蘇聯的KGB打上了交道，中央情報局急起來了，要不惜一切代價破壞他們的關係，甚至暗殺也在所不惜！尼高遜還是電學專家，已經設法在史卡拉的錄音機上搭了線，會議中的對白，都由他在密室中用總錄音機錄下了。

龐德發現了兩個同志，眞是舒服得如沐春風。黎德是和他合作過好多次的，雖然右手祇有鋼鈎，但左手卻槍法如神，而且必要時那鋼鈎也是很好的武器。

八　龍虎大會

六個人魚貫進入會議室前的房間，史卡拉在門口看看錶，對龐德說：「好了，朋友，把這門閂上就行。甚麼人也不要讓他進來，即使酒店失火也不管的。」他轉向室內的侍者說：「滾吧，遲些會叫你的。」他對房裏說：「好了，我們來吧。」他領先進入會議室，六個人跟進去了。龐德站在門口，注意了他們就座的次序。他關了房門，迅速上了閂，又關上了另一扇從外間通入的門。現在，他是處身於會議室及酒店客堂之間的飲酒房中了。他走過去酒櫃，拿起了一隻香檳的杯子，拉了一張椅子，坐在會議室門的前面。他把杯口盡可能放近門縫，而手持杯脚，左耳貼在杯底上。這樣，杯子便有了擴聲作用，於是剛才室內很含糊的語聲現在淸晰可聞了。他聽見韓特力正在說：「……因此，我現在就報告我在歐洲的上級……」他的語聲忽停，龐德聽到另一種聲音，是一張椅子的吱一聲。他閃電般把自己的椅子在地毡上無聲地推後幾呎，打開膝上放的一本旅遊手册，把杯子舉到唇邊。門霍地開了，史卡拉站在門口，旋動着門上的門匙。他看了看龐德，看不出甚麼可疑的，便說：「沒有事，祇是查查吧了。」說着一脚把門踢上。

龐德用鑰匙把門鎖上了，又佔回剛才的位置。韓特力說：「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告訴

我們的主席。這消息的來源是很可靠的。就是：有一個叫龐德的人正在本區找尋你。這人是英國情報部派來的。我對這人的形貌不詳，但似乎我的上級對他估價很高。史卡拉先生，你有聽見過這人嗎？」

史卡拉不屑地哼一聲。「沒有！我才不怕他。他們的著名情報員常給我吞下肚的。才十天之前我便解決了一個他們派來找我的人。這人叫羅斯。他的屍體現在正在千里達賴屁爾一座瀝青湖中慢慢沉下去，千里達瀝青公司有一天會出產一桶帶人骨的瀝青的。下一個問題呢，韓特力先生？」

「就是我想知道我們的組織在破壞蔗田方面採取甚麼政策？六個月前，當我們在古巴夏灣拿會議時，你們多數贊成而祇有我一人反對，結果決定了幫助卡斯特羅在牙買加及千里達方面的蔗田放火，使蔗糖失收，因而提高古巴方面的糖價，以彌補受古巴蔗糖風災所襲，因而欠收的損失。而卡斯特羅給你們的報酬則是若干走私上的方便。自那次之後，千里達和牙買加的蔗田就常常失火，此外，我的上級又聽聞了好幾個我們組中的人，例如：」翻動文件的沙沙聲，「除了我們的主席之外，還有贊基拉，羅可夫及比尼安都大量購入蔗糖，以備將來圖利之用……」

桌子周圍起了一陣怒惱的呢喃聲。「為甚麼我們不能……？」「為甚麼他們不能……？

」贊基拉的聲音提高發音：「媽的，誰說我們不應該賺錢的？我們這個組織的宗旨不也是賺錢嗎？我再問你一次，韓特力先生，正如我六個月前所問的，你的所謂『上級』究竟是誰呢？他們為甚麼這樣不贊成糖價上漲呢？照我看這一定是蘇聯了。因為蘇聯經常把貨物輸入古巴，包括最近那批要射向我的國家的飛彈，以換取蔗糖。蘇聯人交易一向是很刻薄的，即使和『友邦』交易他們也想以盡量少的貨物換得盡量多的蔗糖。是嗎？韓特力先生，你的上級會不會正是赫魯曉夫？」

史卡拉的聲音插嘴了。他拍着桌子叫：「大家請安靜！」於是一陣勉强的沉默，讓他說下去：「我們成立這個組，最主要的目的是互相合作。好吧，韓特力先生，讓我對你說明白吧。我們的組本來就是為了賺錢而成立的，有機會時我們賺點錢也是應該。我們在破壞蔗田方面是很花錢的。負責放火燒蔗田的是那批頹廢派的工人，我給他們的代價是供應充足鴉片煙——他們都是吸鴉片煙的癮君子。這東西很貴，我昨天就到情人街去買到了一千鎊。由於在這方面花錢，我們當然要乘機賺回一些了。對不對？」

韓特力說：「這話我會轉告我的上級的，史卡拉先生，但他們不一定會高興聽的。此外還有我們這雷鳥酒店的生意，眞正情形究竟是如何呢？」

大家都發出聲音，表示贊成這個提議。

門外龐德這時明白了。原來韓特力是借史卡拉在黑社會的交遊廣濶，把美國黑社會頭子都拉攏，表面是團結起來成立一個組，在海外賺錢，其實却是漸漸拉他們泥足深陷，使他們最後不得不為蘇聯效力的。好厲害的手段！

這時史卡拉已唸完了一大批帳目，最後說：「因此，各位，結論就是我們還需要一千萬資金，由各人依股份的多寡而認負。」

羅可夫的聲音憤怒地插嘴：「這可不行：我們投資了許多錢，雖說沙糖方面有利可圖，但要再投資却是等於零了，這叫我囘去怎麼交代？」羅可夫是拉斯維加新開酒店的，在這方面富於經驗，所以已看出情形不妙。

史卡拉說：「羅可夫，要維持大局，這是沒辦法的事了。大家的意見如何呢？」

韓特力說：「這很公平的，我就認一百萬吧。」

「我自然也認購一百萬。比尼安呢？」史卡拉說。

比尼安很不願意地說：「我一樣吧。但這實在是最後一次拿錢了。」

「贊基拉先生？」

「我覺得還算公平。其餘的我都認了吧。」

卡芬高和白拉地同時叫道：「放屁！我也認一百萬！」

白拉地說：「但我們對羅可夫也得公平些，讓他先要。你要多少？」

「我一個銅板也不要拿出！一囘到美國我就要把最好的律師都找來。你以為你騙得倒我嗎？那你是大錯特錯了！」

一陣沉默，史卡拉的聲音柔和地打破沉默。「你犯了一個大錯誤了，羅可夫。這一筆損失，你可以報在賭場的稅上的，損失的不過是美國政府山姆叔叔吧了。而且別忘記，當我們成立這組時，我們已發過誓的，就是：沒有人做損及他人的行動。你眞的決定找律師嗎？」

「當然！」

「這會帮助你改變主意嗎？古巴人對它有句很好的形容：『快！廉！佳！』。」史卡拉說。

龐德知道，史卡拉已拔出了金槍指着羅可夫。

接着，慘叫聲和槍聲一齊響了，一張椅子嘩啦地翻倒在地上，接着是一陣沉默。有人乾咳一聲，贊基拉鎮定地說：「我覺得這是解決利害衝突的最佳辦法了。羅可夫在拉斯維加的朋友是不愛張揚的，所以我想他們也不會追究。算他們一百萬吧，金槍，你的槍眞快。這件事你解決得來嗎？」

「當然，當然，」史卡拉若無其事地說，「我們可以說羅可夫是離開這裏囘拉斯維加去

的時候他失踪了。我們不知道呀？這酒店後面河中有些很餓的鱷魚，連他的行李也能吃掉的，不過今晚要人帮手。比尼安，白拉地，你們可以嗎？」

白拉地懇求地說：「別叫我吧，金槍。我是天主教徒呢！」

韓特力說：「我來好了。我甚麽教也不信的。」

「就這樣好了。各位還有問題嗎？如果沒有便散會，去喝點酒。」

卡芬高說：「等一等，金槍。門外那人怎樣呢？那個英國人。他聽到槍聲，會有甚麽話說？」

史卡拉吃吃笑起來。「你用不着擔心他的。這裏的事一完我就解決他。我是在附近一個村子找到他的，祇是暫時聘用，帮忙打點的。那些鱷魚胃口很大，羅可夫是大菜，這人就是餐後甜品。總之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們可以放心。也說不定這人正是韓特力所說的甚麽龐德，我也不怕。我是專對付這一類人的。總之，信任我這個人！」

龐德微笑了，他可以幻想史卡拉是怎樣拔出金槍，在手上一轉的。他拉開椅子，在那很有用途的酒杯裏斟了香檳，靠身在酒巴上，又看起旅行手册來。

史卡拉的鎖匙開了鎖，門打開了，他站在門口看看龐德。他用手背撫撫唇上的小鬚。「好了，免費香檳你也喝够了，去告訴經理，羅可夫先生今晚就要遷出，細節由我來辦。說在

開會時燒了一條保險絲，我要封閉這房間查一查，看一看毛病是出在甚麽人？明白嗎？然後是喝酒，晚飯，和把舞女找來，明白嗎？」

龐德說明白了。

九　大演身手

到了經理的寫字間裏，龐德把大畧情形向黎德及尼高遜講了一遍。他們都認為，加上錄音帶上的證據，又由龐德作證人，他們是可把史卡拉送上電椅的。當夜，他們其中一人還要去窺視着羅可夫的屍體被解決，以便加韓特力及卡芬高以同謀之罪。但他們却為龐德的前途感到不安。黎德對他說：「你切不可讓你的槍離開身上，不然你的訃文也許又要在泰晤士報上再刊登一次了。」

龐德笑了。他回到房中，喝了兩大口威士忌，洗了個冷水澡，然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直到八點半，是晚餐的時間了。晚餐吃得沒有午餐那麼侷促，似乎人人都滿意於下午商討的結果。除了史卡拉及韓特力之外，大家都喝很多酒。他發覺自己並沒有受到歡迎。每一個人都避免和他談話，而對他的問題也盡量回答得簡單。他不是屬於他們那一級的。他已給金槍人判了死刑，當然沒有人願意與他為友了。這使龐德有點生氣。

飯後，樂隊來了，音樂奏得一點沒有精神，一個還好看的，但穿很多衣服的土女出現，跳起舞來，唱一首「舐肚皮」，這本是一首很粗鄙的歌，她唱出的歌辭却是已把字眼改得很斯文的。他頭上戴的飾物是一隻假的菠蘿。龐德覺得悶極了，便起來，走到上首的主位，對

史卡拉說：「我頭痛，要上樓去。」

史卡拉似蛇一般搖頭看着他。「不行，如果你認為現在氣氛太悶，你就得加以改善，因為你正為了這個而拿報酬的。你好像很熟牙買加似的，那麼你就想想辦法吧。」

龐德已好久沒有受過這樣的奚落了。他覺得全組的眼光都注視着他。他酒是多喝了一點，所以沒有那麼小心了，也想一演身手，他也傻氣地要想使這群不值甚麼的老粗別太看不起他。他一時沒有想到這對他自己是不利的，實在他繼續扮演那無用的英國人，使人對他不加提防會更好。他說：「好吧，史卡拉先生。給我一百元和你的槍吧。」

史卡拉沒有動，他詫異地看着龐德，而極力隱藏着心中的狐疑。白拉地醉態可掬地叫道：「來嗎，金槍，金槍！讓我們看點動作吧！這傢伙也許有他的一手的！」

史卡拉伸手到後袋取出錢包，抽出了一張鈔票，然後慢慢地拔出腰間的金槍。他把兩件東西並排放在桌上，龐德背對着樂隊，拿起了槍，在手中搓搓。他板開了槍機，用另一隻手很快地一抹槍膛，使之轉動，以肯定槍是實彈的。接着他忽然轉身，單膝跪倒，伸盡手臂，放槍。槍聲在那有限的空間裏是震耳欲聾的。音樂停了，一陣死靜。那女人頭上被打碎了的假菠蘿終於落在地上，那女人用手掩着臉，慢慢地坐倒在地上。侍者領班從陰影衝出。

大家另眼相看地議論紛紛起來了。龐德拿起那張百元鈔票，走到射燈的下面。他彎身執

住那女人的手臂，扶起來，把鈔票塞進她的乳溝。她說：「我們合作的這節目表演得眞不錯，甜心。你是不用擔心的，你並沒有危險，因爲我瞄的是菠蘿的上一半。快去準備下一場吧。」他把她拉轉身，「怕」地在她的屁股上摑了一記。她恐怖地瞪了他一眼，跑進黑暗中後枱去了。

龐德走到樂隊面前。「你們是誰主持的？」

負責人是一個高瘦黑人，慢慢地站起來。他瞥一眼龐德手中的金槍，好像面對死神般畏縮地說：「是我，先生。」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王老虎。」

「好吧，聽着，這不是救世軍的晚餐會。史卡拉先生的朋友都喜歡找刺激的，而且要眞正的刺激。我叫人送些甜酒給你們吧，要的話吸些鴉片煙也可以。這裏是私家的地方，幹甚麼都不會有人說出去。那美麗的女人也給叫回來，但衣服穿愈多愈好，叫她唱『舐肚皮』時要唱原來的歌辭，到唱完時她們都要脫光了的，明白嗎？快去弄妥，不然休想拿一分錢的小帳！」

王老虎和他的六人樂隊都陪了一陣笑，王老虎微笑說：「好的，好的，先生，」他轉向

他的手下人說：「賣力點吧，我去教黛絲和她的朋友們熱一點。」他走進了職工的門口，而樂隊又開始演奏起來了。

龐德走回去，把金槍在史卡拉面前放下，史卡拉長長地審視了龐德一陣，把槍插回腰間。他說：「找一天我們來一次槍法比賽如何？要距離二十步，生死各安天命？」

「多謝，」龐德說，「但我的母親不會贊成的。你送點酒去給樂隊如何？這些人沒有酒是奏不出好音樂。」他回到座位。沒有人注意他，因爲五個人（應該說是四個人，因爲韓特力整晚都沒有表示感興趣）都側着耳聽那現在已改成很淫猥歌辭的「舐肚皮」。四個微胖但胸部很挺的女人祇穿白色三角褲，跑出舞池，走近觀衆，跳起一聳一聳的肚皮舞來，使白拉地和卡芬高的額上都直冒汗。音樂在掌聲中結束了，女人們跑掉，燈光暗下來，祇剩舞池中間圓圓的射燈光。鼓手忽然加快了調子，一度門開了，一件奇怪的東西給推進光的中間。那是一隻巨手，最高的地方有六呎，是包着黑皮的。它豎着，手掌半開，手指伸張，好像準備捉住甚麼似的。鼓手把鼓擊得更急了。門又開了，一個閃閃發亮的女人衝出來，在黑暗中停了一停之後，便移進了光中，繞着巨手，一聳一聳地跳起舞來。她看來是有日本血統的，她的身體完全一絲不掛，塗着閃閃亮的棕欖油，在黑手的映襯之下，顯得幾乎是完全雪白。她一面繞着巨手跳舞，一面就用全身撫着它那伸出的手指，最後熟練地爬上了手掌上，開始與每

一隻手指輪流地演出熱情如沸的動作來。現在那黑手也被油濕得閃閃發亮了，而整個動作簡直淫猥到了極點。龐德自己忽然微感衝動，而他注意到甚至史卡拉也看得全神貫注，雙目眯成細縫。鼓手的節拍現在已達到最高峯，那女人似乎欲仙欲死地作了最後的肉緊的一聳，便從掌上滑下來，閃入門裏。節目完畢了。

燈光復亮，每一個人，包括樂隊，都大聲鼓掌。大家都從那受了催眠般的心境復原，史卡拉拍拍手召樂隊領班過來，取出一張鈔票交給他，又附耳對他說了幾句話。龐德懷疑，史卡拉可能是已選定了那個女人伴夜了。

經過這個節目之後，大家就放縱起來了。剛才那幾個女人連僅有的短短三角褲也給樂隊領班用刀子割掉，其中一個便表演起凌波舞來，轉過一根離地祇有十八吋，承在兩隻啤酒瓶上的竹桿。被龐德當槍靶的那個女人唱起歌來，其餘的幾個則邀客人跳舞。史卡拉和韓特力都拒絕了，龐德也沒有參加，祇是喝着啤酒，看着其餘四人好像狗熊般抱着那些女人。這樣跳舞下去的結果是什麼？那是顯而易見的。龐德託辭去厠所，便趁史卡拉望別處時溜走了，但他注意到韓特力那冷冷的眼光却一直盯着他。

十 急電

當龐德回到房間時，已經午夜了。他的窗子已被關掉，冷氣機已開了。他把冷氣機關閉，鬆了口氣，洗了個澡，便上床去。他後悔了一陣剛才的槍上出風頭，但事情既已做出來，後悔也沒有用了。不久，他便睡着，夢見三個穿黑衣的人抱着一包東西，在月光下走向水邊，水面黑暗的，水裡跳出許多紅光——鱷魚的眼睛。那包東西丟下去，白森森的牙齒露出來，格格地咬碎骨頭，水面沸騰，他忽然驚醒了。他看看手錶的夜光指針。是凌晨三時半了。格格聲又響，是來自窗簾後面的。龐德悄悄爬下床，從枕下取了手槍，沿着牆邊輕輕走到窗簾的邊緣。他很快地一手把窗簾拉開。金色的頭髮在目光下看來差不多和銀色一樣。瑪麗急逼地低聲說：「快點，龐德！扶我進來！」

龐德在心裏低聲咒罵了一句。她究竟怎麼搞的？他把槍放在地毡上，伸手執住她的手，把她拉進了窗內，剛越過窗沿時，她的鞋跟絆着窗框，窗子砰地關上了，響得像放了一響槍。龐德又在心中咒罵了一句。瑪麗低聲說：「我很抱歉，龐德！」

龐德制止她做聲，拾起他的槍，放回枕下，而帶她走進浴室。他開了燈，而且爲安全起見也拉上窗帘。她的抽噎一聲，才使他醒悟自己身上是一絲不掛的。他說：「對不起，瑪麗

，」便取了一條毛巾，圍在腰間，而在浴缸邊坐下來。他對瑪麗做了個手勢，示意她也坐下，便問：「你究竟到這裏來幹什麼，瑪麗？」

她很急逼地說：「我不得不來的。我非設法找到你不可。我在那——呃！可怕的地方的一個女人口裡知道你在這裏，便把車子停得遠遠的，步行着，摸着。別的房裏都有燈光，我聽聽，唔——」她的臉漲得鮮紅，「便知道你不可能在那些房間裏面。後來我看見這窗子是打開着，不知爲什麼就知道祇有你是會開着窗子睡覺的，於是我便冒險敲了。」

「那你得盡快離開的。你究竟又是有什麼事呢？」

「今天晚上——我是指昨晚——來了急電，是要不惜任何代價轉給你的。總部以爲你已在夏灣拿。急電的內容說其中一個KGB的高層人員也在這區內，叫韓特力。你要遠離他，因爲他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找到你和把你殺掉。我一想，而憑你所問我的問題和叫我做的事，相信你可能找到了史卡拉，而却不知道這韓特力是正在找你。」

她畏縮地伸出一隻手，像希望知道她是做得對似的。龐德心不在焉地接了她的手，輕輕拍拍，一面思考着這個新的變故。他說：「韓特力不錯已在這裏，史卡拉也是的。我也告訴你，是史卡拉在千里達殺死了羅斯。」她把手放在嘴巴，「你可以把這一點作事實報告，那是說，假如你能離開這裏。至於韓特力，他不錯是在這裏的，但他似乎還未能肯定我是誰。」

「他們祇是把你稱爲『聲名狼藉的龐德』，但韓特力認爲不够，因爲他已兩天前向KGB要求詳細形容你的形貌了。現在KGB的回電是隨時會到達的，現在你明白我是爲什麼非來不可了吧，龐德？」

「是的。多謝你，瑪麗。現在我得把你放回窗外，而你得自己想辦法離開了。別擔心我，我相信這情形我應付得來的。而且，我有幫手，」他告訴了她關於黎德和尼高遜的事，「你就回報總部說你已傳到了消息，以及我在這裏，兩個中央情報局的人也在，總部可以和中央情報局直接聯絡的。明白了嗎？」他站起身來。

她也在他旁邊站起身，仰頭看着他。「但你得小心，曉得嗎？」

「行了，行了，」他拍拍她的肩，打開浴室的門。「來吧，我們必須祈禱運氣的轉好！」

床頭一把如絲般的聲音說；「哼，可惜神聖今天並不與你們同在，朋友。上前來，你們兩個。把兩手扣在頸後。」

龐德和瑪麗照辦了。

史卡拉走到門口，開了燈。他身上也是赤裸的，祇穿短褲，槍袋掛在左胸下。那第三隻乳頭是槍眼。他的金槍對準着龐德。

十一　精采演技

龐德難以置信地看看他，又看看門下的地毡上。他塞在門下那塊三角扁木仍然在的。如果沒有人幫忙，史卡拉也決不能是爬窗而入。接着龐德看見他的衣櫃的門是打開着，而櫃裏透出鄰室的燈光。這是最簡單的暗門，在龐德這邊是看不出來的，而在那邊，可能就是一扇鎖着的太平門而已。

史卡拉囘到房間的中央站着，鄙夷地看着他們。他說：「我看不出怎會有這女人的。你一直把她藏在那裏，小子？為什麽又要藏在浴室裏？」

龐德說：「她是我的未婚妻，她是在京士頓的英國領事舘做事的，是翻譯人員。她知道我去了情人街，便去找我，找來了這裏。她是來告訴我：我的母親在倫敦進了醫院。是跌了一交。她的名字叫瑪麗。這有什麽不對？你半夜三更裏舞着槍闖進我的房裏來又是什麽意思？那些難聽的話，請不要在我面前講！」龐德覺得這一串台辭唸得很出色，又決定緊接着便要弄走瑪麗。他把手放下了，對她說：「放下手吧，瑪麗。史卡拉先生剛才聽到窗門響，一定以為有小偷了。現在我穿衣服送你囘你的車子吧。你囘京士頓還要開好遠路的。你眞不想在這裏過一夜嗎？史卡拉先生一定可以給你找一間房的，」他轉向史卡拉，「不要緊，房租

我可以負擔。」

瑪麗合作得很好，她也放下了手，拿起丟在床上的小手袋，打開來，假作羞赧地拿出梳子理頭髮，一面說：「眞的不用了，親愛的。我實在該走了。如果明早遲到可不得了，領事舘下午要請午飯，阿力大爵士一向喜歡我動手佈置的，而且事實上，」她嫵媚地轉向史卡拉，「我一定也會忙於應酬，因為請的人客是十三人，所以爵士要我作陪客，湊足十四人。這本是很好的，但今晚睡眠不足，明天我一定難看死了。這裏的路眞難走的，唔……炒蛋先生（她把史卡拉唸成了「炒蛋」那個字音），好了，我很抱歉打擾了你的睡眠。」她大方地走向他，「現在你囘到床上去吧，我的未婚夫（謝謝天她沒有說『龐德』！她眞機靈）自會關照我的了。再見，呃，炒……炒蛋先生……」

龐德為她感到光榮，她表演得實在精采。但史卡拉是何等機靈，他一見瑪麗已快擋住了他的槍，便立即走側一步。他說：「不要動，小姐。你，朋友，也站着。」瑪麗垂下手，怪責地看着史卡拉，好像說：「嚇，這些美國人眞無禮！」但那金槍仍牢牢指住他們二人中間。史卡拉對龐德說：「好吧，我就相信你。放她出窗外吧，然後我有話跟你說。」他對瑪麗把槍一揮，「好了，走吧，別再在別人的地方亂闖了。我不管你的什麽爵爺，這裏輪不到他使威風，因為這是我的地方，知道嗎？走！」

瑪麗冷冷地說：「好吧，我回去一定對爵爺提一提！」

龐德伸出手去執住她的手臂；他覺得她就要演得過火了。他說：「快走吧，瑪麗。告訴母親我在這裏一兩天便可完事，回到京士頓再打電話給她。」他扶她出了窗外，她略揮了下手，便跑過草坪。龐德鬆了一口氣地從窗前轉身。他倒沒想到事情能這麼圓滿解決的。

他走過去在床上坐下。他坐在枕頭上。大腿覺着枕下那一塊硬硬的槍，他放心得多了。他望向史卡拉，史卡拉已把槍揷回胺下的槍袋中。他靠身在衣櫃上，一隻手指撫撫那幼稚的小鬚。他說：「英國領事舘，這裏面不也藏着你們著名的情報部嗎？我想，馬可先生，你的眞名會不會就是龐德？你今晚表演了很快的槍法，而我以前好像也從什麼書上看到過說，那龐德也很善用槍的。我也聽說他已到了加勒比海區，正在找我。這不是很有趣的巧合嗎？」

龐德輕鬆地笑起來：「我還以爲情報部在戰後已經沒有了呢。不過，我怕我是不能改變身份來迎合你的意思了。你可以早上打個電話到法郎姆去問問那邊的經理曉高先生我究竟是誰？你能解釋這什麼龐德怎可能找到情人街的妓舘去嗎？他找你又幹什麼？」

史卡拉默默地打量了他一會，說：「也許他想上一課槍法課。我倒是樂於教授的。但你說情人街這一點說得對，我聘你時也是這樣想的。但巧合也似乎太大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說我是嗅到警探的氣味了。這女人也許是你的未婚妻，也許不是，但在浴室裡談話，這是老手

的作風，也許也是情報員的作風。除非，你是想脫她的衣服。」他抬起一邊眉毛。

「正是的，這有什麼不對？你跟那日本血統的舞女又幹些什麼呢？不會是打馬將呢？」龐德站起來，裝出生氣而不耐煩的樣子，「現在聽着，史卡拉先生，我也受得够了，別再來向我找麻煩好不好？你老是揮動着你他媽的手槍，又說什麼情報部，難道想我跪下來叩頭嗎？哼，這個我可辦不到了，朋友。如果你對我的工作不滿意，拿一千元來，我可以立刻就走。你究竟想怎樣？」

史卡拉露出一個殘忍的微笑：「你很快就知道我是想怎樣的。」他聳聳肩，「好吧，但你也要記着，小子，如果你不是眞的馬可，我會把你轟成片片碎的，知道嗎？我會把你一片一片打掉，要你許久才死去的。現在你快去睡吧，明早十點我還要跟韓特力先生在會議室開會，不想有人騷擾。這之後，我們就一起坐我的火車到海邊去，你要負責打點一切，明天一早就跟經理說，知道嗎？好吧，明天見。」史卡拉走進衣櫃，推開龐德的衣服，進去了，格搭一聲，櫃壁關上。龐德站起來，他大聲說：「噓！」便走進浴室去洗個冷水澡。

十二　露出馬脚

他在六點半便醒了；他習慣了能依時醒來，好像腦中有個鬧鐘似的。他穿上泳褲，走到海灘，又去游個泳。七點十五分，他看見史卡拉從酒店出來，後面一個小廝拿着毛巾跟着，便游回岸去。他知道史卡拉這時要在彈床上作他每天例行的柔軟操，便從正門進入酒店，匆匆回到房間。他在窗口聽聽，肯定史卡拉是仍然在作着體操，便拿了尼高遜給他的那門匙，迅速走到史卡拉的房間開門走進去。他把門鎖上了。是的，金槍就放在梳粧枱上。他走過去把槍拿起，取出了彈膛中第一粒應該發射的子彈。他把槍照着原來的角度放回了，回到門口，聽聽，才閃身而出，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到窗口去聽聽。是的，史卡拉仍然在做着體操。龐德這把戲並不高明，但他希望史卡拉因此放槍會慢了一點，如此，在這二十四小時內，他可能就會救回自己一命的。

他心裏知道他的馬可這個假身份是快要給拆穿了，而大家都知道他是龐德，而他必須單槍對付六名快槍手，包括世界上最快的史卡拉。因此，他每一個機會都應該爭取的。他並沒有因危機逼近而恐懼，而且反感到興奮。他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把馬桶水箱浮球的針拔了，使之暫時損壞，便到經理室去。這樣，他可以以通知修水箱作到經理室的藉

口。

黎德正在値班，他禮貌地一笑，說：「早安，馬可先生，有什麼吩咐呢？」龐德一面說，眼睛却看看龐德身後。龐德還未及回答，韓特力出現了。

龐德說：「早。」

韓特力古板地點點頭，他說：「電話接線生說有個長途電話從夏灣拿我的公司打來。請問有什麼地方接聽够秘密呢？」

「你的房間不行嗎？」

「不够秘密。」韓特力說。

龐德猜韓特力一定也發現了電話中的麥克風了。

黎德很熱心的樣子從櫃枱後面出來。「請這邊來吧，先生。客堂的電話，電話間是隔聲的。」

韓特力冷冷地看着他：「那電話呢？也是隔聲的嗎？」

黎德恭敬地表示莫明其妙。「對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那電話當然是直線與接線生相通的。」

「算了，請帶我去吧。」韓特力隨黎德到客堂的角落，進了電話間。他小心地關了門，

拿起聽筒，對裏面講了句話，然後他傾聽着，看着黎德回到龐德前面。

「剛才你說什麼，先生？」

「我的厠所水箱壞了。有別的厠所可用嗎？」龐德說。這是他和龐德約好的一個暗號，意思是有急事，要找個地方談談。

「對不起，先生，我立刻找人去修吧。是的，客堂裏也有厠所，還未裝修好，所以沒有公開啓用，但可以用了。」他壓低聲音，「那裏有門通我的寫字間的，十分鐘後進來，讓我有時間放錄音帶聽聽那狗雜種在電話裏談的是什麼。我已知道這長途電話來的，聽起來不太妙，也許是和你有關的。」他微微一鞠躬，向中央放了雜誌的桌子揮揮手，「請坐一回，先生，我替你辦妥。」

龐德點頭道謝了，便走開。韓特力在電話亭裏講着電話，眼睛晶光四射地直瞪龐德。龐德覺得肚子的皮膚發緊。一定是KGB方面的覆電來了！他坐下，拿起一份舊的「華爾街導報」，小心在中央撕去了一點，他把報紙舉起來，通過那小洞看着韓特力。

韓特力看着報紙的背面，講講又聽聽，後來忽然放下聽筒，出了電話亭。他的臉上閃着汗珠，他取出一方乾淨的手帕，抹抹臉和頸，沿着走廊急步走了。

尼高遜向客堂走來，有禮地向龐德點一點頭，微笑，便到櫃枱後面值班去。這時是八點

半。五分鐘後，黎德從寫字間出來了。他對尼高遜說了句話，便向龐德走過來。他的容色有點慘淡。他說：「現在，請跟我來吧，先生。」他領着龐德橫越客堂，打開了男厠的門，讓龐德先進，在裏面關上門。他們站在洗手盆邊的木工具中間。「是的，龐德。他們講的是俄文，但他們老是提起你的名字和編號，我看你愈快離開愈好。」

龐德冷冷地微笑：「現在我至少佔了知已知彼的優勢。我是早已知道的，龐德。韓特力是奉命要除掉我的。KGB的頭子視我眼中釘，改天我再告訴你是什麼理由吧。」他對黎說了瑪麗的事，黎德皺眉聽着。最後向龐德說：「所以現在走也沒有用的，今天十點這個會議上，我們就可以聽到他們對付我的計劃了。這之後他們還坐火車到海邊去釣魚。依我看，史卡拉要和我比槍，一定是等火車到了郊外，沒有目擊證人的地方。在這一方面，你和尼高遜最好能設個辦法，阻止他們的火車開出。」

黎德沉思了一陣，臉上忽然一亮。他說：「他們下午的節目我知道的。先是乘小型火車通過蔗田，野餐，然後乘船出青島港釣深海魚。是我替他們計劃路線的，」他尋思地伸起左手的姆指，去摸右手鋼鈎的鈎尖。「對了，這需要很快的手脚和一些運氣的，我還得趕快到法郎姆去向你的朋友曉高要些日用品。他肯聽你話就交給我嗎？那麼好吧，進我的寫字間來寫張條子給他好了。駕車去找他祇須半個鐘頭，尼高遜可以代我值班的。來。」他開了一扇

側門，進入寫字間，招手叫龐德進去，又關上門。

龐德寫了條子給那西印度糖公司的經理，便回到洗手間，從洗手間的門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喝了大口純淨威士忌，在旁邊坐下，視而不見的望着窗外，幻想自己要在許多把槍的威脅之下拔槍。

他嘆了一口氣，從幻想中回來，看看錶。是九點五十分了。他起來，用兩手搓搓臉頰，走出門，沿着走廊走到會議室去。

十三　死亡會議

情形又是一樣的。龐德那本旅行手冊仍在酒櫃上。他走進會議室。裏面祇是略加收拾過而已。史卡拉大概是吩咐過員工不准進內的。椅子擺回了原位，但擺得並不整齊，烟灰缸也沒有倒過。地毡上沒有血漬，也沒有洗過的跡象。大概羅可夫是被一槍射中心臟了。史卡拉那種軟頭子彈在體內造成的傷害一定極大的，但子彈的碎片會留在體內，所以就不流血了。龐德繞桌一圈，詐作擺好椅子看出羅可夫死時一定坐在史卡拉對面，因爲那張椅子折了一條腿。他負責地檢驗過了窗子，又看過窗簾後面。史卡拉進來了，後面跟着韓特力。史卡拉粗魯地說：「好了，馬可先生，像昨天一樣把兩度門都鎖上吧。不准有人進來，知道嗎？」

「好的，」龐德經過韓特力身前時，輕鬆地說，「早安，韓特力先生，昨夜玩得好嗎？」

韓特力祇是一點頭，沒有說話，眼睛硬得像大理石。

龐德出去，鎖上了內外兩度門，又拉椅子坐近門口，用酒杯偷聽。門一關上，韓特力就立刻開口，以他那很不純正的英語說：「史卡拉，我有一個很壞的消息要告訴你。我在夏灣拿的上級今早和我通過話，他們是直接得自莫斯科的通知的。這個人」——他一定是向房門指一指了——「正是那英國情報員龐德。毫無疑問的。他們已向我仔細形容了他。他今早去

游泳時，我又用望遠鏡看過他的身體。他身上的傷痕都淸楚可見，他的右邊臉的疤就是明證。還有他昨夜演的槍法，這傻瓜還以爲很光榮呢！我們組織裏的人不會有這樣愚蠢的行爲，否則我會加以槍斃的。」他頓一頓，語調變了，顯然現在是已改爲針對史卡拉，「但是，史卡拉，這事怎會發生的呢？你怎可能讓它發生？我的上級簡直爲這個錯誤而感到震驚。如果不是我的上級明察秋毫，這人是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壞的。請解釋吧？史卡拉，我必須詳細報告的。你怎會認識這人的？你怎會還把他帶進了我們的組的中間？請詳細說明。我的上級會很不滿的。」

龐德聽見火柴劃着的聲音，他可以想像到，史卡拉一定又來用鼻吸烟那一套了。終於，史卡拉冷靜地回答：「韓特力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組織對此事的關懷，也佩服他們的線眼之廣。但請告訴你的上級，我和這人的相識是完全意外的，至少我當時是以爲如此。現在事情既已發生，也不必後悔了。召開這個會議並不容易的，我需要助手。我的兩個經理人也是匆忙中從美國請來的。他們工作做得不錯。但我還需要一個私人助手以打點一切的，因爲我本人不能去料理那麼多的瑣事。當我無意中遇上這傢伙時，我就覺得他是適合的人選，所以要了他。但我也不笨的。我知道這事過後我就要把他除掉，以防他會知道了他不應該知道的事。現在，你告訴我他是情報員。我早在會議開始時便對你說過，這一類人我不放在眼內的。

你剛才告訴我的事祇使我的計劃改變一點點，那就是：他今天就要死，而不是明天。我的計劃是這樣的。」史卡拉壓低聲音，現在，龐德祇能聽到斷續的片段了，他冒着大汗，把耳朵在杯底貼得更緊，「我們的野餐……蔗田裏的老鼠，……不幸的意外，……在動手之前……可怕的驚詫……細節我自己打點……你會覺得很有趣的！」史卡拉一定是又坐好了，因爲現在他的聲音恢復了正常，「因此我相信你是不用擔心什麼的。這人今天晚上便不會再在這世界上。你滿意了吧？我本來一開門就可以打死他，但這裏保險絲兩天壞兩次未免使人疑心的。而且照我那個辦法，大家都可以在路上開開心。」

韓特力毫無幽默感地繼續說：「是的，這是個好辦法，我會開心地看着你進行的。現在再談別的事情了。橙子計劃……」

接着韓特力和史卡拉商量了使美國國內黑人發生暴動的辦法，代替蘇俄買鴉片煙運進美國以毒化美國人民等等。然後他們會議完畢了。

龐德移開椅子，用毛巾抹去耳朵上和杯底的汗。他有一種難以忍耐的感覺，他剛剛聽到了自己的死期被宣判，又明白了KGB原來要藉史卡拉而在美國內部進行大破壞。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情報，但他能活着帶走它們嗎？

史卡拉開了門，龐德抬頭打了個呵欠。

史卡拉和韓特力看着他。他們臉上的表情很特別，就像他是一塊牛排，而他們正在考慮要燒得生一些還是熟一些。

本社出版最暢銷的偵探間諜小說

十四　大攤牌

十二點時，他們在客堂集合。史卡拉在頭上加了頂濶邊的白帽子，看來像個很講究的美國南部種植場的主人。韓特力又穿着一貫的老式西服，現在則頭上加一件毡帽。四個黑社會頭子則穿長褲，上身祇罩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衫。龐德很高興，因爲如果他們是在腰間佩槍，這些夏威夷衫是會阻碍他們拔槍的。外面已停着好幾部汽車，而以史卡拉的紅色雷鳥爲首。

史卡拉走到酒店辦公的桌子。尼高遜巴結地搓着手掌。史卡拉說：「都弄好了？東西都已載上了火車？青島港方面也通知了？那麽好。你那個跟班杜拉維呢？今天怎麽沒見他？」

尼高遜聳聳肩：「他壞了牙齒，很痛，到薩方拉馬去拔牙了，下午就可以回來。」

「眞可惜。要扣他半天薪水。這酒店可不能容許怠工的人呀，人手本來就已經够短缺的了。他本應把牙齒弄好才來上班的。知道嗎？」

「是，史卡拉先生。我告訴他的。」

史卡拉轉向他的客人們：「大家聽着，我們的程序是這樣的。我們先坐汽車走一哩路到火車站去，登上那一輛小火車。這火車很了不起的，由一個出名的工程師改裝成美國從前南方火車的樣子。我們坐火車通過蔗田大約走二十哩路到青島港，沿途有很多鳥，樹林老鼠，

河裏還有鱷魚。我們也許還可以打獵，玩玩槍的。你們的槍都帶在身上了？很好。到了青島之後我們吃午飯喝香檳，午飯後登上「雷女號」到海上遊河，到對岸一個小鎮趕吃晚飯。不想釣魚的，可以在船上玩牌，然後又回到這邊來喝夜酒。有什麽問題嗎？大家都滿意了？那麼我們動身吧！」

龐德給指揮上了車子的後座，起程了。又是在背後幹掉史卡拉的好機會，不動手實在可惜的！但這裏是空曠的地方，後面還有四名槍手跟着，形勢還是不利的。他們剷除他的計劃是怎樣的呢？大概是在一起打獵時動手吧。龐德覺得很高興，因爲攤牌的機會終於快來了，他用不着神經緊張地等待。他的贏面大嗎？他的優勢是預知事情會發生，但敵人的優勢則是人多。而且單是算史卡拉，就已經是不好惹的敵手了。武器呢？又祇算史卡拉吧，也是他們佔優的。史卡拉的四五口徑手槍拔出時是慢一點的，但是槍管的長度則使它的準繩程度優於他的華爾達自動手槍。但是也有一點龐德佔優的，就是史卡拉的第一槍會打不出子彈的；那是說，假如這一直沒有被發現的話。至於心理上呢，也許是彼此相等的。龐德由於處於被動之勢，也許會較緊張，所以也需要冷靜點。殺人的欲望也許龐德較强的，因爲他是爲自已的生命而戰，而史卡拉則祇是爲了娛樂而已。

想着，想着，龐德的血脈奔騰起來，脈膊開始急促了。他深呼吸以使自已鬆弛一點。他

發覺他的身子挺直而俯前了，於是他靠後以助鬆弛。他全身都鬆弛下來了，就除了右手。他的右手擱在右腿上，仍然是十分戒備的。

火車站依照美國的開荒時代發達城市的火車般，修飾得豪華而古色古香，也有古老的字體寫着『雷鳥酒店』的名字，火車頭是閃閃發亮地漆了黑色的，打抹得纖塵不染的黃銅邊也在太陽下晶光四射。它喘着氣，在鐵路上等着，一縷黑烟自車頭的烟囱升起。這火車的名字叫「鐵路之花一號」，是刻在火車頭的圓筒側一隻漂亮的銅牌上。祇有一節車卡，乃是開蓬的，有着嵌乳膠的座椅和曲邊的帆布蓬頂以遮陽光。後面就是煞掣卡，也是黃及黑色的，在車掣的旁邊有一張靠椅，椅子的扶手是鍍金的。這的確是很標緻的一件玩具。

史卡拉很得意：「聽哨子响吧，朋友！上車！」龐德失望地看見他竟拔出金槍來，對着天空扳機。槍沒有响。史卡拉祇遲疑了一下，又再扳機。深沉的槍聲在車站的墻及火車之間响了，火車站的管理員有點害怕的樣子，把錶放回袋裏，退後，綠色的旗子垂下了。史卡拉把槍驗看一下，似乎含有深意地看着龐德，說：「好了，朋友，現在你到前面去跟司機一起吧。」

龐德微笑。「多謝。我自小就有這慾望的。多好玩！」

「是嗎？」史卡拉轉向餘後的人，「你，韓特力先生，請坐在車箱的後面第一張椅子吧

。然後是比尼安和贊基拉，然後是卡芬高和白拉地。我會坐在後面的煞掣卡上的。那裏最易看見野獸。好嗎？」

大家都就座了，車站管理員看了看錶，便揮動旗子。

火車的汽笛長鳴了一聲，呼呼地喘着氣，便開動了，沿着鐵路馳行。龐德看看速度計，見速度是每小時二十哩。他第一次注意一下司機。那是一個樣子顯得也非善類的工人，穿着骯髒的工人服，額上縛了條布吸汗。他是那種頹廢派的人物，上唇蓄有細細的小鬚，下頷則是長長的亂鬍子，而嘴唇之間斜斜地含着一根香烟。他身上發散着難聞的氣味。龐德說：「我叫馬可，你呢？」

「別多話，白鬼！」

龐德說：「我還以爲你們的宗教信條是愛你們的鄰人呢！」

那人拉了一下汽笛，汽笛聲過後，他祇說了聲「呸」，便踢開爐門，開始把煤鏟進爐中。

龐德不着痕跡地在車廂中四面望望。是了，那人手邊的架子上放了一把長長的牙買加獵刀，磨得極快的。他們就是打算用這刀子殺他嗎？龐德懷疑不是的。史卡拉要幹的話一定會幹得很體面，而且，一定自己動手，以免有損他金槍的威望。第二劊子手會是韓特力的。龐

德望向車箱首的那邊。韓特力的眼光毫無表情地與他的接觸。龐德在火車中叫道：「很好玩，是嗎？」韓特力的眼光移開，又移回來，龐德俯身以便能望進布篷的裏面。其餘四個人都一動不動地坐着，眼睛凝望着龐德。龐德快樂地揮揮手，他們却沒有反應。那麼他們是也知道了！龐德是他們中間的一個間諜，而他這一程是有去無回的了。有十隻敵人的眼睛來復槍咀般在後面瞪着他，那感覺是很不好受的。龐德坐直身子。現在他的上身便比那帆布篷高了，而他便看着篷後掣煞座上那高高在上，全身暴露的史卡拉。史卡拉也正在望向龐德。龐德揮了揮手，便轉回向前面，他解開外衣的鈕子，摸摸那涼涼的槍柄以定一定心，又摸摸褲袋。還有三排後備子彈。好吧，他在死前會盡量多打死他們幾個的。他緊靠在座椅的背上。如此，有椅背隔着，他們至少不能在後面暗算他。司機把香烟丟出車外，又點了一根。現在火車暫時不用把持了，他倚在車廂的墻上，毫無表情。

龐德是細細地研究過這一區的地形的，他很清楚這條小小的鐵路是通到那裏。他們現在走着的一段就是五哩長的蔗田，然後就是中間河，過了河之後便是一片沼澤地，在這之後就是通進橙灣的橙河，然後又是蔗田夾雜着樹林，直至到達青島港口那小小的青島。

一百碼的前頭，一隻火鷄飛起了，拍了幾下翼之後，便乘住海風，向上滑去。史卡拉的槍隆然響了，巨鳥的右翼掉了一根羽毛。鳥升得更高，第二槍又響了，鳥一搐，便狼狽地從

空中掉下。第三顆子彈又使牠一搐，牠才掉進蔗林裏。黃色帆布篷下面傳來一陣掌聲，龐德把身體俯出去，對史卡拉叫道：「殺這種鳥會被罰款五鎊的！」

一顆子彈嗤地飛過龐德的頭邊，史卡拉哈哈笑道：「對不起，我還以爲看見了隻老鼠。」接着說：「來呀，馬可，讓我們看看你的槍法吧。前面有些牛在吃草，看你能不能在十步之內打中一隻牛！」

黑社會們呵呵笑起來。龐德又把頭伸出去。史卡拉的槍已放在膝上，他從眼角看見在他大約十呎後面的韓特力正把右手伸進衣袋內。龐德叫道：「我從來不打我吃不下的野獸。如果你肯吃了全牛，我才替你打下來。」

金槍一閃又響了，龐德連忙把頭縮回煤箱之後。史卡拉哈哈笑：「小心你的嘴巴，英國小子，否則你連嘴巴也要丟掉的！」

黑社會們又一陣呵呵大笑。

在龐德身邊，那司機咒駡一聲，用力一拉汽笛。遠遠的前面，鐵路上有一件粉紅的東西。司機仍然拉着汽笛，一面板動另一根桿子。蒸汽從廢汽喉放出，火車開始慢下來。兩聲槍響了，子彈轟地打中頭上的鐵蓋。史卡拉怒惱地叫道：「不要慢，你媽的！」

司機連忙壓下桿子，火車的速度又回復二十哩。他聳聳肩，瞥一眼龐德，舐舐嘴唇。「

前面是一個白種女人，也許是老板不喜歡的朋友吧！」

龐德極目而望。是的！那是一具有着金色頭髮的裸體，是個女人的裸體！

史卡拉的聲音在風中宏亮地響了。「大家，這是一個意外，是牛仔片裏得來的靈感，前面有一個女人，是縛在鐵路上的。看看吧。你們知道嗎？她就是一個我們大家都聞名的龐德的女朋友，相信嗎？她的名字就叫瑪麗。這一趟她是難逃一死了。如果那龐德在車上的話，我們一定聽到他求饒的！」

龐德跳過去奪過桿子板起來。火車頭放出了一陣蒸汽，但現在距離祇有一百碼了，唯一能救她的是史卡拉所控制的車掣。那司機已拔刀在手，爐中的火在刀上閃閃發光，他好像一隻困獸般退後，害怕着龐德已拔在手中的槍。現在什麽都不能救瑪麗了，所以祇好不去管。龐德知道史卡拉會預料他跳向煤箱之右去看瑪麗的，便跳向左。韓特力已拔出手槍了，但在槍能擺過來之前，龐德已在他那雙冷酷的眼睛之間放了一顆子彈。韓特力的頭向後一仰，張大的嘴巴露出牙齒，接着毡帽也跌向後面去，人倒下了。金槍放了兩響，一顆子彈轟地彈進火車頭裏，司機尖叫一聲，扼着喉嚨倒下了。他的手仍緊拉汽笛，於是火車哀怨地鳴叫不止，繼續前進。還有五十碼了！那金色的頭髮可憐地披在前面，垂着臉，手腕和脚踝上縛的繩子清晰可見，而乳房向疾衝而來的火車頭挺出。龐德咬緊牙齒，等着那可怕的相撞一煞。他

又跳向左，放出了三槍。他覺得好像其中兩槍都打中了。但接着一件東西在他左肩的肌肉上重擊一下，使他打了一個轉，撲倒在鐵的地板上。就在這裏，他看見車底的輪子輾過那具身體，看着金髮的頭給輾脫，看見那藍色的眼珠呆呆地瞪了他一下，也看見那不過是一具百貨公司橱窗中擺的假人。而假人在車輪的輾壓下，塑膠的身體碎了，粉紅色的碎片散得一路邊都是。

龐德吞回胃裏那將要吐出來的東西，蹣跚着爬回起來，蹲低着身子。他又把速度桿壓下。如果火車停定，那麼他的形勢會更劣的。左肩的痛他不大覺得。他閃出煤箱的左邊。四把槍響了。他把頭縮回。現在那四個黑社會也開槍了，但由於布篷的阻碍，無法打得準。但龐德已有時間看見値得安慰的景像：在煞掣卡上，史卡拉已離開了那皇座一般座位，跪了下來，好像受傷的野獸般把頭擺動着。龐德是打中了他什麼部份？現在又怎麼呢？他怎樣對付那四個黑社會呢？他們不易瞄準他，他也同樣不易瞄準他們的。

接着火車後面來了聲音，祇可能來自煞掣卡。那是黎德的聲音，在汽笛的嘶鳴中喝道：「好了，你們四個把槍丟出去，快點！」槍響一聲。「我說快點！現在贊基拉先生已先進鬼門關去了。好了，現在把手放在後腦。這樣好些了。對了。好了，龐德，仗已打完了。你沒事吧？如果沒事的話就現身。還有最後一關，我們要快點行動！」

龐德小心地站起來。他簡直不能相信！黎德一定是躲在掣卡後面的機件箱裏的。他剛才不能現身，是怕龐德的槍彈。是的，就是他！他的金色頭髮被風吹拂着，左手一把長管的手槍，擱在右手的鋼鈎上，而跨着史卡拉那現已不動的身體。龐德的肩開始痛得要命。他大聲叫道：「你媽的，黎德，你怎不早點出來？我差點死掉了！」

黎德笑起來：「你死不了的。現在聽着，小子，準備跳車吧，愈躭得久，回家的路就愈長的。我還要陪這幾個傢伙一陣，把他們交給青島港的警方，」他搖頭表示這話其實是假的，「現在跳吧，這裏是沼澤了，地面很軟，也臭一點，回去再洒香水好了。」

火車轉了個灣，車輪聲更響了。龐德望向前頭。遠遠就是那蜘蛛網般的橙河鐵橋，仍響着汽笛的火車已慢了，速度計指出時速是九十哩。龐德低頭看看司機。他死後的臉相也和活着時一般醜的。那由於小時候吃甘蔗太多而壞的牙齒現在猙獰地露着。龐德又匆匆一瞥布篷之下。韓特力的屍體隨着火車的移動而一幌一幌的，頰上仍有着汗珠。他的樣子，即使是已經死了，也難教人對他有同情心。在他後面的座位，贊基拉的頭已被黎德的子彈從後腦打進，臉的大部份都給打壞了。在他之旁及後面，其餘三個黑社會目瞪口呆。他們沒有料到有此變故的，他們祇是來渡假而已，所以還穿了夏威夷裳。在幾分鐘之前，還有史卡拉的金槍在爲他們撐腰，現在却忽然一切都改變了。後面有槍威脅着他們，而火車駛向一個他們沒有到

過的地方。汽笛哀叫着，太陽射着熱光，沼澤的劇臭襲入他們的鼻孔。他們不知所措了。他們連槍也沒有了。他們恐怖極了。白拉地的聲音乾啞地說：「一百萬元，朋友，祇要放我們走。我可以用我母親發誓。一百萬。」

比尼要和卡芬高的臉都一亮。這是希望呢！「我也一百萬！」

「我也一百萬！用我剛出世的兒子的頭發誓！」

黎德的聲音憤怒地吼叫了。他似乎有點慌張。「跳呀，你媽的，龐德！跳呀！」

龐德站直了，不再去聽那幾個人的哀求。他們剛才都願意看着他被謀殺，也準備動手殺他的。他們每人一共都殺過多少人？龐德踏下火車頭的梯級，選了適當的時機，向那發臭的沼澤中一跳。

他在泥濘上一跌，使沼澤放出大量臭氣。大顆的汽泡從泥濘底下冒上，在面上裂開。一隻鳥尖叫一聲，啪啪地深入林中。龐德從水裏出來，爬上泥岸。現在他的肩是眞的太痛了。他跪下來，狂嘔了一陣。

他抬頭時，剛看見黎德在一百碼外跳下。黎德的落點似乎不大好，因爲他沒有再起來。現在，離開鐵橋祇有幾十碼的火車上，另一個人也跳進樹林中了。那人是高大的，穿巧格力色衣服。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史卡拉！龐德低聲咒罵起來。黎德怎不在他頭部加上一槍把他

結束呢？現在又有未完的事情了，戰鬪還得繼續下去！

火車隆隆地駛上了鐵橋，龐德看着它，奇怪它什麼時候才會停住。現在那三個黑社會怎辦呢？逃進山中？控制住火車，開到青島去，試試駕駛史卡拉的遊艇逃到古巴去？但答案立即就自動出現了！火車到了橋中間時，車頭忽然像一匹受驚的馬般躍起，同時來了一聲巨響，鐵路上開起一度火墻，橋在中間塌下了。鐵碎向天空和四面噴射，而破裂的火車就從缺口投下河中，濺起一陣像火山爆發般的水花。

隨着一陣死一般的靜寂。在龐德身後的一個地方，一隻被吵醒的樹蛙發出不耐煩的聲音，四隻白鷺在火車墮處低飛，疑問地伸長頸子。遠遠的天空中有高高的黑點，懶洋地盤旋得愈來愈近。兀鷹的第六感使牠們自知爆炸之後就會有屍可吃。太陽光射着銀色的鐵路，而離龐德所躺之處幾碼之外，有一群黃蝴蝶在光中一跳一跳的。龐德慢慢地站起來，趕開那些蝴蝶，慢慢地向火車橋那邊走去。先看看黎德，然後去捉那條逃脫了的大魚。

黎德躺在那臭泥濘中，左腿以駭人的角度扭曲着。龐德走過去，把手指放在唇間。他在黎德旁邊跪下，低聲說：「現在我沒法幫你什麼的，朋友。我給你一顆子彈咬着忍痛，把你搬進陰影吧。不久就會有人來的。我要去追那狗娘養的。他在橋邊也跳下來了。你怎會認爲他是死了的？」

黎德呻吟一聲，不是因爲痛苦而是因爲後悔。「他全身都是血！」他忍痛咬着牙低聲說，「眼睛也閉上了，我以爲他未死也會給炸死的，」他微笑，「這一幕桂河橋弄得不壞吧？」

龐德豎起姆指。「妙極，鱷魚現在大概已在開餐了。但那媽的假人！使我有一陣難過死了。是你放的嗎？」

「是的，對不起，是史卡拉吩咐我放的。這樣，我更有機會在橋上埋炸藥。我不知道你會給騙倒的。」

「我也眞傻氣，」龐德說，「還以爲他是昨夜捉到她的。好了，拿去，咬着彈頭吧，這樣容易忍痛。一動你就會很痛的，但我必須把你搬到樹蔭下。」龐德拉着黎德的腋下，盡可能溫柔地把他拖到樹下一塊沒有水的地方。痛苦的汗像泉水般從黎德的臉上流下。龐德讓他靠在樹根上。黎德呻吟一聲，頭垂低了。龐德看看他，也許暈去了會更好的。他從黎德腰間拔出了槍，放在黎德左手旁邊。如果龐德不敵史卡拉，那史卡拉是會來找黎德的。

龐德通過樹林向火車橋那邊爬去。

這時是一點半，太陽很高。龐德肚子餓而口又渴，肩上的傷隨着他的脈膊在一跳一跳地痛。到火車橋去大約要走一百碼，龐德左邊的樹叢較疏落，黑色的泥濘是乾而裂的。但也有

些軟的地方。龐德拉起外衣的領子以遮住白襯衫，順着鐵路邊走了二十碼，然後轉左進入樹林中。他發覺如果順着有樹根的地方走，會容易些。至少，那樣不會有枯枝枯葉給他踏響。他盡可能與河平行着而行，但濃密的樹叢常常要供他繞道。他的耳朵好像受驚的小動物般豎起了，以聽取最微細的聲音。他的眼睛全神地望着前頭葱綠的樹林。現在，泥土上有許多蟹的巢洞，有些地方還有被水鳥吃賸的蟹殼，這時，蚊子或蒼蠅開始向他進攻了。他怕發生聲音，不敢去拍，祇能用手帕去把它們輕輕捺死，於是不久，他的手帕也吸了蚊肚的血和臉上的汗了。

龐德正估計他是已深入沼澤二百碼時，便聽到那一聲强忍着的咳嗽。

十五　原始的午餐

那咳聲似乎是來自河那邊的二十碼外的。龐德單膝跪下，全神貫注。他等了五分鐘。當咳聲沒有再響時，他便手脚並用地向前爬，槍咬在牙齒間。

到了一塊乾黑泥的空地上，他看見了史卡拉。他連忙停下來，極力忍着呼吸。

史卡拉攤開身體躺着，背脊靠在一顆樹根上。他的帽子和領巾已不見了，而西服的右邊全部被血所染黑，上面爬滿了昆虫在吸吃着。但他臉上那雙眼睛却仍是很靈活的。這雙眼睛不時向空地的邊緣掃射，察看着。史卡拉的雙手都擱在身邊的樹根上，看不見有槍。

史卡拉的臉忽然一轉，定住了。龐德看不出是什麽吸引了他的注意，但接着，空地邊緣的一塊陰影動了，一條大蛇蜿蜒着向史卡拉爬近。

龐德驚異地看着，那條蛇大概是屬蟒類的，無毒，可能是被血的氣味所引來的。牠大概有五呎長。龐德奇怪，史卡拉是否也知道這蛇是無毒的。但他立刻就不必懷疑了。因為史卡拉的表情並沒有改變，但他的右手却輕輕地沿着褲脚爬動，翻起了褲管，從他的靴管裏取出一把尖刀。他把刀橫在胃上，等着，拳頭並沒有握緊，而祇是鬆鬆地，靈活地拿着刀子。蛇在史卡拉的前面幾碼之處停一停，高高抬起頭，最後一遍打量他。那分叉的舌頭探問地一吐

一吐的，接着仍然昂着頭，慢慢地向前移動。

史卡拉的臉上沒有動一條肌肉。他那雙眼睛機警地眯成一線。那蛇爬到了他褲脚的陰影下了，又慢慢地移向他染滿了血的那邊衣服。忽然，擱在史卡拉胃上那蛇一般的刀子活起來了，一跳。它正正揷中了蛇頭的正中，腦子的部份，而把蛇緊釘在地面。蛇身猛力地輾轉扭動，纏住史卡拉的手臂，纏住樹根，要找尋發力的地方。但它才一纏緊，神經的收搐便使它放鬆了，它又要向別個方向伸過去了。

這死亡的掙扎漸漸弱下來了，最後完全停止。蛇躺着不動了。史卡拉很小心。他用手摸過蛇的全身。祇有尾尖還擺了一下。史卡拉拔出刀子，一下子便割下了蛇頭，想一想，準確地把牠丟向一個蟹洞。他等着，看着，看有沒有蟹出來吃。沒有。儘管肉的香味是那麽强烈，蛇頭跌下的一震，會使洞裏的蟹好幾分鐘不敢出來的。

龐德跪在樹叢裏看着，非常小心地注意着。史卡拉的動作和表情都表示他是一個仍然很活的人。尤其捉蛇這一幕，更是使他原形畢露的。照龐德看來，史卡拉雖身受重傷，活力仍然很强。他仍然是一個很可怕的危險人物。

史卡拉成事之後，便移動了一下身子，又開始一點一點地細細視察周圍的樹林。

當史卡拉的目光毫不停頓地掃過了的龐德藏身之處時，龐德便不由得慶幸自已身穿的是

暗色衣服。在烈日的陰影下，龐德是躲得很好的。

史卡拉滿意之後，便拿起那蛇的軟綿綿的屍體，放在肚子下，小心地剖開蛇的腹部，一直剖到肛門。然後他像手術師般熟練而小心地把蛇皮從那紅紅軟肉上剝掉。每一塊不要的東西他都丢向一個蟹洞，而每丢一次，他的臉上也微露不悅，因爲並沒有蟹來拾取他的殘餘。當蛇宰好了後，他又向周圍的樹林掃射了一遍，然後很小心地咳嗽，噴進手掌。他看看吐出的東西，丢掉了。落在地上的那口痰是粉色的。這一聲咳嗽似乎並沒有使他痛，也沒有使他怎樣吃力。龐德猜子彈一定是打中了史卡拉的右胸，而差一點中了肺。史卡拉的體內正在出血，他是必須入醫院的。

看過了周圍似乎沒有什麼危機，史卡拉便一口咬進蛇的身體，而立刻就像餓狗般的吃起來。

龐德覺得，如果他這時出去，史卡拉就會像狗一樣露出牙齒而咆哮的。他冷靜地站起來，取出槍，而眼睛看着史卡拉的雙手，走進空地的中間。

龐德猜錯了。史卡拉並沒咆哮，他幾乎沒有抬頭。他祇是兩手執着蛇，帶着滿口蛇肉說：「你走得眞慢，要吃一點嗎？」

「不了，謝謝。我吃蛇喜歡用熱牛油炸的。繼續吃吧，我喜歡看見你兩隻手拿着點東西

。」

史卡拉鄙夷地歪歪嘴。他指指他那染血的襯衣。「害怕一個垂死的人嗎？你們英國人眞沒胆子。」

「垂死的人殺蛇的手法倒不慢。你身上還有什麼武器嗎？」史卡拉要伸手解開衣服，龐德又喝道：「慢一點，不准有快動作。露出你的皮帶，腋下，拍拍大腿的內外吧。我本應自己來的，但我不想和那蛇同一命運。順便也把刀子丢進樹林吧。丢那邊。我今天手指不大聽話，很想扳機的。」

史卡拉手腕一動，把刀子拋進空中。銀色的刀子好像車輪般在太陽光中轉着，龐德連忙跳開。刀子揷在龐德剛才所站的泥上。史卡拉哈哈笑起來，笑聲變成了咳嗽，他的臉痛苦地扭曲起來。顯得太痛苦一點了嗎？史卡拉噴出紅色的痰，但不是全紅的。他的內傷大概也不太嚴重，大概是斷了一兩根肋骨吧。史卡拉在醫院住兩個星期便可出來的。

史卡拉照龐德的吩咐做了，而一直注視着，臉上是那副一貫的冷酷而高傲的表情。他做完了，拾回那條蛇，又啃起來。他抬頭。「滿意了嗎？」

「還好。」龐德蹲下來，鬆鬆地拿着槍，槍咀指着他們兩人中間的地面。「現在，我們談談吧。恐怕你也不能再活多久了，史卡拉，路已經走完。你殺了太多我的朋友，我有權殺

你，也打算殺你。但我會使你死得快的。不像馬基遜。記得他嗎？你在他的兩膝和兩肘都打了顆子彈，然後你使他爬着吻你的靴子。你笨的在向你那古巴的朋友誇耀這事，話傳回了我們耳中。是了，你一生究竟殺過多少人？」

「連你在內是五十八。」史卡拉把蛇骨上最後一點肉也啃淨了，丟給龐德。「吃掉了便動手吧，小子。你休想在我身上問出什麼秘密。也別忘記，我曾被許多老槍手擊過也仍活着。我就從沒聽說過一個英國人肯槍殺一個身受重傷而毫無抵抗的人的。他們沒有這豪氣。你一定會和我在這裏談着等人來救的。他們又能判我爲什麼罪？」

「第一點，就有那位羅可夫先生在酒店後面的河中，頭裏有顆銀色你那著名的子彈。」

「你也有一顆子彈在韓特力兩眼之間的。也許我們都要一起坐牢吧。那時你會在你的背上發現一把我的刀子了。對了，你怎知道羅可夫的事？」

「你的錄音機也被人搭了線。似乎，你近來錯誤犯得太多了，史卡拉。你請了不對的職員。你的兩個經理都是中央情報局的人，錄音帶現在大概已寄到華盛頓了。那上面也有你親口承認殺了羅斯的話。明白我的意思嗎？無論如何，你是難逃一死的了。」

「錄音帶在美國法庭上算不了證據的，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小子。錯誤是已經犯了，那麼好吧，」史卡拉慷慨地一揮手，「給你一百萬，算了吧？」

「剛才火車上已有人出三百萬。」

「我加倍吧。」

「很對不起，」龐德站起來。他要殺一個無抵抗的人，因此他的左手便在背後緊握，似乎反對他做這件事。他强逼自己去想想馬基遜死時會是什麼樣子？想想史卡拉殺過的人，想想如果他此刻軟弱的話，史卡拉又會去再殺多少人？這人也許是世上最有本領的殺人王了。龐德已把他握在掌中。他是奉命殺死他的，他現在就必須殺他，不管他是受傷躺着抑或是怎樣的。龐德强逼自己露出冷酷的態度：「有什麼遺言要告訴什麼人的嗎？史卡拉。有什麼人要照顧的吧？如果是私人的，我會替你辦妥，我會守着秘密。」

史卡拉又哈哈笑起來，這一次的笑却沒有轉變成咳血了。「好個標準的英國君子！和我說的一樣！你不會也像書裏所說的一樣把槍給我五分鐘，讓我自殺的吧？不錯，槍一到手我會打掉你的頭的，」那雙眼睛仍是那麼驕傲而高超地瞪視着龐德。是那種超人的質素使他成爲世界最有本領的職業槍手——他旣不飲酒也不吸毒，也不爲私仇而殺人，祗爲錢或有時爲興趣殺人。

龐德仔細地審視他。史卡拉在幾分鐘內就要死了，怎麼仍能不慌亂呢？他是還有一個最後的把戲嗎？還有一件藏着的武器嗎？但他祗是躺在那裏而已，而且顯然是鬆弛着的。他挨

在那樹根上，胸部有節奏地起伏着，那張臉一點也不表示屈服。他的額上，汗也還不及龐德那麼多。史卡拉是躺在陰影裏的，而龐德在陽光下已站了十分鐘。忽然，他覺得體力離開他的身上了，而意志也離開了他。他聽見他自已的聲音叫道：「好了，史卡拉，你完了。」他提起槍來，兩手執着，「我會使你盡量死得快的。」

史卡拉伸起一隻手，他的臉上第一次流露一點情緒。「好吧，朋友，」史卡拉的聲音出奇地居然帶有哀求的意味，「我是個天主教徒，你知道的，讓我作最後一次祈禱，好嗎？不會費很久時間的，之後你便可以開槍了。人人都總有一死的，死在你手下也值得。這祇是我的運氣不好吧了，如果我的子彈打得右一兩吋，那麼現在是你在祈禱了，是不是？我可以祈禱嗎，朋友？」

龐德垂下槍。他還可以給他幾分鐘的。他知道不能再多了。痛苦、熱、餓和渴在煎熬着他，不消很久，他自已也要躺倒的。他疲累地說：「好吧，史卡拉，祇能給你一分鐘。」「謝謝你，朋友。」史卡拉的雙手伸到臉上去，遮住眼睛。他的嘴巴一連串地唸起拉丁文來。龐德站在那陽光中，槍垂着，看着史卡拉，但視線漸漸鬆散了，因爲他的潛意識仍在反對他殺一個無抵抗的人。

史卡拉的手指幾乎難以察覺地，一分一分向側移動，移到耳邊便停住了，嘴巴的拉丁文

一直沒有停過。

接着手跳到腦後，從領後出來了一把金色的小手槍，響了，龐德像給在頷下複擊了一拳般一翻身，倒在地上。

小手槍祇是能射一彈的。史卡拉立刻丟下了槍，野貓般快地移前，抓起刀子，刀尖向前。

但龐德像垂死的猛獸般扭轉身，手中的槍一聲又一聲地響了五次，然後才跌離他的手，落在地上，而右手移到右腹，掩住那痛得可怕的地方。

史卡拉直立了一陣，看着深藍的天空。他的手指抽搐地放開了，被槍彈刺穿的心臟軟下了，停了。他仆倒成大字形。

不久，蟹從洞裏出來，開始吃那蛇的肉碎。那兩塊更大的肉可以等天黑才碰的。

× × × ×

那穿得很威武而整潔的警察從火車橋上下來，沿河而行，操着牙買加警察那種莊嚴的步子。牙買加的警察是從不開步跑的，他們受訓時知道這是會有失他的尊嚴。現在已在醫生治療中的黎德口中說有一個好人追壞人追進了沼澤中，也許會發生槍戰的。起先不大有人信黎德的話，後來黎德說他是聯邦調查局（這機構在世界較出名）的人，他們才緊張起來，而派

察追進沼澤中去找尋。

槍聲和驚起的水鳥使他立刻知道該向什麼地方找去。他是本地出生的，所以對沼澤很熟悉，走起來快捷而熟練。他身上祇有警棍防身，但却不怕，因爲他知道殺死警察的人是必然判死刑的。他希望那個好人和那個壞人也知道這一點。

鳥都飛走了之後，沼澤中又恢復了靜寂。警察注意到老鼠和其他小動物的脚跡都是指向一個地方的。後來，他又聽到蠅在搶吃的聲音，再過一刻，便隔着樹葉看見史卡拉閃着血光的衣服。他注視着，傾聽着。沒有動靜。他莊嚴地走進了空地中，看看兩具人體和他們的槍，便取出了一隻鎳製的警笛，長長地吹了三次。然後他在樹蔭下坐下來，取出簿子，動手寫報告。

十六　初開的玫瑰

一星期後，龐德恢復了知覺。他是在一間下了綠色窗簾的房間裏。他覺得自己像是在海底。他放盡喉嚨大叫，但床頭的護士聽來却祇是一聲低低的呻吟。她立刻就到了他身邊，清涼的手按在他的額上。她把着他的脈時，龐德用模糊的眼睛看她。原來美人魚是這樣的！他喃喃着說「你眞美麗，」便又沉回水底。

×　×　×　×

兩星期後，龐德已可以坐在椅子裏。醫院的醫生們工作做得很好，護士們甜蜜而美麗。但他還是想快點離開。他瞥一眼腕錶。已下午四時了。是探病的時間了，瑪麗不久就會來到。

瑪麗進來了。儘管牙買加的天氣是那麼熱，她看來還是清涼鮮潔一如初開的玫瑰。她拿來了一封密電和譯電本。

譯出的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機密，祇是局長拍來的，說女皇因他的功勞要封他爲爵士，問他接不接受，從速覆電。龐德是從來受不了那些虛榮的東西的，所以立刻向瑪麗口授覆電，推却了。

瑪麗記好了覆電，合上了速記本子。

龐德微笑：「還有別的事嗎？」

「祇有一件，」瑪麗看着他說，「護士長說你周末就可以出院，但還要休養三星期。你打算到那裏休養呢？休養的地方要近於醫院的。」

「沒有打算。你有什麼提議嗎？」

「唔，我在山上有一所小別墅，」她低聲說，「還空着一間房，可以望見京士頓港的。那上面很涼快。如果你不介意和我共用一間浴室的話。」她的臉一紅，「我沒有家長在，但在牙買加，人們不介意這種事情的。」

「那一種事情？」龐德故意開玩笑地問她。

「別傻，龐德你知道的。未婚男女同住一屋那一種事。」

「哦，是那種事情。我都歡迎的。唔，你的睡房是不是裝飾成粉紅色，有白窗簾，有蚊帳的。」

她表示詫異。「是的，你怎知道呢？」他沒有回答，她又說，「還有，龐德，這別墅離鄉村俱樂部也不遠，你好些時可以去玩橋牌和打高爾夫球。我可以替你燒飯縫衣鈕等等。」

龐德知道這又是女人要結婚的暗示了。他說：「很好，瑪麗。」

同時，他心裏也知道，瑪麗一個女人對他是不够的，因為他知道自已是隻猫，看到鮮魚是不會放過的。

（全文完）